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grayscale photograph of a mountain range. The mountains are layered, with the foreground peaks being darker and more detailed, while the background peaks are shrouded in a thick mist or fog,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atmosphere. The overall tone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.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

【七】

徐醒民居士講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楞嚴經十七

目錄

- 二四二、二者聞報。招引惡果。此聞業交。則臨終時。先見波濤……………一
- 二四三、四者味報。招引惡果。此味業交。則臨終時。先見鐵網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二四四、阿難。是名地獄十因六果。皆是眾生迷妄所造。……………三三
- 二四五、若於本因。貪物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物成形。名為怪鬼。……………四七
- 二四六、復次阿難。鬼業既盡。則情與想二俱成空。方於世間……………六五
- 二四七、復次阿難。從是畜生。酬償先債。若彼酬者。分越所酬……………八三
- 二四八、阿難。復有從人。不依正覺修三摩地。別修妄念。存想固形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- 二四九、阿難。諸世間人。不求常住。未能捨諸妻妾恩愛。……………一一九
- 二五〇、阿難。世間一切所修心人。不假禪那。無有智慧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- 二五一、阿難。其次梵天。統攝梵人。圓滿梵行。澄心不動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七】

二五二、阿難。復次天人不逼身心。苦因已盡。樂非常住……………	一六七
二五三、阿難。此四勝流。一切世間諸苦樂境。所不能動……………	一八三
二五四、復次阿難。從是有頂色邊際中。其間復有二種歧路……………	一九九
二五五、此等窮空。不盡空理。從不還天聖道窮者。如是一類……………	二一五
二五六、復次阿難。是三界中。復有四種阿修羅類。若於鬼道……………	二三一
二五七、阿難。如是地獄。餓鬼。畜生。人及神仙。天洎修羅……………	二四七
附講表……………	二六五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(十七)

徐醒民居士講 研學小組記

第二四二講

二者聞報。招引惡果。此聞業交。則臨終時。先見波濤沒溺天地。亡者神識。降注乘流。入無間獄。

繼續講墮地獄的十種因，然後六種報，六種果報從六根出。上回把眼根的見報說過去了，現在從聞報開始，聞報是由耳根來聞的。經文說「二者」，六種報的第二，「聞報招引惡果」，耳根發的耳識，由耳識造的罪業所招引來的惡果，頭兩句是這個意思。既是由耳根發耳識造的惡業，招來的惡果，受報的時候也是從耳根出，也是由耳根這裏出。所謂耳根，它本身不會造業的，它是造業的工具，由耳識引的第六識叫它造業的。既然它是工具，造業的時候是工具，受報的時候也是以它作工具，所以從耳根出。第三句說：「此聞業交」，耳識的聞跟其餘的業，一個是聞業、一個是餘業，聞業是耳根發的耳識，其餘有眼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等，「聞業交」

是聞業跟餘業交錯，共同來造這個業，造業所招來的惡果。

「則臨終時」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地獄的因在以前聞業、交業都造成了，造成功之後，臨命終的時候怎麼樣呢？「先見波濤沒溺天地」，墮地獄首先就見到波濤，波濤是大海裏的波浪，濤也是浪起來的，波與浪這兩者有大小的分別，都是由水捲起來的大浪，見到波浪「沒溺天地」，普通講波浪滔天，這個波浪太高了，高得把天與地都能夠沒溺起來。這可以想像，如我們人間，海浪雖然高，高不到天上，他在地獄裏，見到地獄的波浪，從地到天，天地之間，整個都是大波浪，在天地之間的大空間都被波浪沒溺了，入地獄的時候，先見到波浪。聞是由耳根、耳識發的，耳根發的耳識，這個耳根就五行來講，是屬於水的，所以我們人的五官之中，耳是水；在內臟來講，腎臟屬水；就五方的方位來講，水是北方。在人的生理方面，耳是五根之一，這個耳根為什麼屬水？因為它可以發水（地水火風四大種中，水的種子），水的種子要是正常地發出來，沒有什麼妨礙的，如果是不正常地發作出來，那就泛濫天地了。他由耳識造的惡業，他不是正常地造業，他造的是惡業，所以在

平常，水就這樣氾濫，可是在造因的時候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死了，水大種能夠起現行，要墮地獄的時候，果報現前，地獄就現前，因此他首先就見到波濤沒溺天地，就是根據耳根、耳識的屬性來的。

「亡者神識，降注乘流，入無間獄」，「亡者」就是命終這個人，這個時候他的神識（一般講靈魂，就是第八識），「降注乘流」，「降」是往下降、往下沉淪，「注」是流的意思，往下墮落，就像乘著流水，隨著流水往下墮落，一直墮落，就墮落到「無間獄」。這時候心裏當然恐怖，要想不乘水往下流，不行，辦不到了。等於已經在大水之中，要想逃出來，那有那麼容易？這種大水是他在人世間造成的，這個時候果報現前了，不由自主，就墮入到無間地獄。前面講過，墮無間地獄不要經過中陰身，這裏一斷氣，神識一離開身體，就墮落到無間地獄了。

發明二相。一者閉聽。聽種種鬧。精神愁亂。二者閉聽。寂無所聞。幽魄沈沒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，墮落無間地獄的時候，就發明兩種相，就是發生兩種相出來。「一

者開聽」，這是講耳根、耳識所要接受的果報，針對耳識來的，第一種是開聽，怎麼開聽呢？「聽種種鬧」，到地獄的時候，他聽到地獄裏種種吵鬧的聲音。一聽這些聲音，「精神愁亂」，「愁亂」是精神恍惚的，不清楚，「愁」就是昏昏沉沉的，「亂」是心裏更加不由自主的，一到地獄，開聽的人聽這種聲音，我們人間的人說：很多噪音很難聽。噪音固然難聽，地獄裏那種噪音，我們人間想像不到的，沒辦法比。你看他一聽的時候，精神就愁亂了，整個精神都崩潰了。「二者閉聽」，第二種是閉聽，閉聽跟開聽相反的，「寂無所聞」，一片沉寂的那種狀況，沒有一點聲音，「幽魄沈沒」，「幽」是幽暗，「魄」是魂魄，魂是無形的一種精神狀況，魄是伏在形體上，屬於體魄的那種氣分，墮落地獄，那個業報還有形體的，這叫幽魄。這個幽魄沉沒，「沈沒」是什麼？前面講波浪，幽魄在這個時候愈陷愈深，一點音響都沒有，寂靜到恐怖那種狀況。想想看，果然一點聲音都沒有，自然界的也好、人類社會的也好、鳥類的聲音等等，統統沒有，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凡夫的心理必然發生最恐怖的那種狀況。

耳根對聲塵，聲音的塵一個動的、一個靜的，開聽是動態的、閉聽是靜態的，這怎麼來的呢？這個人在生前的時候，聽見人家有一句話對他不利，或者冒犯了他，他一聽，這就不得了，就跟人家過不去，一直報復人家、陷害人家，就從這裏來的。這種人到地獄的時候是開聽，他平常就藉著種種的聲音來跟人家結怨，傷害人。閉聽是一點聲音都沒有，這個人平生，他心裏想陷害人家，言語沒說出去，不跟任何人講，存在心裏，處處要想害人家，因為別人不知道，實際上他在自己的暗室裏面，不動聲色地想出種種的陰謀詭計來造惡業，那麼到地獄裏就是閉聽。所以佛家講因果，講得非常透徹，不管是明顯的或是幽暗的，自己都逃不了的。我們中國文化，漢儒揚雄曾講：「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」，一個人以為他自己很聰明，他的思慮、想法，一切很秘密，誰都不知道，但鬼神知道。儒經裏的〈大學〉講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」，我們一個人要作什麼事，不要認為自己沒有說出來，別人不知道，只要心裏起了一念，就如同十個人的眼在看著，所以講慎獨，愈是單獨一個人，沒有跟任何人相處的時候，這個時候起的念頭，愈是要自己警惕。經文裏講閉聽的這個人，他在人世間，就因為誰也不知道，他心裏想這個、想那個，陷害這個、

陷害那個，想那些陰謀的事情，其實因果在那裏，他起了念頭就在造因，因有了以後，必然要受果報，閉聽比開聽更嚴格。這是講聞業所受的報。下面講交報，其餘的五根、五識所受的：

如是聞波。注聞。則能為責。為詰。注見。則能為雷。為吼。為惡毒氣。注息。則能為雨。為霧。灑諸毒蟲。周滿身體。注味。則能為膿。為血。種種雜穢。注觸。則能為畜。為鬼。為糞。為尿。注意。則能為電。為雹。摧碎心魄。

「如是聞波」，「波」是波濤的波，耳根、耳識發出波濤，是果了，這種聞波「注聞」，「注」是流注，流注到聞報上面去。「則能為責、為詰」，「責、詰」是責問人家、責難人家。這怎麼來的？這個人在人世間，遇到人家講任何問題，凡是不合乎他的意思，他就跟人家吵架，曲解人家的意思、誣罔人家的意思，用種種的言語為難人家，所以墮地獄裏，聞波流注，他的耳根所聽的，地獄裏一片聲音都來責難於他。「注見，則能為雷、為吼、為惡毒氣」，這個波濤流注他的見，見是眼根，眼根

所對的色塵，在地獄一看，如雷如吼，還有很惡劣的一種毒氣。為什麼是雷吼呢？他這個人在人世間的時候，人家的一句話不合乎他的意思，他的眼就發怒了，怒目對人家，同時發出大的聲音，跟人家吵架，責罵人家，聲音大得像雷吼一樣，所以墮落到地獄裏去，一看就是雷吼。為什麼看見雷吼的聲音？雷吼是打雷的聲音，聞是耳根，聲音屬於水的，眼屬於火的，眼見的是屬於陽氣，屬於火的，水火一衝突的時候，兩者相激盪，就發生雷電這一類的，發出大聲音來。隨著就有毒氣，這都是由因地所種的因，到這時要受這個果，毒氣就是由雷電變化出來的。

「注意，則能為雨、為霧，灑諸毒蟲，周滿身體」，鼻根所生的作用是呼吸，這種聞波流注到鼻根呼吸的時候，它在地獄裏就能夠「為雨、為霧」，變成大雨大霧。變成雨霧還不算，這個雨霧還「灑諸毒蟲」，毒蟲是由雨霧灑出來的，雨霧裏就生出很多有毒的蟲，這些有毒的蟲「周滿身體」，灑到墮地獄裏的這個人，周身都是，徧身都有雨霧，那些毒蟲灑到他身上。為什麼變成毒蟲？鼻子是管聞氣味的，他這個人在人間聞到好的香氣，比如愛喝酒的人，聞到酒的氣味，他一聞到就貪求酒味

了，還有人身上發出的氣味，一聞到也貪著了。這個貪心在因地造成的，一造成就有雨有霧，這是濕氣，變成那些有毒的蟲。平時他自己不覺得，認為自己的脾氣好，一貪，那個脾氣就在造業，貪息就造業了。業造成成功的時候，地獄裏受的果報，徧身都是毒蟲，這是因果。「注味，則能為膿為血，種種雜穢」，流注到味，味是舌所嘗的味道——舌識，它就能夠變成膿血，大家知道，身上長瘡化膿，膿裏還有血，其他種種污穢的那些東西，這由舌根來承受了。這個人生前，他的舌貪味道，貪山珍海錯那些味，海鮮、山上那些珍禽異獸，用種種方法網羅起來，來滿足他舌識所嘗的味道，因造成了，到地獄裏來，可不是海鮮了，變成膿血了，還有其他指不出名字的種種骯髒的東西，這時候讓他的舌來嘗受了。

「注觸，則能為畜、為鬼，為糞、為尿」，觸是身體，身根所接觸的，那是身識，身識造業的時候，用身體接觸，貪圖那個接觸，生前身體跟那個自己貪戀的對象接觸，覺得很好，到地獄裏就不是了，變成畜生、變成鬼，比這個還差的就是糞尿，糞是大便、尿是小便，統統變出那個東西了。「注意，則能為電、為電，摧碎心魄」，

耳識所造的業，得的水流注到意識裏，意根、意識這個時候就能夠變為電，電是雷，前面講陰陽二氣發生接觸變為雷，雷激發出閃電，電是冰電這一類的，摧碎了心魄。墮落地獄裏，他的心理、他的魂魄，被電、電摧毀得變為粉碎了，這是指他的意識。為什麼變成電、電呢？這個人是大奸，他作的事情叫人家意想不到，他所作的事情給人家帶來重大的災難，而且都是出其不意的。人家一看見他，這個事情一來，就像晴天霹靂一樣的，打得轟然一聲，發生什麼事情，人家都不知道，往往在害人的時候，一點徵兆都沒有，他造成功，人家才感覺到，事先想像不到的。這就是他墮地獄裏，他心裏的第六意識感受的報應，就跟他在生前所造的事情一樣，都叫人家出其不意，所以他心裏就感受到那個電、那個電，都是事先想不到的。第三經文說：

三者齏報。招引惡果。此齏業交。則臨終時。先見毒氣。充塞遠近。亡者神識。從地踊出。入無間獄。

齏報的「齏」字，左邊是鼻、右邊是臭，我們現在寫的「嗅」是口字邊，這兩個字是一個字，通用的，用鼻子嗅氣味，「齏報」就指鼻識，鼻識造的業，受到齏

報了。「招引惡果」，麤報招引來的惡果，這個惡果是什麼呢？「此麤業交」，鼻識造的業，與其他各識造的業「交」，互相在一起造作成的。「則臨終時」，這種人到臨終的時候，「先見毒氣」，最先見到毒氣，「充塞遠近」，無論遠到什麼程度或近在他的身邊，都充滿了毒氣。「亡者神識，從地踊出，入無間獄」，他一見到毒氣，他想躲，無論遠近都有毒氣，他到地下躲避這個毒氣，躲不了的，地上地下都有毒氣，他沒有辦法，隨著毒氣又從地面踊出來，這個時候就入了無間地獄。

麤報以鼻根、鼻識為主，鼻識怎麼能夠造業呢？鼻識前面講，聞到那種氣息，鼻子是管氣息呼吸的，他一聞到外面那個香塵，他就貪戀香塵，然後就造種種的業。古人注解，他貪圖這個香塵，比如人身上的香塵，現在有很多演員，無論男、女，身上噴那些香氣，那都是引誘人家貪戀那個香塵。在人世間貪戀香塵造的麤業，所以一到命終的時候，到地獄裏就見到毒氣，這種毒氣是以麤業為主的。

發明二相。一者通聞。被諸惡氣。熏極心擾。二者塞聞。氣掩不通。悶絕於地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，墮地獄的時候，發生兩種相：「通聞」是鼻子的氣通的，「塞聞」是不通的。我們人的鼻子，正常的時候，鼻子不透氣，感覺很苦，通氣沒什麼，正常的。但是到地獄裏，通聞有通聞的痛苦、塞聞有塞聞的痛苦，這怎麼說呢？先講通聞，「一者通聞」，通聞的時候，「被諸惡氣，熏極心擾」，他聞到那些惡毒的氣，來熏他的心，那個氣一直到他心裏去，使他的心擾亂得不得了。我們鼻子通的時候，呼吸普通的空氣，毒氣一通聞還得了？地獄裏就是毒氣、惡氣，最惡劣的氣，藉著鼻子通的，聞進去了，心裏受到干擾，擾亂了。「二者塞聞」，塞聞是鼻子不通，不通的話，這個毒氣聞不進去，「氣掩不通」，氣憋在那裏，「掩」是阻隔起來，鼻根阻塞不通。「悶絕於地」，這更不得了，氣不通的時候，悶絕了，「悶絕」是氣絕，昏過去了，昏倒在地上。其餘的各種交報：

如是鼻氣。衝息。則能為質。為履。衝見。則能為火。為炬。衝聽。則能為沒。為溺。為洋。為沸。衝味。則能為餒。為爽。衝觸。則能為綻。為爛。為大肉山。有百千眼。無量呷食。衝思。則能為灰。為

瘴。為飛砂礮。擊碎身體。

鼻識為主要的造業，造成功墮地獄以後，「如是鼻氣」，這種鼻氣，「衝息」，首先講到鼻息，衝到鼻根的息，「則能為質、為履」，「質」是有障礙的，叫質礙，有具體的東西叫質，「履」是通，前面講一個通、一個塞，質是質礙、是塞的，履就跟走路一樣，能夠走得通。為質、為履，一個是塞、一個是通，鼻根在平時造的業，到地獄裏所聞的氣息，不是別的，在地獄裏要受那些官吏來質詢他，問他的罪了，履就是要承擔，直接要受刑罰了。「衝見，則能為火、為炬」，見是眼所見的，鼻鼻所造成的氣息，衝到眼所見的，眼是火，見了火能夠變成一個大火炬，一片火炬，氣就在那裏燃燒了，看到恐怖的火光在那裏燃燒。「衝聽，則能為沒、為溺」，前面是眼，眼見的是火，這是耳聽，耳是屬於水的，這種氣息配合耳根一聽的時候，就能為沒為溺，「沒」是被大水淹沒了，鼻也被水淹了。「為洋、為沸」，「洋」是燒鎔的，「沸」是水燒得很滾，洋湯沸屎，這不是普通的水，是大便，燒得沸騰上來。那是由耳根、耳識造的交業，所受的交報，這些果報，在因中在人世間，他專門喜

歡聽那些，比如現在電視裏看的，聽那種誘人的聲音，那種淫聲，著迷了，那就是造因。造因是什麼呢？萬法唯心，心理的因造成，聽那個黃色的音樂，愈聽愈喜好，別人還沒受害，自己心裏受害了，因造成了。因造成到地獄裏，在人世間聽那個聲音，覺得很好很美，到地獄裏一看，變成這樣——為沒為溺、為洋為沸，要知道沸屎，那個聲音臭不可聞。

「衝味，則能為餒、為爽」，這個氣息衝到味，味是舌根所嘗的，他在人間，舌所貪的那種美味，可是到地獄裏，那個味變成「餒」，餒是什麼呢？魚市場裏賣的魚，那個魚爛了，腐爛的那種魚，那個味臭得不得了。又腥又臭的，「餒」就指死了很久，那個爛魚的味道。「爽」是什麼呢？無論是菜、是飯，腐爛、腐敗了叫爽。在地獄裏遇到各種味道，遇到他舌根所嘗的，就變成臭魚味道，菜飯腐爛的那種味道。「衝觸，則能為綻、為爛，為大肉山，有百千眼，無量啞食」，這個氣息衝到觸，觸是身根所接觸的，這個人在生前的時候，他身根接觸，就貪戀那個對象，覺得很好，貪著接觸，到地獄怎麼樣呢？「為綻為爛」，「綻」是綻開來、裂開來，「爛」

是用火、水煮，把東西煮爛了。「為大肉山」，他這個身體在人世間，跟他所貪圖的那個，兩者身體一接觸，覺得很好，一到地獄，他的身體變成什麼呢？變成裂開來煮爛的大肉，而且整個身體像個大肉山一樣。這還不算，「有百千眼」，有百千個孔，「眼」就是孔，身上有那麼多孔，「無量呷食」，無數的蟲從孔裏邊出來吃他的肉。「衝思，則能為灰、為瘴，為飛砂礮，擊碎身體」，這個氣息衝到他第六識的思，衝到他的思想裏面，那就能夠變成灰、變成瘴氣，還有飛砂，「礮」是小石頭，擊碎他的身體。那些飛砂、小石子都往他的身上，還有瘴氣、灰種種東西，來把他的身體擊得粉碎。他在人間的時候，與第六識相應的思想，思想這個、思想那個，思想一切可疑的東西，這個思，一思就能觸動風，所以到地獄裏就遭來飛砂，風吹的這些沙土把他的身體打碎。

前面講了三種，後面還有，無論那一種，六根、六識所接觸外面的，五塵是外面的，都能叫我們墮地獄。在今日之下，可以說我們不學淨土法門，在這一生求往生極樂世界，要想在這個世間，下輩子到人間來，沒那麼容易的。我們成天眼所看、

耳所聽、心理所想、身體所接觸的，都是造地獄業，都是墮地獄的業因，佛經裏講得多麼清楚、多麼詳細。所以今日之下，不講念佛法門，要想在人間斷惑證果的話，那當然可以，不是這一生，生生世世的，你修得好，下輩子可以再得人身，繼續修。怎麼修得好？絕對性的，把戒持得好，要是犯了任何一條戒，都要墮地獄的，你看多麼危險。所以過去我們老恩師講：大家今生不念佛、不求往生，來生必然墮地獄。是這麼說的，憑我們的工夫，不求這一生往生，還想跟普通法門一樣，來生再繼續修，我們工夫不夠。保險穩妥一點，我們一定要求往生極樂世界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七】

第二四三講

四者味報。招引惡果。此味業交。則臨終時。先見鐵網。猛燄熾烈。周覆世界。亡者神識。下透挂網。倒懸其頭。入無間獄。

繼續講地獄的十因六果，造成墮地獄有十種因，後來受的果報有六種。講這個最主要的，是講我們學佛的人，要能守得住戒，不論學那一宗，守戒是一個基本的修持。平常我們都感覺到：戒還容易持，可是這裏所講的經文一看，才知道我們平常沒有注意的地方很多，所以研究這個經文之後，應該怎麼持戒就清楚多了。戒持得清楚，對於我們念佛的人來說，往生絕對沒有問題。雖然這是助工夫，助工夫作好，我們的正工夫用得上力量，就一定能夠成就。

現在看六報的第四：「四者味報」，味是我們用舌吃東西，舌根來發出舌識，由舌識嘗味道的，造業的時候，由舌根引發舌識造業，所以經文講味報「招引惡果」，這個味報怎麼來的呢？由舌根造的罪業，引起舌識招引來的惡果。「此味業交」，這

個惡果的味報，味業再加上其餘的業，互相交錯的時候叫「味業交」，以舌根、舌識造的業為主，同時還有其他的眼根眼識、耳根耳識，這些都是連帶的關係，叫交業，其餘的交業，味業以及其他餘的業互相交錯起來的業報。「則臨終時」，這個人臨終的時候，就是壽命終了的時候，「先見鐵網」，他一臨終，首先就見到鐵網，由鐵作的網，同時有「猛燄熾烈」，很猛烈的火燄，燒得很熾烈，「熾」是很旺盛的，「烈」是很強烈的，這種鐵網、猛燄在那裏呢？就臨命終要墮地獄的這個眾生來說，在他一看，「周覆世界」，「周」是周徧，徧處都是，整個世界都被鐵網網住了。「亡者神識」，臨命終的人，他的神識（就是第八識），還沒有完全斷氣的時候，他的第八識以外，其餘的識還有作用，這時候他「下透挂網」，他一看看到這種鐵網、猛烈的火在燃燒，他想從鐵網透過去，就像我們人間發生大火災的時候，他想從火焰之中穿透過去，他的神識很想透過去，但是不小心「倒懸其頭」，倒過來，他一穿過去，反過來，頭朝下、腳朝上，倒懸了，倒懸其頭。這個時候就「入無間獄」，結果一下子就墮落到無間地獄去。

這個亡者，這裏講味報，他在生前的時候，貪圖口味，貪圖什麼口味呢？比如吃海鮮，吃山上的野獸、野味。海裏的，用網來捕魚，山野的，佈下天羅地網，捕空中的飛鳥、在地上的走獸。他在因地造業的時候，就用那些羅網來捕捉禽獸，以及水裏的水族動物，使那些動物好像無處可逃，種的因是如此，當他自己要墮地獄的時候，首先就見到鐵網猛火，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的，感招這個果。

發明二相。一者吸氣。結成寒冰。凍裂身肉。二者吐氣。飛為猛火。焦爛骨髓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，一到地獄就發明兩種相，這兩種相很明顯的，馬上就要遭遇到了，這兩種相都是氣，氣是跟口有關係的。「一者吸氣」，一種是用口來呼吸，「吸」是把氣從外面吸進來，有用鼻孔吸、有用口吸，平常人大概都是用鼻孔，一到災難的時候，除了鼻孔以外，口也張開來了，受不了了。從外面吸進來的氣，就「結成寒冰」，外面的氣是寒的，結了寒冰，一結了寒冰，這個氣吸進來，把他的身體寒到「凍裂身肉」，把身體的肉凍得裂開來了。「二者吐氣」，氣從自己的鼻孔、口裏吐出

去，吐出去是自己身體之內的熱氣，這個熱氣與舌味有因果，他在平常吃的那些動物肉，有炒的、有煮的、有燉的，這都要用火，這個時候他的身體吐氣。「飛為猛火」，從身體出來的氣就變為火，往外飛了，飛出來就是火。想想看：他的身體還能存在嗎？「焦爛骨髓」，不但他的肉體，骨頭、骨裏的髓（骨髓），都燒焦燒爛了。

前面這兩段，主要是講味報，舌根本身所招來主要的苦報，下面講交報，連同本根（舌根），還有其餘的諸根所受的報，經文我們看看：

如是嘗味。歷嘗。則能為承。為忍。歷見。則能為然金石。歷聽。則能為利兵刃。歷息。則能為大鐵籠。彌覆國土歷觸。則能為弓。為箭。為弩。為射。歷思。則能為飛熱鐵。從空雨下。

「如是嘗味」，像這樣，以舌根嘗各種眾生的肉食味道，講到這個報應。「歷嘗」是舌的本身，「則能為承、為忍」，他在生平貪食各種眾生身上的肉，什麼都貪求，在貪求的時候，他想不到眾生被宰殺所忍受的痛苦，他不了解，現在自己要承受了。

原來讓眾生承受，現在受果報了，「承」就是承擔，「忍」是忍受，要承擔苦報、忍受苦報。「歷見，則能為然金石」，「歷見」是這個果報來的時候，就報應眼根，這個時候到地獄，眼根受什麼報應呢？「則能為然金石」，「然」是燃燒，燃燒金石，「金」是金銀銅鐵這些金屬品，「石」是石頭，一切金屬品再加上石頭，都被火燃燒，燃燒到紅紅的顏色，他看見了，恐不恐怖呢？當然恐怖。可是在他生平的時候，一看到烹宰魚類、山上的珍禽異獸，還沒到嘴裏嘗的時候，眼睛一看就發歡喜心，心裏就垂涎三尺，這時候眼就造業了。中國儒家的學說，孟子就講：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」，見到眾生活著很好，比如家裏養的牛、雞、狗，牠們在天地之間都是一個生命，不忍心看牠死。可是他為了貪圖口味的時候，不但忍心看死，而且一看見鍋裏炒的、煮的肉，看見動物被宰殺的時候，他一點不忍之心都沒有。所以到這個時候看見然金石了，鍋子燒得紅紅的，鼎也燒得紅紅的，那個時候是烹宰野獸，這個時候他自己要受到報應了。

「歷聽，則能為利兵刃」，這種報應來的時候，在他耳朵所聽的，「歷」是經過，

經過他耳朵的時候，他聽的變成很鋒利的刀刀聲，「兵」是武器，後來講從軍叫當兵，古時候製武器的人叫當兵，「兵」原來就是武器，還有刀，「刀」也是一種刀，他耳朵裏所聽的都是鋒利的兵刃聲。為什麼所聽的都是兵刃聲？他在生前聽到刀兵的聲音，屠夫磨刀、宰殺的時候，中國古人不是講嗎？「磨刀霍霍向豬羊」，把刀磨得霍霍的聲音發出來，自己造因的那個時候，不感覺到，這個時候他看到了，所聽的刀鋒的聲音，聽得清清楚楚的。「歷息，則能為大鐵籠，彌覆國土」，「息」是鼻根，鼻根管呼吸的，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，吃素多年以後，味的嗅覺也改變了，萬法唯心，這是一定的，現在聞到魚的味道、肉的味道、各種禽獸的味道，一到鼻孔裏來，就感覺受不了。但是沒有吃素之前，覺得這個味道很香，是香味，愈是野味，聞起來愈香。他因為貪圖這個，憑著舌根貪圖吃的味道，其餘五根也都在造業，鼻子聞香，貪圖那個香氣就是在造業，用鼻根造業是呼吸的習氣。因此墮地獄的時候，發現大鐵籠，原來用那個籠子來烹煮野獸，現在自己在大鐵籠裏面要承擔報應了。這個大鐵籠，「彌覆國土」，「彌」是滿滿的，整個國土都佈滿了。

「歷觸，則能為弓、為箭，為弩、為射」，「弓、箭」是射鳥、射野獸的，「弩、射」也是這一類的，「歷觸」，這個時候身體所接觸的，都是弓、箭、弩、射這些東西。因為在生前捕捉這些動物，比如釣魚、打鳥，都用自己的手，射箭不用手射嗎？釣魚不用手釣嗎？射到、釣到之後用手抓，都用身體接觸。這個時候他墮地獄，就跟那些受害的野獸一樣，要嘗受弓箭弩射，他身體所接觸的就是這些武器了。「歷思，則能為飛熱鐵，從空雨下」，果報來的時候，要經過他的思，思是第六意識、意根，意根所發的意識，他心裏一想，就變成飛下來的熱鐵，熱鐵從空雨（去聲）下，從空降下來、落下來。經過他第六識、思的意根時，為什麼變成飛下來的熱鐵？這個人在生前的時候，心裏想山上的飛鳥：怎麼用弓箭把牠射下來？一射到，從空中掉下來，心裏歡喜：有得吃了。這個時候到地獄裏，他平常所想像的那些飛禽，都變成熱鐵，飛下來了。下面是身根所接觸的觸報，先看一段經文：

五者觸報。招引惡果。此觸業交。則臨終時。先見大山。四面來合。無復出路。亡者神識。見大鐵城。火蛇。火狗。虎。狼。師子。牛頭。

獄卒。馬頭羅剎。手執鎗稍。驅入城門。向無間獄。

第「五者」是講觸報，「觸報」是由身根所發的身識所造的業，由這個業「招引惡果」，觸報招引的惡果。造的業是從身根出來的，身根是一個媒介物，因此身根在造業的時候，「此觸業交」，還有其他的餘業配合身根的觸業，「交」是互相造成的，因此這個果報要從身根，要經過身根，由身根來接受。「則臨終時」，他在臨終的時候，「先見大山，四面來合」，首先就看見很大的山，從四面來，逐漸合起來。一合起來還得了，四座大山一合起來，他還有生命？沒有了。「無復出路」，他想逃避也逃避不了，找不到一個出路。正在感覺沒有出路的時候，「亡者神識」忽然「見大鐵城」，山裏有一座城，這個城是鐵作的。在城門口有好多「火蛇、火狗」，蛇平常就很可怕，還是火蛇，你看這不得了。狗也是，那個猛狗、惡犬，一般人也怕，牠是火狗。還有「虎、狼、師子」，狼比老虎還殘忍，老虎見了人，有時候還不見得吃人，狼一見到人，非吃不可，還有獅子，這都是猛獸。他見到大鐵城前面的猛獸，不敢進去了。這個時候不敢進去，不行，「牛頭獄卒」是地獄裏的，等於人間

的刑事警察這一類的，雖然是獄卒，他是牛頭，不像人，還有「馬頭羅刹」，羅刹更不像人，他是馬頭。這些人「手執鎗稍」，「鎗」是武器，「稍」也是武器，就是矛這一類的，一般講矛盾，矛是攻擊的武器，手執著鎗稍這些武器，逼著他，「驅入城門」，把他趕到城門裏。他怕火蛇火狗、虎狼等等，怕也不行，獄卒、羅刹把他驅入到城門裏。一入城門，「向無間獄」，墮落到無間地獄裏去。下面是他進入地獄，他的身根所受的罪報：

發明二相。一者合觸。合山逼體。骨肉血潰。二者離觸。刀劍觸身。心肝屠裂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，一入地獄，很明顯地就遭遇兩種相出現了，「一者合觸」，「合觸」是山從四面來，「合山逼體」，逼迫他的身體，他逃也逃不掉。山一合的時候，「骨肉血潰」，他的骨頭、肉、血，整個都潰爛，被山逼得崩潰了。「二者離觸」，「離觸」是與他身觸分離的，為什麼離觸？「刀劍觸身」，不是山來把他壓成潰爛，用很多刀劍來觸他的身體，不但身體，「心肝屠裂」，連他的心臟、肝臟都被屠裂，就像屠

夫宰殺動物一樣，把他的心、肝都分裂了。

「業」多半指的是什麼呢？淫欲淫業，而且這個淫業是邪淫，比如他這個人在世間有金錢、在政治上有權力，他可以用他的勢力來逼迫異性跟他成就淫欲的事情。古時候人家都講道德，一受這種逼迫，事後人家多半是自殺，人家受不了會自殺的。就是不自殺，這個人的一生完了，她的家族、鄰里鄉黨，她以後沒有顏面再見人了，這是一種。強逼著對方，跟他成就淫欲的事情，這是合觸，他死後要遭受大山，來把他整個身體壓成潰爛。離觸呢？你看有很多人，他用不正當的手段，強迫人來跟他成就淫欲，到後來不要了，喜新厭舊，遺棄了，凡是造了遺棄這種罪業，就是離觸。下面講交報：

如是合觸。歷觸。則能為道。為觀。為廳。為案。歷見。則能為燒。
為蕪。歷聽。則能為撞。為擊。為傳。為射。歷息。則能為括。為袋。
為考。為縛。歷嘗。則能為耕。為鉗。為斬。為截。歷思。則能為墜。
為飛。為煎。為炙。

「如是合觸」，這是他本根所遭遇的，「歷觸」就經過身觸，「則能為道、為觀，為廳、為案」，「道」是去地獄的路，「觀」是衙門的大門，比如人間的觀闕，那個大門叫觀，「廳」是問案的場所，「案」是問治罪的那些事情。身體這個罪業，是身根發身識所造的，這個時候到地獄，要到問案、受刑罰的場所了。「歷見」，眼見的時候，平常所見的眼，一見到，身體就發熱了，到地獄的時候，「則能為燒、為熱」，真正發火了。「歷聽」，耳朵所聽的是什麼？「則能為撞、為擊、為俾、為射」，撞、擊，還有俾、射，「俾」是用刀劍插到身上，「射」是射箭。一聽，心理就受不了，這也是他平常所種的因，愛聽歌舞，平常聽起來是美、很好，貪求那個，現在這些聲音聽起來，處處都是攻擊他、懲罰他，都是刑罰的工具了。「歷息」，經過鼻根呼吸的時候，「則能為括、為袋、為考、為縛」，「袋」是把他裝到袋子裏去，「括」是把袋口結起來，「考」是拷問，「縛」是網綁起來，這是平常呼吸所造的果報。「歷嘗」，「嘗」是舌根，經過舌根的時候，「則能為耕、為鉗、為斬、為截」。這個時候就變成鉗子，把舌夾出來，耕呢？在地獄裏的舌相很大，用牛及耕田的工具來耕舌，還有斬、截，用刀斬舌，把舌切斷。為什麼遭遇這個呢？像現在很多人專門講黃色

的事情，作為談話的內容，講給人家聽，那就是舌根造的業，專門說那些有傷風化的事情，到地獄，舌就要受報應了。「歷思」，經過第六識思想的時候，「則能為墜、為飛，為煎、為炙」，到他思想裏，就變成整個身體墜落下來，一下子又飛上去，上上下下的，「煎」是用油煎，「炙」是用火烤，受到這些。這代表平時他的意識裏面，他的心理忽上忽下，起伏不定，思想裏想著要逼迫人的事情，思想不淨，到這個時候就變成這樣，一會兒飛起來、一會兒又墜落下來、一會兒身體受煎熬，就這樣。再來是思報，意根所發的意識：

六者。思報。招引惡果。此思業交。則臨終時。先見惡風。吹壞國土。亡者神識。被吹上空。旋落乘風。墮無間獄。

「六者思報」，這是六報中最後一種，「招引惡果」，這種思報招來的惡果，由第六識造的業，「此思業交」，同時由其他的餘業跟意業互相來交，交互地造成。「則臨終時」，這個人到臨終的時候，「先見惡風，吹壞國土」，首先看見惡劣的大風，這個大風不簡單。吹壞了國土，把整個國土都吹壞、吹毀了。「亡者神識」，亡者的

神識，「被吹上空」，就等於美國發生的颶風、龍捲風，跟那個差不多，但是這個比龍捲風還厲害多了，吹到上空，把他的身體吹到空中。一吹上空，「旋落乘風」，忽然之間，馬上落下來了，落下來就乘著風的力量，「墮無間獄」，墮到無間地獄。下面：

發明二相。一者不覺。迷極則荒。奔走不息。二者不迷。覺知則苦。無量煎燒。痛深難忍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，到了地獄以後，他的意根所發的意識，這個思所造的，這時報來了，他本根所受的報，發明兩種相。「一者不覺」，這仍然是思業所發、所得的，「不覺」是迷惑。「迷極則荒」，他到地獄就迷了，迷到極處，心裏一慌亂，「奔走不息」，就到處奔走，跑這裏、跑那裏，心慌意亂地跑，這是一種，不覺所得的報應。「二者不迷」，心裏清楚，前面是迷，心裏一切是不清楚的，糊里糊塗，什麼事都不明，現在不迷，他心裏清楚。「覺知則苦」，前面是迷悶的苦，這裏是覺知苦，看清楚也苦。所以是「無量煎燒，痛深難忍」，那種煎熬、發燒，痛得非常深，實在忍受不

了。

這是意根所對的塵，根、塵相對的，意根所對的是法塵。法塵有生滅兩種現象：法塵在心裏面生生滅滅的，生起來的法塵，把事情看明白了；滅的法塵，心裏是什麼事情都不明瞭。這是兩種法塵，滅法塵是不覺，一切迷惘；生法塵清清楚楚，叫不迷、覺知。無論對的是生法塵、滅法塵，就是不論糊塗還是明白，都是受無量的痛苦。下面講交報，諸根所經歷的交報：

如是邪思。結思。則能為方。為所。結見。則能為鑒。為證。結聽。則能為大合石。為冰。為霜。為土。為霧。結息。則能為大火車。火船。火檻。結嘗。則能為大叫喚。為悔。為泣。結觸。則能為大。為小。為一日中萬生萬死。為偃。為仰。

「如是邪思」，像這個邪思（不正確的思），「結思」，這種業報結在那裏，結集思所造的業，這個時候受報，「則能為方、為所」，「方」是方隅、那一個方向，「所」

是那個處所。意根到這個時候，他在那裏受罪的地方，這就得到了，平時所想的，想這裏、想那裏，沒有方所的，平時心思沒有一定地方，可是由邪思一結業，所得的果報就有方向、有處所了。「結見，則能為鑒、為證」，結的眼根，所見的時候，「鑒、證」，人家在那裏作證了，他的罪業就像鏡子一照，清清楚楚的，也有證明了。為什麼呢？這個人平常城府很深，自己作的壞事情，防得很周密，人家不知道，有一點好事情，就盡量表彰自己，可是到了結果，不行了，因果逃不了，為鑒為證了。

結合到耳根的時候，「結聽，則能為大合石，為冰、為霜、為土、為霧」，耳根嘗受果報是由腎，所以聽根是北方壬癸水，水再加思，和心思一結合，水火一結合，流動的就變成霧，凝固起來就變成石頭，結了冰、結了霜，土也能飛起來變成霧，這都是結果。「結息，則能為大火車，火船、火檻」，結到鼻根，就變成大的火車——火燒的車，水上的船是火燒的船，火檻，「檻」是一種關罪人的，有的是車子、有的是建的房子，叫作檻，這是鼻息所承受的。鼻所造成的這些，鼻息的風，呼吸所造成的，造成這些火，平常的因到這個時候，一切的現象都變成火了，有風，燒得

更厲害，鼻息裏的出氣就是風氣，因果是這樣的。

「結嘗，則能為大叫喚，為悔、為泣」，「嘗」是舌根，舌根平常造的口業，到這個時候受不了，結的果是大叫喚、悔、泣等等，這沒辦法了，因造成了，果就是如此。口所造的，一個是吃眾生肉，一個是妄語、傷害人家，這都是口業，遭遇的結果就是這樣。「結觸，則能為大、為小，為一日中萬生萬死，為偃、為仰」，由身根，接觸身根，要遭遇果報的時候，身體忽然大了、忽然小了，在一日之中就萬死萬生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一天之中遭遇這個，隨時都有痛苦。痛苦之後，不算，馬上就活，活了又死，「為偃為仰」，「偃」是臉朝下，身體朝下，「仰」是臉朝上，這表示他的身體那樣起伏，反覆不定的，到地獄裏，身體遭遇那樣痛苦。

六根、六識造的業，所遭的六種報全部講完了，明瞭這個之後，平常我們就知道謹言慎行，在戒上面，也知道那些是犯戒的，不管我們受戒、沒有受戒，這些都是要注意的，這對我們修持非常有幫助。

第二四四講

阿難。是名地獄十因六果。皆是眾生迷妄所造。

墮地獄的十種業因、六種果報，叫十因六果，前面把那個事實、因緣果報都講過了，現在就講怎麼來的，造這個因、結這個果，為什麼要造這個因？講這個道理。請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叫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：「是名地獄十因六果」，上面把墮地獄的因果講清楚了，總歸說一句——以上所講的，就是墮地獄的十種因、六種果。這十因六果怎麼來的呢？「皆是眾生迷妄所造」，統統是眾生迷妄，「迷」是迷惑，「妄」是妄見。我們普通人以為我們看任何東西看得很清楚，實際上講到真理，我們凡夫什麼都沒看清楚，真的東西自己迷了，一迷就起無明，起了無明，所見的現象、所想到的現象全部是虛妄的，這是妄見。因此十因六果，要知道這個因是怎麼來的呢？就是看不清楚那些境界，墮地獄是因為貪瞋癡，貪的是什麼呢？造殺盜婬妄，殺有殺的罪相，偷盜有偷的具體東西，婬欲也有具體對象，那個具體對象照佛法說起來，都是虛妄的境界。貪圖虛妄的境界，那是所——所見的，講到自己——能見

的，能見的就是自己、就是無明在那裏起作用。雖然我們的第八識，真如本性也在其中，但是被無明把它混雜起來、障礙起來，我們對於自己——真正的自己（真如），自己不認得。一切心裏所想的、眼裏所看的、耳朵所聽的，無非是虛妄的境界，所以十因六果，統統是眾生迷妄所造的。

這句話非常重要，不了解這個道理，一般人認為我們所處的這個世間，是一個很現實的世界，實際上，這都是由我們每個眾生自心中的迷惑顛倒、虛妄的見解所造成的。這個理說起來不容易，所以佛經裏有時講理，理不容易明瞭，就用比喻。比喻什麼呢？祖師根據經裏講的，《金剛經》說得很清楚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一切有為法，包括我們自己這個人，以及人群社會組織、山河大地，這都是有為法。有為法怎麼呢？如（好像）夢幻泡影，夢是作夢；幻呢？印度那個時候，有很多幻術師，他用幻術把沒有的變成有、有的變成沒有，這是幻；泡是水裏的泡；影是影子，物體投射下來的一個影子。我們一般人看這是最現實的世界，就佛法來講，就是夢幻泡影。懂得這個道理的時候，我們不要造業，所以這部經前面講修持

的方法，要反聞聞自性，一心要反求自己，往自己本性裏去用工夫，外在一切有的為法，不要去貪著，連攀緣都不要攀緣，這樣才是修道。

果然這麼作的時候，就拿夢來講，我們凡夫現在正在夢中，果然能夠反聞自性，這個世間一切有為法，就不要去攀緣，不要貪求它。這就像夢醒了之後，回頭一看，夢中的事情還存在不存在？就講這個道理，夢裏一切都是夢，三界六道都是自己的妄心造成的，等於一個人作夢的夢心造成的。所以佛法無非教我們一個覺，要能覺悟，一覺之後，一切虛妄的境界就能破除，破除這個就是了生死，破除最徹底就成佛了。既是眾生都有迷妄，造罪業然後墮地獄受果報，但是造罪業有輕有重，這中間不是相等的。造業在因上面不相等，那麼墮地獄所受的苦報，也有差別。下面是講這個，經文：

若諸眾生。惡業同造。入阿鼻獄。受無量苦。經無量劫。

第一條講造惡業最重的眾生，首先說：「若諸眾生」，諸眾生指什麼呢？他「惡業同造」，所謂惡業同造，前面講十種因，六根發的六識，完完全全具足了，都在

同時造業。這種同時造業，換句話說前面講十種業因，全部包含在內，六根發的六識，也同時在造業，這不得了，完完全全在造這個。有種本子說，惡業是「惡性圓造」，圓是圓滿的，惡業造得圓滿了，一點欠缺都沒有。造了這種大惡業，「入阿鼻獄」，要進入到阿鼻地獄，阿鼻地獄，「阿」翻成無，「鼻」翻成遮，也叫救，就叫無遮、無救，最普通的翻譯叫無間，間是間隔。同樣是阿鼻，印度文的名字翻成中文有很多種名字，有無間、無遮、無救，把這幾個意思包括起來講，叫作大地獄，這是大，沒有其他的地獄比它大。它的大是什麼？全世界墮落到這個地獄，這個地獄就是一個世界，一個世界無間，沒有一個空間不是地獄。任何一個眾生墮落到阿鼻地獄裏去，他所到的，無處不是這個地獄，這個大地獄是無間、無遮、無救，在這個大地獄之中，那個苦不得了。「受無量苦」，他接受懲罰的那種苦報，是受無量苦，受苦報的時間多長？「經無量劫」，經過數不清的劫數，時間那麼長，這可不得了。根據《觀佛三昧經》裏講，墮落到阿鼻地獄要受的罪，在那裏一日一夜，就是一整天，我們看見白天、夜間，就是一日一夜，在地獄裏一日一夜有多麼長呢？就如我們人間六十個小劫，我們人間六十個小劫，在阿鼻地獄裏才一個白天、一個

夜間。這樣算起來，要經一大劫，一大劫以後還要繼續，甚至這個世界毀了之後，又到他方世界。墮地獄的人造的罪業，受報沒有完全受完的時候，這個世界毀了，再轉到其他世界裏去受苦受報，時間那麼長。

第二，比這個稍微次一等的：

六根各造。及彼所作兼境兼根。是人則入八無間獄。

「六根各造」，實際上說起來，根據祖師注解，也是講用六根，六根起六識造業，造業的對象也是十因，十種業因，六根也是造十種業因，但是所造的跟前面不同，前面是同一個時候造，這個造是不同時候，有時候造這個業，過一個時候，另外造業。「及彼所作兼境兼根」，他也離不開十因、離不開六根，造的時候，也有兼帶的根，什麼是兼帶的根？比如所造的惡業，在十因之中，有的兼了幾個境界，這個時候，有的是兼帶幾個根。注意，造業的時候不是全面的，全面的是六根同時，十因也是同時；這是在造某一個業的時候，在十因之中，用幾個境界、對象，根上面用幾個根，不完全用，過一個時期另外造業，又是這樣，時候不同，這樣造的是

兼境兼根。「是人則入八無間獄」，這種人要入八無間獄，八無間獄比前面的大地獄（阿鼻地獄）受的罪稍微輕一點點。

這兩者不同的地方，前面分析墮地獄的因，純粹的情，純情而沒有想，一個情、一個想，純想就飛，可以飛升起來，純情就墮落。前面那種惡業同造，是純情起作用；六根各造是九情一想，拿十分來講，十分之九是情、十分之一是情，所以講各造，「各造」不是同時候造的。比如眼識，眼識造業一定要第六識，第六識造業一定其他的各識，第六識同眼識，這樣的話，取自己的，眼是攀緣色塵——攀緣自己的境界，「兼」是眼有眼根、第六識有意根，所以意根除了自己取的境界，還兼取其餘的根、其餘的境界，這不是同時候，這種是九情一想，入了八無間獄。再次一等的，下面：

身口意三。作殺盜婬。是人則入十八地獄。

「身口意三」，眾生的三業就是身口意，身口意三種業，作的什麼因呢？「作殺盜婬」，造這三種業，要注意，只講三種。前面兩種，第一種是十因、六根，全部

同時造；第二種也是十因、六根，不同時候造。這第三種只講用身口意三者，作殺盜淫三種惡業，換句話說，六根之中，少了三根，十因之中，只有三個因，少了七個。「是人則入十八地獄」，這種人死了之後，就入十八地獄，有一部《泥犁經》講，猛火地獄有八個、寒冰地獄有十個，合起來是十八地獄。

跟上面比，這個比較輕，如果跟下面比就重了，輕重之間，古人的算法，都用身口意造業，這當中有分出輕重來，比如說輕的只有用心、口，就是口與意這兩種造業，身沒有造業，比較輕一點；如果口也造業、身業也有，這就比較重。為什麼身業比較重呢？身有行動，有行為了，有行動再加上口業，當然就重了。如果沒有身在造的話，只是口裏說說、心裏的意在想想，起了念頭，當然也是有罪，這個罪比有行動稍微輕一點。

下面比身口意三者都造業要輕：

三業不兼。中間或為一殺一盜。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。

「三業不兼」，這是身口意三種造業，不兼，不彼此同時來造業的。「中間或為一殺一盜」，這中間或者造一個殺業、或者造一個盜業，就是犯了殺、盜這兩種，這是舉例子。「是人」，犯這樣的罪的人，「則入三十六地獄」，三十六地獄比前面的十八地獄又輕一點。下面又再輕一點：

見見一根。單犯一業。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。

「見見」這兩個字，上面的「見」讀現，下面讀見，「見見一根，單犯一業」，這意思是說現在只見到一根，在六根之中，只見到一根，單獨地犯了一種業，就是一根造業。一根造業，比如說造了殺業是一根，用一根造，犯了業也只一個對象，沒有多。以一根，業是指十因，十因裏面只犯一種業，在六根之中單用一根，十因多半指境界，一根犯一個境界。「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」，這個人死了之後，入了一百八地獄，他在百八地獄受的苦比前面又輕微一點。

這樣五個層次，五種地獄所受的苦報，當然不相等，不相等就是由於前面的十因、六根，造的時候不同的。這是什麼？因與果，我們普通只講因果，怎麼看待因

果呢？他就分析，因（造業）有多、有少、有重、有輕，統統不等的，把它分清楚了，教我們修道的人。我們常說不要背因果，事實都明瞭了，才知道有很多人實際上真是不懂因果，他作了很多事情，背了因果，他自己還不知道，你看這多麼危險。這個搞清楚了，說得清清楚楚，真正想了生死、想成佛，在修上面不至於犯這些罪業。前面講十因六果都是眾生迷妄所造的，把迷妄所造的下面再分析，六道裏的眾生，造的有共同的、有個別的，把這些再加以說明：

由是眾生。別作別造。於世界中。入同分地。妄想發生。非本來有。

前面阿難尊者曾經問：這個地獄有沒有固定的場所？換句話，地獄是不是定在一定的地方？或者：地獄是不是自然就有的？提出這個問題。所以佛在這裏把前面分析清楚以後，就說「由是眾生」，前面講墮地獄，墮地獄是「別作別造」，因為眾生都有身口意三業，每一個眾生都是自私自利的，私心在那裏起作用，這叫作別作別造。別作別造的時候，「於世界中，入同分地」，各人都有私心，各人個別地造，造成功的很多人，六道眾生太多了。不只一個眾生，集合多少個別的眾生，眾

多的眾生在一起，在世界中，就成為同分地，把所有個別造業的眾生，大致同分，相同的在一起。前面講，這叫同業相感，這種同業相感造的業，有很多個別的業，造起來都是相同的，這叫同分，這個同分是沒有差別的同分。還有個別感受的，有個別造的業，與共同的業不是完全相符的，特別是他個人造的業，這是有差別性的，有差別的同分。所以在同分之中，沒有差別的、有差別的，好懂的話，就是同分之中有不同的。這個解釋清楚之後，就知道別作別造的時候，有這些情形在當中，這統統叫作同分地。就是入了地獄，各人造的，都是墮地獄的業，墮到地獄，造合乎那個地獄的業，就墮落那個地獄——同分；各人造的自己的業有不同的，這個眾生到地獄與那個眾生到地獄有不同的，這些人有差別。

即使有差別，一到地獄，都要受地獄的苦報了。前面阿難尊者問：地獄是不是有一定的地方？還是由每個人自自然然地造業而造出來？佛在這裏講，各人自己私造的業，個人造、個人受，雖是個人受，到了地獄裏去，相同的環境，都要受共同的大罪。說個比喻，比如我們人到人間來，人世間是我們人道的同分，一到人世

間來，有戰爭、有種種災難，這是同分；但是在同分之中，我們各人有個別的業。有共、有不共的，這些情形都要了解，了解之後，才明瞭因果。不是造了業，自己不要負責任，這裏講清楚，一絲一毫，自己造業，自己要承擔苦報。

「妄想發生，非本來有」，這些眾生造了業，入了同分地，這怎麼來的呢？「妄想發生」，一切都是由眾生自己的妄想，才發生這些業因、業果，果報造成地獄。沒有妄想就不會造，都是妄想發生的。既是妄想發生的，「非本來有」，不應該有的，眾生本來沒有這個。既是沒有這個，都是由妄想發生的，現在佛告訴阿難尊者，也是告訴所有學佛的人，如果地獄一定有，而且是自然就有，那不管造業不造業，都有地獄在那裏，它本來就有的，這就沒辦法，墮落到地獄的眾生，就永久不能出來了，而且也沒辦法把地獄除掉。

「妄想發生，非本來有」，這兩句非常重要。既是妄想發生，不是本來有的，就顯得現在有地獄不合理，要明瞭地獄是妄想發生的，是妄想才有辦法把它破除掉。那就是說山河大地這些痛苦的環境，都是夢幻泡影，是夢幻，正因為是夢幻，夢有

醒的時候。如果山河大地不是夢幻，是我們凡夫眾生認為最現實的，現實永遠是現實，這個環境就不能改變。要覺悟這個道理，我們學佛的人要覺悟，就在這個地方覺悟。所以永嘉大師講：「夢裏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覺悟之後，空空無大千。覺悟之後，只有自己本性。法身無處而不在的，這個三千大千世界，這一切現象都是凡夫眾生的妄想執著來的，一醒悟，覺醒之後，妄想執著整個都沒有了。你執著夢境幹什麼？你執著也執著不到的。只有在夢裏的人，他把夢境當作最真實，他才執著。執著之後就不能醒，不能醒就永遠在夢境裏受苦，是這種情形。所以「妄想發生，非本來有」，要參的話，好好參一參，這兩句話，我們研究教理的人，就從這裏想想，「非本來有」，正是因為非本來有，我們才有辦法，一覺悟，就把這個境界轉移掉了。這是結歎，地獄不是本來自然有的，是自己造的，各人造各人的地獄，最後說這是妄想發生的，憑妄想發生的。

前面講十因，十因有十種習氣，我們看了這裏的經文，如果認為妄想發生的，我不妄想就好了。不妄想就好？要知道，這不夠的，講是這麼講，十種業因，那個

業因的習氣厲害得很。我們雖然把經文的文字看明白了，我們多生多劫以來的習氣，修普通法門的人就要斷，不斷得乾乾淨淨，就不能夠成就的。地獄的因果，以及分析來源，就是由妄想造成的，最重要的，明瞭這個道理，我們不要造業，最低限度不要造業，能夠這麼作，不會墮地獄的。

下面講的又是一種，墮落到鬼道裏去了，經文先總說鬼道，為什麼墮落到鬼道：**復次阿難。是諸眾生非破律儀。犯菩薩戒。毀佛涅槃。諸餘雜業。歷劫燒然。後還罪畢。受諸鬼形。**

「復次阿難」，釋迦牟尼佛又再一次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是諸眾生」，這些眾生，就指在地獄裏的眾生，前面那一段講造地獄的因，墮落到地獄裏，各種地獄不同，但都是地獄。在地獄裏受苦報罪報的這些眾生，「非破律儀，犯菩薩戒」，他們過去非破律儀，「非」是毀謗的意思，「破」是犯的意思，「律儀」指戒律及威儀，這多半指小乘戒，出家小乘戒。佛法傳到中國來，一般先出家受戒，然後受具足戒，受滿小乘戒，還要受菩薩戒，這就受完全了。無論是小乘戒、菩薩戒，都要講律儀，

「非」是毀謗，比如說：講律儀幹什麼呢？不必講這些。「破」不但造口業毀謗，實際上他受了戒，又犯了戒，在律上、在儀上，又毀謗又犯戒。「犯菩薩戒」是受了菩薩戒以後，他又犯戒，就是守不住，犯了菩薩戒。以上這兩句是無論大、小乘的戒都破了，都犯了。「毀佛涅槃」，「毀」是毀壞、毀謗，「涅槃」指佛法，求得涅槃的理，學大乘佛法，最深的就是要證到涅槃，他毀謗。前面毀的是戒，「毀佛涅槃」是毀的佛法，當然也包含佛，三寶都在內。有許多人說：大乘佛法不是佛說的，這就是毀，這個罪是不得了。「諸餘雜業」，這是總指前面十種業因、六種交報等等，除此之外，還有其餘的雜業。造大罪業當然要墮地獄，在地獄裏怎麼樣呢？「歷劫燒然」，經過一個劫、一個劫，在那兒受到火燒，「然」也是燃燒，「燒然」就是燃燒的意思。「後」是罪報受完了，「還罪畢」，「還」是酬業的意思，造了因要受果報，就是償還果報，酬還畢了，還罪還畢了。「受諸鬼形」，那個本，重要的大罪償還了，「後」是償還了，償還畢了還不算，還有餘下來的，就到鬼道裏去受諸鬼形了。償還指前面的重罪——最重的罪，現在到鬼道裏受鬼形，是餘下來的輕的罪，是這樣，分清楚的。入了鬼道，鬼也不止一種，按照十因，有十種狀況，這下次再講。

第二四五講

若於本因。貪物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物成形。名為怪鬼。

前面講我們人道眾生造的十種因、受了六種報，叫十因六報，受的是墮地獄的報。地獄的苦報，上次講完了，地獄的報結束了，還有餘報，什麼餘報呢？墮到地獄，苦報受完以後，還有餘下來的苦報，出了地獄，在其他的惡道裏，還要受苦報，因此從地獄出來以後，還要到鬼道裏，這叫餘報。現在講鬼道，鬼道在前面有一小段，上回講完了，剛才念的經文，直接講墮落到鬼道的時候，餘報也有餘下來的業，餘下來的業，各各眾生所造的不同，因此在鬼道裏的各種鬼，也有不同的。往下有十種類，我們開始研究。

先講第一種，就是剛才念的這一條：「若於本因，貪物為罪」，「本因」是本來的因，前面講造了十種習氣的因，他的本因是「貪物」，貪瞋癡裏貪的習氣，以那個習氣為因，以貪作原因，貪是本因。這種本因，「貪物為罪」，這裏的「貪物」是貪求財物、種種物質。前面講這個人墮地獄，貪的習氣也會墮地獄，「是人罪畢」，

墮落地獄的這個人，他在地獄裏所受的罪報畢了，就是罪報受完了。受完之後，還有餘下來的習氣，習氣非常厲害的。我們任何一個眾生，造了任何一個業，無論是造了殺盜婬妄那一種業，造了之後就有業因，業因就是種子。有這個種子，將來就會起現行，就要受報的，受報完了之後，還有習氣。不是報受完了，就完全解決了，不是那麼一回事。還有習氣在。所以墮地獄受了苦報，苦盡之後，他還有習氣，這個習氣出了地獄以後，「遇物成形」，以前那個習氣還在，習氣是貪的習氣——貪求這個、貪求那個，貪心的習氣還在。既是貪心的習氣還在，從地獄出來之後，遇到任何一個物體——有形的任何東西，他就成形了，他就附在那個物體上，就發生作用了。「名為怪鬼」，怪鬼是什麼呢？比如說遇物成形，世間的物很多，有樹木、花、草、石頭等等，從地獄出來的這個眾生，他遇到這些東西，他就寄託在這些物體上面，這個物體就變成怪物了，由於他附在這個物上面，這個物就變成怪物，是他在起作用，這叫怪鬼。第二種：

貪色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風成形。名為魃鬼。

「貪色為罪」，前面那條，開頭第一句「若於本因」，那一句從那一條一直貫下來，下面九條，每一條開頭都是「若於本因」，因為前面說了，後面就不用說。也就是說本因墮落到地獄去，墮落地獄，他的本因就是貪色，貪求這個色。在佛法裏的色，在這裏講就是姪欲，貪姪欲，貪姪欲所造的罪業，他就墮落到地獄裏去了，這是他的本因造成的，造成了就墮落到地獄。「是人罪畢」，在地獄裏受到他應當受的苦報，苦報完了，罪畢了，罪畢就出來。「遇風成形」，他有餘習，在地獄裏，他的本因那個業消除了，出來之後，餘下來還有貪色的習氣，既是餘下來的習氣，他遇到風，就成為形狀了。「風」是什麼呢？風是一種飄蕩的情形，比如一個人的姪心太重，無論男子、女子，都是用一個蕩字形容，女子叫蕩婦，男子是遊蕩之夫，叫蕩，像風那樣到處飄蕩，他心裏是亂的。這種亂心就像風，到處來鼓動、來接觸各種物體。他有這種餘習，遇見風就成了形，成了形就變成鬼，「名為魃鬼」，這叫魃鬼。魃鬼是什麼呢？過去有這麼一個傳說，凡是魃鬼所到的地區，這個地區會遭受旱災，不會下雨。魃鬼為什麼所到之處會旱災呢？魃鬼的姪心太重，講陰陽二氣，他過於偏激了，所以雨不能夠降下來。過去一提到魃鬼，就是招來旱災的一種鬼，

有時候也講旱魃，叫旱魃為災。講大旱的時候，就是遇到這種鬼，這種鬼是貪色的餘習墮落到鬼道裏。下面是第三種鬼：

貪惑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畜成形。名為魅鬼。

「貪惑為罪」，「貪惑」指前面十種因之中那種誑惑，誑是欺騙人家、詐欺人家，那種惑的本因是貪，那種貪的誑惑，以那個罪造成功就墮到地獄。「是人罪畢」，同樣的，在地獄裏受的苦報，受完之後，罪畢了。這個人罪畢了，從地獄裏出來，他餘下來的習氣還有，「遇畜成形」，遇到畜生，然後成形了。遇到那一類的畜生呢？畜生有很多。畜生之中，像狐狸、野干，野狐那一類的，這都很狡猾的，狐狸那種誑惑的性格就是如此。這種人從地獄裏出來，他原來的本因是誑惑，出來之後，他有餘習，遇到狐狸、野干這一類的，還有其他類似的，像老鼠（鼠類），鼠也是很狡猾的，遇到這些畜生，成形了，所謂成形，就寄託在這些動物身上，這個動物就變成被他所用的，成為鬼了。「名為魅鬼」，這種鬼叫作魅鬼。魅鬼是什麼呢？過去在中國大陸，人們常常講狐狸精，狐狸精是看起來很美的，其實非常狡猾，害人的，

這叫魅鬼。下面：

貪恨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蟲成形。名蠱毒鬼。

「貪恨為罪」，這種鬼，他過去的本因就是貪恨，恨是從根本煩惱的瞋心出來的，瞋心出來的恨是一種隨煩惱，他過去世因為記恨心特別重，造了業之後，墮落到地獄裏去。「是人罪畢」，墮落地獄，在地獄裏的苦報受完了，這個人罪畢了，地獄裏的罪受盡了，然後出來，出來之後。他瞋恨的習氣還有，這個習氣非常厲害。別說我們普通人，證到羅漢果，他已經把見惑、思惑都斷了，他還有習氣呢。何況我們凡夫眾生？凡夫眾生雖然在地獄裏苦報受盡，習氣還很多、還在，就因為習氣在，他出地獄之後，還有懷恨的心理，很多很多。「遇蟲成形」，因此遇蟲就成形了。蟲是那類的？一切有毒的蟲，比如蟒蛇、蜈蚣這一類的，他遇見這些有毒的蟲、各種毒蛇，他就附寄在牠的身上，成形了，鬼魂是沒有形體的，見到這些有毒的，正好跟他的習氣相合。毒蛇本來就很毒，跟他習氣相合，就附寄在牠身上，成形了。「名蠱毒鬼」，成形之後，這叫蠱毒鬼。「蠱」字上面三個虫字、下面是皿字，蠱毒

的毒氣很重的，變成蠱毒鬼的時候，就如同被寄託的那些毒蛇、有毒的蟲一樣，他遇見人，就毒害人家。除此以外，根據祖師注解，在中國南方，南方的廣東、廣西（兩廣地區），過去有那種法術，有人懂得邪的那種法術，可以叫人家成為蠱脹，蠱脹是讓人家的腹部受蠱氣，瘴氣一變成蠱脹的話，這個病很難治得了的。這個蠱脹招致蠱毒的鬼，就寄託在這個人身上，使這個人身受了這種病，很難很難好，是這麼一個情形，這個地區有這種妖術，可以害人的。下面這種鬼：

貪憶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衰成形。名為厲鬼。

「貪憶為罪」，「貪憶」，他過去的本因是跟人家結了怨，有怨仇了，以怨種因，墮落到地獄。怨恨的怨為什麼叫憶？「憶」是時時刻刻在心裏忘記不了，常常想起來、回憶起來，比如我們普通一個人，跟人家過不去了，稍微有修養的人，算了。不要跟人家結怨。有些人不是如此，他始終記恨在心裏，記恨在心裏叫憶，忘記不了。既是忘記不了，他一有機會就造業了，就要報復人家，有這個意思。他過去憑著這個，造了地獄的罪，墮到地獄，當然受地獄的苦報。「是人罪畢」，在地獄裏的

苦報受完了，出來了，他貪憶的習氣還有，「遇衰成形」，遇到衰就成形。「衰」是什麼呢？種種衰氣，比如四時，春夏秋冬四季的氣候不正，怎麼氣候不正呢？比如現在是冬天，台灣是亞熱帶氣候，當然不同，在中國大陸，春夏秋冬分得很清楚。現在正是冬天，冬天是大寒的季節，大寒季節的天氣是冰天雪地的，如果在這個時候，忽然像我們這樣，還穿著夏天的衣服，這就不正之氣，氣候這麼熱起來；相反的，在六、七月之間，正是夏天，屬於熱天的時候，下起冰雹，忽然變成寒流來了，就是不正常的氣，不正之氣。這個不正之氣，就天地之間來講是衰氣，我們一個人的身體，遇到衰氣，我們人身也受害的。年輕人不感覺到，年輕人的身體比較有彈性，忽然冷、忽然熱，還能抵抗，受得了。年紀老的人不行，年紀老的人，他的彈性不多，所以氣候一轉變，寒流一來的時候，受不了。很多老毛病就復發了，這叫衰。這個從地獄裏出來的人，他因為還有記恨的心理，記恨還在，他遇到衰氣的時候就成形，「名為厲鬼」，藉著衰氣就變成厲鬼。變成厲鬼怎麼呢？或者寄託在人的身體上，或者寄託在其他任何一個有情的物體上，這個厲鬼就來報復人家，過去他跟誰結了怨，現在變成厲鬼了，他就來報復他。大多數是趁他想報復的人，趁

這個人遇到天氣不好，或者他身體有病的時候，體力衰了，這個鬼就到他身上來作祟，作祟就是擾亂他，厲鬼害人，是來報仇的一種鬼。下面是貪傲：

貪傲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氣成形。名為餓鬼。

「貪傲為罪」，「傲」是傲慢，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貢高我慢，貢高是抬高自己，自己比別人都要高，既是自己比別人高，對待人家就傲慢了，「貪傲」就是貢高我慢。這種會造業的，他的本因是傲，加上貪的習氣，貪什麼呢？專門指傲慢，以這個習氣造的本因，造的業墮落到地獄。「是人罪畢」，在地獄裏，苦受畢了，罪報畢了，出來的時候，他餘下來的習氣，「遇氣成形」，這個氣是從大地上，地上的氣往上蒸騰，遇了這種氣，他就成形了。為什麼遇到氣成形呢？從地獄裏出來的這個人，他是貢高我慢，他心裏就是自己把自己往上抬舉，正好遇到地上的氣往上面蒸發。地面上的氣往空中蒸發，他遇到這個氣分，跟他心裏是一致的，所以遇到這種蒸發之氣，他就成形了，升到空中去了，就配合他高舉的心理。這種高舉成形的時候，要知道我們眾生，就拿我們人及畜生道來講，離開地面，我們沒辦法，陷在半空裏，

沒有依靠不行的。他這個人的習氣，隨著地上的氣體蒸發到虛空，他成了形就變成在虛空了，在虛空就墮落到鬼道，「名為餓鬼」。為什麼是餓鬼呢？在空之中，什麼也沒有，掉在半空裏面，沒有主宰，沒有主宰的人是飄飄蕩蕩的，一切都沒有依靠。講好懂的話，這個鬼沒有人祭祀他，鬼道裏有多財鬼、少財鬼、無財鬼，多財鬼像城隍，人家送他的東西多。城隍的鬼神這一類的，還有其他的鬼，也有人祭祀他。這個餓鬼沒人祭祀，就是有人祭祀他，他也受用不到，他的業力在那裏，這叫餓鬼，這個餓鬼是誰造成的？還是他自己習氣造成的。下面這個鬼是：

貪罔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幽為形。名為魘鬼。

「貪罔為罪」，「罔」是用沒有事實的方法來欺騙人家，叫罔，誣罔人家，他的本因是這個罪，造成了墮落到地獄。「是人罪畢」，在地獄裏，這個罪受畢了之後就出來，出來之後「遇幽為形，名為魘鬼」，「幽」是昏昏沉沉，不明白的，為什麼遇到這種會成為有形的鬼呢？前面講罔的意思，所謂罔，要陷害人都是在暗地裏，不能讓人家知道，在暗地裏，一般人講陰謀，陰就是陰暗的地方，定出的計畫怎麼樣

陷害人，這叫罔，這個事情見不得人的。他原來是以這種業墮落地獄，現在他在地獄裏的苦報受完了，出來了，他還有那種餘下來的習氣，還是藉著陰暗的、見不得人的那種狀況，他還是跟那個相合的，所以遇幽，幽是不明的，遇到幽、暗昧的，很黑暗的地方，他就成形了，這種鬼名叫魔鬼。什麼是魔鬼？有些人是有這個經驗的，他在夜間睡眠的時候，睡著睡著，好像有一陣風來了、好像一個什麼物體來了，壓在自己身體上，這時心裏明白的，想抗拒那個東西，想把它掀開來，但是不行，自己動也不能動，就是那種鬼壓在身上，叫魔鬼。

以現在的醫學來講，我們在睡覺的時候，我們的手壓在胸口上，往往有這個情況。但是不能說所有睡覺的人把手肘壓在胸口上，都會遇到這種情況，都會遇到魔鬼，不一定。不過魔鬼來壓人的時候，大多數是趁著人的手在胸口上，趁人之危，這個時候他就來了，對於這個人來詐欺他，這種是魔鬼。前面講厲鬼，厲鬼是趁人家身體有病的時候，身體健康不佳的時候，他來陷害這個人。魔鬼是趁人家睡眠，在陰暗的時候，他來害人的。我們學佛的人，知道這個情形之後，厲鬼來的時候，

我們有病當然要看醫生，當然要治療，經過醫生治療都沒什麼效果，治不好的時候，大概是厲鬼了，我們最好是念佛，念佛回向給這個厲鬼，也替自己消災，就這麼辦，一邊念佛、一邊繼續看醫生。我們生在這個時代，我們過去世得罪的人太多了，他變成厲鬼的時候，隨時可以找來，我們果然念佛，用佛法跟他和解，就容易就解決了。再說魔鬼，經上講得很清楚，我們要是遇到這個狀況，魔鬼一來的時候，我們心裏明白，念佛，佛號一念的時候，鬼馬上就走，這一定的。下面是貪明，經文說：

貪明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精為形。名魍魎鬼。

「貪明為罪」，這個「明」不是指佛法講的明心見性的明，而是他這個人邪知邪見的明，就是妄自作聰明的明。現在有很多人，你跟他講佛法、講儒家的學問，講〈大學〉裏「在明明德」那個明，他們聽不懂，佛法講明心、無量光的光明，他們也聽不懂；相反的，各人自己自作聰明，他們就認為那是他們的事業。還有在印度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，印度的外道很多，外道執著他們所講的理論，以他們的見解當作明，明就指那個。所以「貪明」是這個人對正當的、佛家講的明，他學不會，

他不了解；那些外道講的邪知邪見的方法，或者他自己聽到人世間的那些小聰明，他就執著那個明，造的罪業很多。就拿現在來講，我們看世界上，造原子彈、造生化武器，他沒有一點小聰明，他怎麼造得出來？這就是明，他貪圖這個，造作各種有害的那種東西，造了這個業的時候，當然要墮地獄。除了在科學上造武器，危害人類之外，邪知邪見的學說也是如此，我們中國文化講倫常、講五倫，五倫是人人各盡其分，父母要盡到慈愛兒女的本分，兒女對父母要盡到應盡的孝道，各盡其分。現在不是如此，叫大家各人爭取自己的權利。各人爭取各人的權利，就只有自己，沒有對方，這個知見的學說變成世界性的，把不對的變成真理，現在講的人權，把人權變成世界性的，共同認為是真理了。按照佛法來講，他們講的人權，就是教人家執著我執，不但執著，而且把我執很堅固地強化起來，這正好跟佛法相反，佛法講我執不放棄、不破除，不能明心見性，更不能證果。現在這個世界性的學說，就是強調人人執著自己的權利、自己的我執，發明這種學說的人，他以這個為明，你想造的業多大。造成現在種種亂象，別的不說，就說我們台灣，常常有兒女殺父母的，父母沒有結婚，生了小孩子，一生下來就丟棄不要了，多得很。這都是違背五

倫、違背倫常的。開始提倡這個邪知邪見的人，毫無疑問的，當然要墮地獄，就是相信這個邪知邪見的人，他照著邪知邪見，執著自己來造業，他也要墮地獄，所以貪這個明，墮到地獄了。

「墮地獄」說得很輕鬆，「是人罪畢」說起來很容易，我們研究前面的經文知道，墮落到地獄的時候，幾時才能出來？地獄受罪的時間，長得不得了。現在講這個人罪畢了，罪畢之後，「遇精為形」，「精」是什麼？指日月精華，不是我們在今日一般所見的日光、月光，現在的日光、月光受到空氣污染了，沒那麼清。到高山上去，看見的日光、月光，它沒有受平地污濁空氣的污染。他看見這個精華，這種人遇到日月精華的那種清氣，就成形了，「名魍魎鬼」，遇到這種清氣成了形，就變成鬼，這個鬼叫魍魎鬼。魍魎鬼多半在山上，就是山上那種精怪，有人看見、有人看不見，往往是害人的，也常常是媚惑人的，這是魍魎鬼。下面是：

貪成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明為形。名役使鬼。

「貪成」，也是過去用種種的方法，詐欺人家、引誘人家，為了達成自己私人的

名利，用種種方法來叫人家上當的，這叫成，「貪成為罪」，墮落到地獄。「是人罪畢」，這個人在地獄裏受罪，苦報受完了以後，出來「遇明為形」，「明」在這裏指咒語、咒術，印度古時候有很多外道，他會很多咒語，我們中國古代的道家，他也會很多咒，遇到這些咒語，他就成形了。「明」指這些咒語，咒語一念，跟他氣分相合，成形了，「名役使鬼」，成形了叫作役使鬼，受人役使。我們現在還常常聽到，他一念了咒，把那個鬼喚來，要那個鬼替他辦什麼事情，這個鬼就供人役使的，叫役使鬼。下面：

貪黨為罪。是人罪畢。遇人為形。名傳送鬼。

「貪黨為罪」，「黨」是什麼呢？就是結黨營私，這個人感覺一個人造業力量不夠，總是拉攏幾個人，受他來指揮，成為一個黨，完成他要辦的事情。當然大家意見相同的，貪圖這個，成就自己私人種種的利益，造的罪墮落到地獄。「是人罪畢」，墮地獄之後，罪報受完了，出來的時候，「遇人為形」。訴訟的訟，人人之間的紛爭，你爭我奪的爭，拿一個訟字作代表，跟人家爭訟的時候，要有一個黨在那裏，有力

量。既是有黨的時候，他講究朋黨，造的業也很多，從地獄裏出來，還有習氣，什麼習氣？跟人家打官司也好，不是打官司，跟人家鬥爭也好，他都要找一班同他自己意見一樣的人來作證，人證、物證、什麼東西，很多，這是他的習氣。到現在他遇到人，就跟過去找證人一樣的，要證明這種事情，所以他遇人成形，「名傳送鬼」，他一變鬼，就叫傳送鬼。傳送鬼傳送災禍，或是一些事情，凡是不好的事情，有了預兆，凶事情的預兆，多半由這個鬼先來傳送，他是過去的習氣，現在還作這種事情。

以上講從地獄出來，變成十種鬼，現在經文裏就說這個鬼怎麼造成的？前面講，當然是習氣造成的，再進一步說，這個習氣怎麼來的呢？追究這個原因，追究原因就要改變業力，不要造這個業，接著講：

阿難。是人皆以純情墜落。業火燒乾。上出為鬼。此等皆是自妄想業之所招引。若悟菩提。則妙圓明。本無所有。

這是講鬼道的因果，釋迦牟尼佛就叫「阿難」說：「是人皆以純情墜落」，「是

人」這兩個字，他明明從地獄來的，是地獄的眾生，到鬼道是鬼道眾生，為什麼叫「人」呢？這個人過去造地獄業、造鬼道的餘習，都是在人間造的。要注意這個「是人」，是人過去怎麼造的呢？「皆以純情墜落」，造業是由純情，「情」是叫人家下沉的，墜落到地獄。在地獄裏，「業火燒乾」了，地獄的火把他的純情燒乾了，「上出為鬼」，燒乾之後，在地獄道的情，那個業報燒完了，就上出，為什麼是上呢？就三惡道來講，地獄是最下的，出了地獄當然上了，上出來就到了鬼道。「此等皆是」，從地獄裏出來又到鬼道，這是什麼呢？「自妄想業之所招引」的，都是他自己的妄想造業。釋迦牟尼佛在《華嚴經》裏講得多麼清楚，眾生本來就有一切如來功德，完完全全具備的，但有妄想執著，妄想執著就造成生死了，不但有生死，執著得厲害，就墮落三途了，因此就是由妄想業報所招引來的。下面說：「若悟菩提」，「菩提」是覺悟，就等於睡覺作夢了，從夢境一醒的時候就悟。悟了之後，「則妙圓明」，我們本性就是妙的、就是圓滿光明的，我們的本性是一片光明，什麼天堂、地獄，這些六道在那裏？覺後空空無大千。大千世界，我們的娑婆世界苦不堪言的，你一覺悟，苦的境界整個都沒有了，「本無所有」，本來就沒有，我們本性裏

本來就沒有的，有這些就是我們妄想執著來的。

要了解，前面講地獄跟鬼道因果的事實，後面簡簡單單的這一段講原理，事實我們明瞭之後，不敢造業，但是最徹底的還是要明瞭這個原理。佛法最妙的，就是把這個原理告訴我們：你要了生死，就要能夠悟菩提。悟菩提談何容易，普通法門參禪、持咒、學教理，都是教我們悟菩提，悟菩提、成佛，三大阿僧祇劫。所以說念佛法門，我們在娑婆世界要悟菩提、證菩提（證涅槃），那麼長遠的時間。你到極樂世界，一生就成功了，這是特別法門。必須要說明，我們了解特別法門的時候，你對於這部經、這段經文，你才能用得上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七】

第二四六講

復次阿難。鬼業既盡。則情與想二俱成空。方於世間。與元負人。怨對相值。身為畜生。酬其宿債。

方才念的這一段，是接著前面經文講的，前面經文是什麼呢？我們人道眾生造了惡業，墮落到地獄道，在地獄裏把苦報受完了以後，還有餘下來的習氣沒有了，從地獄裏出來，再到鬼道。鬼道有鬼道裏種種的痛苦，這個痛苦也是因為過去留下來的習氣，在鬼道裏受了種種苦，受完以後，脫離鬼道到那裏呢？到畜生道。為什麼到畜生道呢？還是過去造的業，那些習氣還有，沒有消除掉，從鬼道出來，又到畜生道。在畜生道裏也有種種的情況不同，後邊一共分了十種，接下來就講畜生道裏有十種的狀況。

學佛的目的是要成就佛果（要成佛），成佛之前必須了分段生死，就是要能夠從六道出得來，要出六道，就要了解在六道輪迴的原因。我們眾生為什麼在六道裏

出不來？不但六道出不來，而且往往墮落到三惡道裏去？這個原因在那裏呢？雖然其他的經典，在祖師的開示裏都會提到，但是《楞嚴經》講得非常完備，是什麼原因才墮落到三途裏去？必須了解這個事實、了解它的原因，然後才能夠不要墮落三途，保持住人身，進一步才能夠學佛，一步一步地證到佛果。所以這裏的每一段，先把墮落每一道的原因講得很清楚，講完以後，最後一小段就講道理。雖然有三惡道，有六道這些，它怎麼來的？如何把這個境界能夠改變？所以最後一小段的理也非常重要。這部經裏講的有事實現象、有它的原理，好處在這裏。

現在看，「復次阿難」，把鬼道的事實、理論都講完以後，釋迦牟尼佛再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「鬼業既盡」，在鬼道裏的業既盡，在鬼道裏把業力的苦報受完了，受完以後怎麼樣呢？先講這個「業」指的是什麼？業報的業，前面講的情與想，在前面講過，純情即沉，比如我們人道眾生，他完全講情緒，純粹講情的，想沒有，這個眾生準是墮到地獄裏面去。情之中還有一些想，也有一些想的成分，這也是墮地獄，但是比較輕一點，地獄有很多種。情與想這兩者，是墮地獄的兩種原因，為

什麼呢？我們人道眾生就憑情與想，情愈重，造的地獄業愈重。比如某個人造業，他起了情緒化，感情用事，毫無理性的，所以他什麼事情都作得出來，作出來以後要墮地獄，在地獄裏受苦。受完出來，再到鬼道，鬼道的情與想這兩種，原來憑這個墮地獄，地獄的罪受盡之後，他還餘下來習氣，餘下來的習氣還是情與想，過去造的業留下來的習氣。這個餘下來的習氣，在鬼道裏，他的苦報、業報受盡了，「則情與想二俱成空」，在鬼道裏的情與想，算是消除了，空了。

要注意，「空」是指情與想，在鬼道裏的情與想空了。然後「方於世間」，這樣才在世間，就是到人世間來。「與元負人」，他過去在人道裏造了種種罪業，「元負人」，原來在人道裏，「負」是欠人家，等於負債，負了人家，或者是殺業、或者是偷盜、或者是邪淫，種種虧欠人家的，跟人家結了怨，這時「怨對相值」，與人道的眾生相值，碰到面了，「相值」跟相逢是一樣的。這個時候相值怎麼樣呢？他還不是人，到畜生道，「身為畜生」，他到了畜生道，就變為畜生的身體了。變為畜生的身體，怎麼呢？「酬其宿債」，向人道眾生來償還，「酬」是償還人家，償還人道

眾生他過去欠人的、虧欠人的債務。「宿債」是過去世欠的債務，這個宿債的「宿」要看明白，他是過去在人道，還是為人道眾生的時候，虧欠人家的，造了種種的罪業，墮落到地獄，地獄的時間壽命長得很，地獄裏的罪報受完了以後，再到鬼道，鬼道裏的壽命也長。鬼道裏的業報受完了，再到畜生道，這個時候跟人道眾生相值了，他來償還了，這個宿債是過去很久很久以前的。可想而知，我們眾生要是造業的話，都太可怕了，不管多麼久的時間，都要償還的。要不償還，怎麼不償還？除非把你過去的業力、罪業的種子全部滅除掉，證了果，那就可以不要償還。想想看，證個羅漢果，要多少時間？成佛又要多長的時間？在沒有證羅漢果之前、沒有成佛以前，造的罪業不管什麼時候、再長的時間，將來還是要償還人家的。講到畜生道，畜生的種類也很多很多，這裏分成十大類，看第一類：

物怪之鬼物銷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梟類。

「物怪之鬼」，這種鬼道眾生，他是由於過去世貪瞋癡的貪，貪的煩惱太重了。貪心太重，所以墮落到地獄，然後出來，又到鬼道，到鬼道是物怪之鬼，他跟別的

鬼不同的，因為貪的習氣在那裏，他遇到一個什麼具體的東西，這就指的「物」，遇到具體的東西，他就附在這個具體的東西上面，這個鬼叫怪鬼。比如在內地，住在那個老樹，樹有鬼神寄託在那裏，這一類的，還有石頭、一切種種的東西，他附在那上面，就當作他的憑藉，這是怪鬼。這種怪鬼「物銷報盡」，他附託在物體上，那個物體壞了，叫「物銷」，「報盡」呢？他的業報也隨著物體消失，也盡了。這個物怪之鬼報盡了之後，「生於世間」，生到世間來。生到世間來，變成什麼呢？變成畜生道，「多為梟類」，梟類是什麼呢？梟這種鳥，《說文解字》裏講「不孝鳥也」，孝是我們人世間的孝道，兒女對父母，要報答父母的恩德，應該盡到孝道，這個梟鳥是不孝，不能盡孝的鳥。為什麼不能盡孝呢？老鳥把牠養大了，牠回過頭來吃老鳥，吃牠的母親，這是大不孝。講到不孝之鳥，為什麼牠母親把牠養大了，牠返過頭來吃牠的母親呢？由於牠過去貪心這種習氣太重，牠遇見那些牠可貪的東西，牠都要貪圖過來，有這個習氣，所以造成牠大逆不道，吃牠母親的身肉，這是物怪之鬼的習氣，造成變為這種梟鳥。再看我們人道眾生，不是也有很多兒女殺他的父母嗎？大概這一類眾生就是那些物怪之鬼出來的，他沒到畜生道，到人道來了，這都

是過去的習氣。像這一類的，要知道，牠這樣又造業了，又造業又要墮地獄，經文裏講的簡單，我們想想看，造這種罪業，牠不是又墮地獄嗎？再看第二類：

風魃之鬼。風銷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咎徵一切異類。

「風魃之鬼」，前面講過，因為過去他造的姪業——姪欲之業，佛法講人的煩惱最重的，就是殺盜淫這三毒，造姪業的結果，他墮落地獄。墮落地獄出來之後，他的餘習到了鬼道，遇風成為鬼，接觸到風，他就寄託在那上面了，叫風魃之鬼。「風銷報盡」，風的力量銷了以後，他在鬼道的業報也盡了。盡了之後，「生於世間」，就生到世間來，生到世間就到人世間，變成可以看見的那些畜生了。在人世間可以看見的畜生是什麼呢？這一類的鬼，變成那一類的畜生？「多為咎徵一切異類」，「咎徵」是什麼呢？「咎」是有什麼災禍的事情，「徵」是一種預兆，一種災禍，預先有一個徵候出來。在畜生道裏，這一類的畜生也不少，叫異類，「異類」就指這一類的眾生。下面是第三類：

畜魅之鬼。畜死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狐類。

「畜魅之鬼」，這一類的跟前面不一樣，前面是講咎徵，牠一出現，就給人家帶來很多災難，災難就要發生。比如在內地常常講看見不正常的鳥，古時候講九頭鳥這一類的，還有其他的，有一種烏鴉這一類的，在那裏群集，一叫喚的時候，人家就覺得有什麼凶禍災難的事情要發生了，是那個意思，報導不祥的事情。狐這一類的又是一種，狐這一類的是什麼呢？「畜魅之鬼」，他因為過去的習慣完全說的是欺騙人的話，詐欺人家那種習慣，墮落到地獄。從地獄出來，又到鬼道裏去，在鬼道還有那種詐欺人家的習慣。鬼道的業報受完之後，到畜生道，在畜生道還是那個習氣。他變成什麼畜生呢？狐狸，變成狐狸這種畜生，他在鬼道裏，他這個鬼跟其餘的鬼也不同的，這裏講畜魅之鬼。所謂畜魅之鬼是什麼？他到鬼道裏去，遇見畜生的時候，就藉著畜生的身體成為鬼，身體是畜生，他實際上是鬼道的眾生，叫作畜魅之鬼。「畜死報盡」，這個畜魅之鬼，畜生的身體死了，這個眾生在鬼道裏的業報就盡了。「生於世間」，生到世間來，就正式成為畜生了，牠也不附在其他畜生身上，牠自己有自己身體，「多為狐類」，大多是狐類，變成狐。狐是很狡猾的，牠因為過去世欺騙人家、詐欺人家，到地獄、到鬼道，現在到畜生道還是變成狐，狐

狸是最喜歡欺騙人的。變成狐這一類，欺騙人的結果，牠又造業，所以在六道裏輪迴生死，永久出不來。要注意，這是三途，一墮落三途裏，在這一道、在那一道，再繼續造業，又墮落下去，是這個狀況。下面第四類：

蟲蠱之鬼。蠱滅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毒類。

「蟲蠱之鬼」，前面講過，他因為瞋恨心非常重，瞋恨心的習氣讓他墮地獄，從地獄出來之後，還有這種習氣，再到鬼道裏去，在鬼道裏特殊的是他遇到很毒的蟲，遇見毒蟲就變成蠱，叫作蟲蠱之鬼。前面講過，蟲蠱之鬼害人很厲害的，很毒，比如蛇這一類。「蠱滅報盡」，蟲蠱那個鬼，他在鬼道裏的業報受盡之後，「生於世間」，生到世間來，「多為毒類」，自己的身體變成毒蟲類的、猛獸這一類的，比如毒蛇、蜈蚣，人一碰到牠，牠就會咬傷人，被最毒的毒蛇咬了，不趕快治療，很容易送命的，這叫毒類。下面第五類：

衰厲之鬼。衰窮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蛔類。

這個「衰厲之鬼」，他過去從地獄裏出來，到鬼道的時候，他遇見了人，他的冤家身體很衰弱，他就作一個厲鬼來報復他。遇見很衰敗的這種狀況，他就出現了，這叫衰厲之鬼。「衰窮報盡」，附在那個人的身體上，那個衰氣沒有了，這個時候他的報也盡了，「生於世間」，他生到世間來。「多為蛔類」，「蛔」是蛔蟲，有些人的腸子裏有蛔蟲，蛔蟲是畜生這一類的，牠就是由衰厲之鬼轉世來的。下面第六類：
受氣之鬼。氣銷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食類。

這種「受氣之鬼」，因為過去世貪瞋癡慢的慢心太重了，遇到任何一個氣分，這些氣就成為他的鬼形，這叫受氣之鬼，氣體來成為他的身。當「氣銷報盡」了，這個氣體銷盡以後，他的報也盡了，「生於世間」，所以生到世間來。「多為食類」，「食類」是供人家吃的這一類眾生，變成家畜，像那些豬羊，還有家禽這一類的，供人家吃的食品。這一類的就是過去從受氣之鬼出來的，他現在是供給人來吃，這是償還債務的，他過去吃人家（吃別的眾生），墮落到地獄道裏去，地獄道出來到鬼道，鬼道出來再到畜生道，供人家來吃。就償還債務來講，他固然是來償還的，

就我們現在人道眾生來講，不能說這是我應該吃的，可不能這麼說。要知道吃眾生肉就是負眾生的債務，這樣一想，我們看看，吃一餐海鮮，吃了多少眾生？天天在吃，我們一生吃了多少？這樣一想，簡直是汗毛都豎起來了。這很可怕的。從無始劫以來，我們都到過地獄的，過去的事忘記了，現在看見那些當肉食的眾生，我們不知道嗎？比量而觀，拿別的眾生一比，就知道這個業不能造。下面第七類：

繇幽之鬼。幽銷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服類。

「繇幽之鬼」，「繇」是綿綿密密的，很周密的意思，「幽」是很暗的，既周密又幽暗。這就是說，一個人作事，他設計得非常巧妙，人家不知道，在暗地裏設計，這叫繇幽之鬼，前面講魔鬼。魔鬼是什麼呢？有人在睡眠的時候，好像一陣風來了，馬上把自己身體壓在那裏，自己氣都喘不過來，這種叫魔鬼，他在人家夜間睡眠的時候，他來陷害人家。這種繇幽之鬼，到了「幽銷報盡」的時候，他的業報盡了，「生於世間」，生到世間來，就到人類可以看見的畜生道，他變成畜生了。這個畜生「多為服類」，服類有兩種，一種比如說古時候養蠶，養蠶抽絲的絲織品，作衣服給

人家服用。那個蠶，我們穿的一件絲綢衣服，要養多少蠶？一隻蠶結成一個小繭，要知道不能讓牠在繭裏孵化出來，一孵化出來，把繭咬破了，牠變成蛾，牠又轉化了。不等牠轉化，牠在裏面還是蠶的時候，放到鍋裏面煮，一煮牠還有命嗎？一煮就死了。沒有等牠變成蛾咬破繭，那個絲很長，絲抽出來就可以作成絲織品，你想想看，一件衣服要多少絲作布料？一隻蠶所作的繭才一點點大，要多少蠶？類似這種動物很多，天氣冷的時候，內地用那個狐狸皮作皮衣，貧窮人家買不到狐狸皮、貂皮，羊皮也可以拿來作衣服，這一類的。以牠身體的皮跟毛，供給人家作衣服禦寒，這一類的叫服類。還有另一種，牛馬替人家服務的，牛替人家耕田，馬或者拉車、或者在戰場上供人家作戰用的，這也是服。這個繇幽之鬼，他的報盡以後，到人世間來，或者變成這些畜生，以牠的身體供人家作衣服用，或者以牠的身體供人家來驅使，替人家服勞務，這是服類。下面這種鬼，第八類是應類，經文說：

和精之鬼。和銷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應類。

「和精之鬼」，這一類的鬼，過去他有很多邪知邪見，他執著某一種見解，就造

了很多業，以那種習氣墮落到地獄，再墮落到鬼道，前面講魍魎之鬼。因為他比一般鬼要精明一點，就叫和精之鬼，「和」是攙合在一起，「精」是很精明的，魍魎之鬼就在山上，遇見山上的精明之氣、日月精華這一類的，他就雜，「和」也當摻雜講，摻雜了精明。這種鬼，他就倚仗他所見的，仗著他所見比一般人靈敏、聰明，他造了不少業。這個鬼「和銷報盡」，他所雜合的精明成分消失掉了，他的報也盡了，「生於世間」，生到世間來。「多為應類」，比如在內地，燕子一到春天，就回到人家家裏，牠在人家房屋的屋簷上作了巢，牠春天就來了。還有天上飛的鴻雁，鴻雁按時候來，天氣暖和，牠從南方飛到北方，天氣冷的時候，從北方飛到南方，這一類的都是應類。還有蟋蟀，到秋天就叫起來了，這一類的動物叫應類，應時這一類的動物。他為什麼變成應類呢？他過去有一種成見很深，見解很深，比如在時間上執著一定的，堅固不化的那種執著，或者方向這方面，時間與方向執著得很厲害，所以他到畜生道，變成候鳥這一類的動物。下面第九類：

明靈之鬼。明滅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休徵一切諸類。

「明靈之鬼」，明靈的「明」指世間有很多人念咒，在印度的外道，有很多會咒語的人，藉著神咒來顯靈，拿咒語這種法術來詐財，這一類的欺騙人家，叫明靈之鬼。他過去墮落到地獄，從地獄出來到鬼道，在鬼道是明靈之鬼。「明滅報盡」，他的咒滅了，報也盡了，「生於世間」，然後生到世間來。「多為休徵一切諸類」，什麼是休徵？「休」跟前面的「咎」是相反的，「咎」是有災難，不好的一種徵候，「休」是好的事情，報喜的事情叫「休徵」。這類的畜生，比如像龍、鳳、麒麟這一類的，這類畜生一出現，大家認為這是好的預兆，這一類的畜生報告好的預兆，也是替人家服務，等於過去欠了人家，現在要作點好事情。第十類：

依人之鬼。人亡報盡。生於世間。多為循類。

「依人之鬼」是什麼呢？這個人過去在人道的時候，他想造惡業，一個人的力量太小了。因此要結黨營私，結了一個黨，然後以黨的力量，他一個人在黨裏操縱，運用黨的力量來造業，成就他自己私人的利益。這種業造成要墮地獄的，地獄裏出來之後，再墮落到鬼道，在鬼道還是依人的，遇見人就寄託在人身上，等於他過去

的死黨一樣的。「人亡報盡」，這個被他依靠的人死了以後，他的報也盡了，「生於世間」，他再到世間來，變為畜生道。這個畜生「多為循類」，「循」是很順服的，受人家養，等於現在養寵物一樣的，一切都能夠順從人，像養狗、養鴿子這一類的，叫循類，要償他過去的罪業。講完以上十大類畜生，下面說一個結束的話：

阿難。是等皆以業火乾枯。酬其宿債。傍為畜生。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。若悟菩提。則此妄緣。本無所有。

一般講到六道的狀況，大家都不願意聽，也不相信，畜生道是看見了，沒有看見那麼多，鬼道他不相信，地獄道更不相信。但是佛法，佛是什麼？佛是覺悟的，教人覺悟，覺悟什麼？你把世間的萬事萬物要先看清楚，這都是事實。看清楚以後，這還不算，一般世間人說：我看明白了，看明白有什麼用？沒有用的。看明白以後，要研究它的原理，這才能解決問題。一般要把六道看清楚就不容易的，現在的科學發明，對我們佛法有很大幫助，全世界任何一個事情，用現在科學的傳播媒體，馬上就傳播過來了。比如過去人家說：你拿出證據來，我才相信。現在隨時都可以拿

得出來，問題是我們自己肯不肯虛心地看事實，你不肯虛心看事實，永久把眼光縮得非常小，只看到一點點，本身以外，什麼都不管，你不管，沒用。不管，生死問題還是在那裏，造業照樣要墮地獄的，這個要明瞭。要解決問題，先要認清事實，然後才講這個理。

釋迦牟尼佛就說：「阿難，是等皆以業火乾枯」，「是等」指前面十種到畜生道的眾生，他們都是因為業火，造這個業，結了業火，起惑、造業、受報。為什麼造業呢？因為起了惑，貪瞋癡這些惑，有惑然後叫他造業。造了業就受報，受苦報就把那個業火燒乾枯了，這是「酬其宿債」，把過去的債償還了。償還以後再繼續，「傍為畜生」，畜生就是旁生，我們人站得頂天立地，站起來直的，那個畜生都是橫的，牛、馬、老虎、蛇，都橫在地上走，這叫旁生。這些畜生怎麼來的呢？「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」，這也是由他自己的虛妄業，起惑、造業，是他自己招來的。「若悟菩提」，如果悟了菩提的話，「則此妄緣，本無所有」，「本無所有」，一切都沒有。你一覺悟，覺悟什麼呢？覺悟自己有個真心（真如本性），真如本性有這些東西嗎？

一切都沒有。下面這一段是解答阿難前面問的問題：

如汝所言寶蓮香等。及瑠璃王。善星比丘。如是惡業本自發明。非從天降。亦非地出。亦非人與。自妄所招還自來受。菩提心中。皆為浮虛妄想凝結。

「如汝所言」，釋迦牟尼佛說如你阿難前面問的，「寶蓮香等，及瑠璃王，善星比丘」，寶蓮香、瑠璃王、善星比丘，「如是惡業」，他們造那些惡業，前面都講過了，就是造地獄業、墮地獄，這些惡業從那裏來？「本自發明」，每個人自己造的業，自己發的業，「明」是自己顯出來的，完全是自己。「非從天降，亦非地出，亦非人與」，這個業不是從天上升下來的，也不是從地面上冒出來的，也不是別人給他的。那是什麼呢？「自妄所招」，自己的妄心造的妄業，然後招來果報。現在這個果報，「還自來受」，自己造、自己受，地獄是自己造成的，苦是自己受；到鬼道裏，是自己造、自己受；現在到畜生道，還是自己造、自己受，與他人毫無關係。「菩提心中」，你真正覺悟之後，覺悟自己，「菩提」就是覺，在大覺心中，你真心

完全開發出來，那你看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些，「皆為浮虛妄想凝結」，皆是浮虛。什麼浮虛呢？由浮虛妄想凝結，就是前面講的，你一念不覺，起了無明，我們眾生在一念之中，自己不能覺悟自己有大覺、有真如本性，就起了無明。無明一起來之後，無明一動就是業相，有了業相，然後自己要找能見相，能見相再找一個境界相。就是一有無明，就有三種細相——業相、現相、境界相。糊塗之中，「妄想凝結」，就是一念不覺，起了無明，然後有業相、有現相，「凝結」就是凝結那個境界相，我們的山河大地、一切這些，我們認為很真實的，這都是由無明凝結起來的。佛是覺者、是智者，覺的什麼呢？就把我們本身的、外在的那些依報，世間的一切都是從無明裏出來的，無明就是自己一念不覺，然後才變成的，我們要修，就是修這個，先要承認這一切都是虛妄的假法，然後自己真實的真心才顯露出來。你連虛妄都不肯承認，都把假的當作真的，那就永久造業、永久在六道裏出不來。

要注意，你看現在社會上，剛才講的十種畜生道，我們在人道，雖然面貌是人，很多人作的很多事情跟畜生完全相同的。我們要想在這個世間把無明看清楚，把無

明破除，你要到那一年？換換環境，到極樂世界去，極樂世界這些都沒有，一到那兒，很快就覺悟了。

第二四七講

復次阿難。從是畜生。酬償先債。若彼酬者。分越所酬。此等眾生。還復為人。反徵其剩。

繼續上次講的，眾生在人世間造業，造了墮落地獄的十種業報，墮落地獄之後，受苦報受完了，然後出來到鬼道，鬼道後來到畜生道，剛才念的這一段，是由畜生道到人道來，現在這一段開始講人道業報種種的那些事情。

釋迦牟尼佛開始講這一段的時候，就叫著「阿難」尊者說：「從是畜生，酬償先債」，開頭講「復次」這兩個字，就是前面一大段講完了，這一段重新開始，就講「復次」這兩個字接上來。這一類的眾生，他從畜生道來「酬償先債」，原來是

在地獄裏，地獄裏受種種的苦，然後出來了，可不是一出來就好，沒那回事情。他到畜生道，這裏講從畜生道來酬償先債的。出來幹什麼呢？畜生道來償還，他原來損害其他的眾生，等於欠人家的債，現在償還他先前所欠的債。講的是人道，為什

麼開頭講「從是畜生」呢？那些從畜生道轉到人道來，因此我們知道，人道眾生，我們看都是人，可是人道眾生的來源，在到人間來之前，究竟他從那一道來的？我們一般人大概不了解，祖師在注這段經文的時候，他就說明了，蕩益祖師是這麼說的，圓瑛老法師也是這麼說的，大致地分有三類：第一類的人道眾生，是過去持五戒、修了中品十善業的，這樣到人間來，這是一種；第二種是比我們人道還要高一等的，比如那些天道來的、次於天道的仙人（仙家），還有那些聖賢再到人間來，這是一類；第三類是從惡道來的，那邊來的像地獄道、鬼道、畜生道，還有阿修羅道，從這些道裏轉到人間來。大致分析，有這三類，我們看全世界，無論那兒，只要是人道的，你要從因果上面去追溯的話，不外從這三類。這一大段的經文，單就從畜生道來的，到我們人間來的眾生。講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從人間看，有很多人道眾生，跟後面的經文對照一下就知道那些人是從畜生道來的。他既是從畜生道來到人間，他來的意義就是酬償先債，他來到人間就是來還債的。所謂先債是什麼呢？這一類眾生原來在人間造了很多業，造業以後，墮落到地獄，在地獄受滿了以後，然後又到鬼道、畜生道，經歷很多，但是過去那個債——在人間造的業、欠了

人道眾生的債務，沒有還清，所以來酬償先債。

這裏要注意的是什麼呢？下面講：「若彼酬者，分越所酬」，「彼」指來酬債的畜生，就指那個畜生，原來是在畜生道，現在到人道來了，他現在雖然是人，他原來是一個畜生，就指的他。如果他來所酬的，「分越所酬」，「分越」是過分了，這個眾生原來在畜生道裏，是來酬業、來還債，他過去欠了多少債，現在就還多少債，這很合理的。可是分越所酬，就是過分所酬，他所償付的超過他原來所欠的債務，「此等眾生」，這一類眾生，「還復為人」，這種人原來是在畜生道的眾生，這個眾生，現在他還復為人，他又到人間來了。到人間來幹什麼呢？「反徵其剩」，回過頭來，「徵」就是收，來收取的意思，來討回他所超付的，他過去在畜生道，超過付出的債務，現在他變為人，到人道來，要討回去。換句話說，他在畜生道的時候，變成畜生來還人道眾生的債務，人道眾生對他不公平，把他在畜生道該還的收完了，而且收得過分了，這個畜生現在到人道來，反過來，再向人道眾生討回去，討回他所超付的債務。下面這一段經文就講：

如彼有力。兼有福德。則於人中不捨人身。酬還彼力。若無福者。還為畜生。償彼餘直。

「如彼有力」，這個「彼」指債主講的，原來還沒到人道來的那個畜生，當畜生來償還債主，比如一般人家養牛、養馬、養代替人類工作的畜生，牠來還主人債的，可是這個債主對待畜生太過分了。現在這個畜生到人道來，變成一個人，向債主來討還超付的債務，現在就講這個債主，「彼」就指這個債主。假如這個債主有力，這個「力」是什麼呢？他在人道，所以能夠在人道，有一種力量，他能夠存在人間，這個「力」就佛法來講，眾生到人間來，他要守住五戒。不管學佛不學佛，學佛是講守住五戒，不學佛的人（就是一般眾生），也要符合儒家所講的要作到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有這五種道德的操守，他才有一個健全的人格，這就是他存在人間的一種力量。這個債主如果在這方面有力的話，這還不算，「兼有福德」，還有福德，他愛好作善事，作善事就有福報的，而且有德，作了很多善事，開發了自己的良能這種德（品德）。他是這樣的人，當由畜生道來到人間的這個眾生來向他索債

這種事情，心裏不要苦惱，不要忿忿不平，就把他當作是來要債的，了了一筆債，這樣就不會妨礙我們修道。這種人還不錯，還是在人間還債的，遇到這個事情，自己不要苦惱，反而要發歡喜心，還了債了。

下面就不行了：「若無福者」，如果是沒有福報的人，「還為畜生，償彼餘直」，這種人沒有人格，不能繼續在人間了，他要還原來的畜生——所欠原來畜生多餘的債務，他「還為畜生」，反過來，他要作畜生，「還為」當反過來講，他不能保住人身，他來作畜生了。作畜生「償彼餘直」，那個畜生原來要還他的債，還得太多，超過了，現在他反過來變為畜生，來還他。下面佛告訴阿難尊者說，這當中要小心，欠債，所欠的分類有輕微的，輕微的容易償還，那個很重的，就不容易償還了，經文說：

阿難當知。若用錢物。或役其力。償足自停。如於中間殺彼身命。或食其肉。如是乃至經微塵劫。相食相誅。猶如轉輪互為高下。無有休息。

釋迦牟尼佛就告訴「阿難」尊者說：「當知」，你應當了解。佛告訴阿難尊者，也就是告訴我們所有學佛的人，我們都應當了解，了解什麼呢？「若用錢物，或役其力」，我們家裏養的那些畜生，從理論上講、從事實上講，我是主人，牠是畜生，牠是來償債的，可是償債有種種的方式，若用錢物是什麼呢？過去有很多人家裏養牛、養馬，把牛馬出租給人家，自己用之外，還出租給別人，由別人來使用這個牛馬，他所得的錢、所得的財物，都是從畜生的身上、體力上得來的，這叫用牠的錢物。「或役其力」，或是自己使用畜生的體力。用錢物用多了、用畜生的體力也用多了，現在這個畜生來討多餘的債，討多餘的債是不錯，可以的。「償足自停」，這個主人過去多取了牠的，現在他來收取多餘的，多餘的償還了，就是前面所講的，這個債主還保持人身的話，或被小偷偷了，或被親友、被其他人騙去了、搶去了，這個財物償還就算了，償足了自然就停止，這是很公平的。

「如於中間殺彼身命，或食其肉」，牠以畜生的身分來償還你債務的時候，如果你只超過使用牠的體力，或是利用牠的體力，變成你自己所得的錢物，這樣還好。

假如除此以外，你還加重地「殺彼身命」，那個畜生來還債，你把那個畜生殺了，殺牠的身體，斷牠的生命，然後「食其肉」，把牠殺了，自己吃牠，這就太過分了。有很多心理很不善的人，自家裏養的牛馬，原來是用，用到不能用的時候，牠體力沒有了，就把牠殺了吃掉，就是這一類的。過去在農村裏，養牛羊這一類的，養狗看門，這都是，還有使用馬的，使用馬就不限於農村了，戰馬或者作為交通工具（騎的馬），這個馬到後來不能用的時候，也把牠殺了，這都是殺彼身命或食其肉。真正懂得道理的人，就不忍心殺害，不但不忍心殺害牠，就是在使用牠的時候，也要愛惜牠的體力，講道德也就是講因果。

假如不是如此，殺了牠的身命，或吃了牠的肉，這樣的話，「如是」就指又殺又吃，「乃至經微塵劫」，冤冤相報。前面講的，你使用牠的體力，使用過分很容易償還，償還完了就停止。殺了牠的身命，好了，你欠牠的命，牠將來要來收還你欠的生命了，這樣冤冤相報，一期一期相報，要經過微塵劫，「微塵劫」就是塵點劫，那不得了的。把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整體的世界，以及世界以內所有

的物質，都磨成像墨水，每過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點一點墨水，把墨水點乾了，每一個經過的微塵劫，那個三千大千世界作一個微塵，那一粒微塵是一個劫，叫微塵劫。你想想看，這個時間是長得沒辦法計算。這樣你殺我、我殺你，互相殺之，「相食相誅」，互相食、互相誅殺。「猶如轉輪，互為高下」，「轉輪」是什麼呢？過去農業社會用井水，把井裏的水抽上來，要用一個工具，用滑車（車輪子）、用繩子，一頭是提水用的桶、一邊是一根繩子，跟著滑車，桶放下去，然後水要提起來，靠著滑輪把它拉上來，這個轉輪，就指那個汲水井所用的輪子。那個輪子一高一下，要下去提水，下去了，再上來，又高上來，叫「互為高下」。「互為高下」指什麼呢？他變成畜生，這個債主變成人道，人道比畜生高，再一轉世，這個債主又到畜生道，這個畜生變成人，這個畜生又高了，叫互為高下。互相殺害、互相吃，「無有休息」，永久沒有休息的時候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看看，有些人到海鮮餐廳吃海鮮，把家裏養的畜生或者賣給人、或者自己殺了吃，要知道將來怎麼還呢？這個經文講得多麼清楚，永久沒有休息。

什麼時候才能停止呢？後面講：

除奢摩他。及佛出世。不可停寢。

「奢摩他」是什麼？《楞嚴經》所講的大定，除了你入定的時候，這個債務自然就不必還了。為什麼呢？人一入了大定，這個本性就出現了，這是一個；再呢，「佛出世」，無論是那一尊佛，佛出現到世間來，受了佛的教化，然後按照佛法去修行，這也可以把債務了結。但是我們現在，誰能入了這種定？念佛是最方便的，念佛要得到一心不亂，那才得了奢摩他，沒到一心不亂的地步就不行的。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，修一切的法門，沒有得了這個大定，過去不管那一世所造的業、欠人的債務、欠眾生債務都是要償還，現在唯一的路是什麼呢？只有念佛求往生。念佛求往生不是逃避債務，念佛求往生極樂世界，這一生壽終到極樂世界，到那邊修行得好，修成就了，回過頭來弘法利生，把那些欠人家債的眾生把他教化過來，他本來生生世世跟人家有債務糾纏，不是他欠人家，就是人家欠他的，始終在六道裏生死不斷，我們在極樂世界學成就了回來，把過去所有欠人家債務的眾生，統統教

化過來，這比還債更徹底。對那些債權的眾生，這是最好的方法，對他最有利益。所以說到這裏，我們今日之下，只有學念佛法門，這是一個最妥當的辦法。下面經文就講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尊者，人道眾生，各種各類的人都有，那些看來不正常的人，分析分析，都是從畜生道來的，有十大類。先看第一類：

汝今應知。彼梟倫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合頑類。

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尊者：「汝今應知」，你現在應該知道，「彼梟倫者」，「梟倫」是梟鳥那一類的，前面講過了，他「酬足」，還債還足了，「復形」是恢復人的形態、人的形狀。他過去在入道中造了地獄業，地獄受滿了是鬼道、又是畜生道，這些都還完了，然後到人道來，恢復「生人道中」，生在入道中。他還有過去餘留下來的這些習氣，「參合頑類」，到入道之中，人類有人類的這種心理，他的行為、習慣是合乎人道的，但是他參合，把頑類的攙合起來，梟類那個畜生，那一類的氣分還帶過來。現在還有這種頑劣之類，到入道來，雖然他有人的形狀，但非常頑劣，惡劣得很。頑固惡劣，一般說這個非人類的，就指這一類——從畜生道來的人。下面

是第二類：

彼咎徵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合異類。

「咎徵」是什麼呢？他原來在畜生道裏，他一出現，「咎」是好像這個鳥一出現，就給人家帶來不幸，「徵」是徵兆。這一類的動物在他酬足了業報之後，恢復人形了，到人道來，雖然在人道中，還「參合異類」，參合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一類的，和我們正常人不相同的，像陰陽人這一類的就是異類，這種人，男子不是男子、女子不是女子，叫陰陽人。現在有許多人，你看看，男子化裝為女子、女子化裝為男子，在電視裏表演出來，自己甘願作這種異類。看第三類：

彼狐倫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於庸類。

「狐倫」是像狐狸那一類的，他過去都是喜歡欺騙人的這一類，他酬足了債務之後，就恢復到人道來，他生到人道，可是他「參於庸類」，「庸類」是什麼呢？專門巴結人家、討好人家，自己沒有一個獨立的人格，獨立的行為沒有，自己毫無能

力，庸類是附庸，作附庸。再來是第四類：

彼毒倫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合很類。

這一類是：他過去是一個毒類，「毒類」是毒蛇、猛獸、毒蟲等等，造了業，酬足了以後，現在生到人道中來，他「參合很類」，「很」是什麼呢？比如這個人心很狠，太狠心。沒有慈悲心，專門作惡業，他心裏沒有懺悔的這種心，叫「很類」，這都是過去從毒類的畜生道來的。第五類：

彼蛔倫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合微類。

「蛔倫」是蛔蟲的那一類，牠身體沒有骨頭，軟的，造這個業，過去怎麼來的？他是冤冤相報，跟人結了怨的，這一類的人，現在生到人道中來，他還「參合微類」，「微類」是什麼呢？由於心裏始終存著一種怨恨的心理，這不得了，長時期這種怨恨心理，從前生帶到今生來，前生是畜生道，這一生到人道來，他還含著怨恨的這種氣分，這種是什麼呢？「參合微類」，再到人道來，變成一種，他作的那種行為、

那些事情，叫人家看不起，就是作下等的、賤的那種事情，這叫做類。第六類：

彼食倫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合柔類。

「食倫者」是被人家食的，羊死為人、人死為羊，互相食，這種長期養的叫食類。酬足了以後，生到人道中，「參合柔類」，「柔類」是很懦弱，性情非常懦弱，沒有任何志氣的人，這一類的屬於柔類，原來那種動物到人道來，現在是這麼一個現象。下面第七類：

彼服倫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合勞類。

「服倫者」，他過去專門想壓伏人家，用他的力量，明的也好、暗的也好，要制伏別人，這一類的眾生，當然他造了業，要受報了，受報完了以後，到人道中來。他到人道來，「參合勞類」，「勞類」的這一類眾生，要作很多勞苦的工作。下面第八類：

彼應倫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於文類。

「應倫」是什麼呢？比如候鳥、候蟲，有一類蟲，秋天一來就叫，候鳥就像那個雁，春天到北邊去，秋天從北邊到南方來，候鳥這一類的。牠應倫，應氣候的，「酬足復形」，他過去造了業，他才變成這種動物，受報受完了之後，生到人道中來。他「參合文類」，「文類」是還有一些餘習，在人類之中，他還有一點小小的才能，可以跟人家來往應酬這一類的，是這一類的人。第九類：

彼休徵者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合明類。

「休徵」是什麼呢？比如龍、鳳、龜、麟這些動物，龍是靈物，鳳凰、麒麟這一類的是休徵，「休」當善字、當好事情講，這類動物出現，好的徵候出來了，預兆出來了。他所以墮落到這種動物，當然是他過去造的業，現在業報受完了，就生到人道中來。他還「參合明類」，這種「明類」有一點世智辯聰、小聰明這一類的，可不是大智慧，沒有大智慧。跟人家來往，貪圖自己的利益，耍點小花樣，是這一類的眾生。第十類：

彼諸循倫。酬足復形。生人道中。參於達類。

「彼諸循倫」，那些「循倫」是什麼呢？他原來在人道，專門喜歡訴訟，或者自己好告狀（告人家），或是幫助人家來打官司，這些訴訟引申開來，喜歡跟人家爭辯，這是這一類的習氣，所以他後來造了業，到了畜生道裏，以致於鬼道，就是三惡道裏都有。這些業報都受完以後，「酬足復形」，恢復人的形狀。雖然恢復人的形狀，在人道之中，他「參於達類」，「達類」是什麼呢？達類好像對於人的心理、人情世故了解得很多，老謀深算，非常世故。這種世故，比如我們佛法講，要弘法利生、要行菩薩道，當然要了解眾生的根機，凡夫眾生的心理要懂，可是菩薩了解這個，他是來教化眾生，這種達類眾生，他完全是為了自己，他把一般人情摸得很清楚，怎麼樣對付人家，他方法很多，指的這個達類。釋迦牟尼佛把以上十類從畜生道來到人間，變成人道眾生，有這些習氣還參合在人身上，講完之後，就告訴阿難說：

阿難。是等皆以宿債畢酬。復形人道。皆無始來。業計顛倒。相生相殺。不遇如來。不聞正法。於塵勞中。法爾輪轉。此輩名為可憐愍者。

佛告訴「阿難」尊者說，「是等」就是以上所舉的十類人道眾生，他們「皆以」都是「宿債畢酬」了，「宿債」是前世、前世又有前世所欠人家的這些債務，接著在三惡道裏償還債務，償還畢了，償還完了。「復形人道」，恢復人道、恢復人的形狀了。恢復人道的這些眾生，「皆無始來業計顛倒」，從無始劫以來，「業」是什麼呢？就是惡業，造的惡業，「計」是妄計，導致迷惑顛倒，妄計惡業、迷惑顛倒。因此「相生相殺」，相生相殺就是由造的惡業才這樣，不能了，互相生、互相殺，離不開貪瞋癡，貪的什麼呢？以姪欲為主，相生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殺是瞋恨心造成的。這樣互相生了又殺，前面經文講「羊死為人，人死為羊」，彼此互相奪命，要到什麼時候呢？「不遇如來，不聞正法」，這些眾生如果不能遇到佛，也聽不到正當、純正的佛法，這類眾生怎麼樣呢？「於塵勞中」，就在六道塵勞之中，「法爾輪轉」，在六塵勞苦，庸庸碌碌的一生之中，「法爾」是一定的道理，一定是在那裏輪轉，生死輪迴沒有停止的時候。上至全世界最強國家的大總統，下至最小國家的總統到販夫走卒，或者在學術界有名氣的學者，都是在塵勞中，他的身體、他的心理，都被塵勞煩惱在那裏糾纏，沒有一時一刻能夠安閒下來。他們不管是再重要的

人物，結果是「法爾輪轉」，都在六道裏、三途裏，來回地生死不停。「此輩」，這一類的人，「名為可憐愍者」，在佛法看起來，是最可憐的人。

聞法重要，雖然佛法的一部經這麼難懂，只要從一句經文，甚至一個字，認得這一個字、了解這個意義，就不得了，就是覺了。能夠覺悟，這個輪轉就能解決。

第二四八講

阿難。復有從人。不依正覺修三摩地。別修妄念。存想固形。遊於山林人不及處。有十種仙。

上回講完人道各種類的眾生之後，現在繼續講神仙的這一部分，所以開頭就講：「阿難，復有從人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」，從這裏開始，講修仙道的眾生。普通講十法界中的六法界，就是六種凡夫法界，在這裏除了六凡法界（就是六道）以外，特別又講仙道，講這一道的好處是：在我們人道之中修行的話，要明瞭我們學佛是要成佛，在修的時候，一定要明瞭自己的真如本性。在因地要有正確的了解，錯誤的修行，就會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，把修仙的這一道了解以後，對於我們學佛有很多辨別的作用。因為這個不了解，我們一般學佛的人，往往覺得某人在修，學的工作很好，有的學這個、學那個，學得很多，往往就跟修神仙的這一道辨別不清楚。現在佛在這一部分講到的，非常清楚，可以說我們了解這個以後，我們就知道那個是正確的修行方法、那個是用功用錯誤了，這一章我們好好研究一下，非常重要。

釋迦牟尼佛就叫著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阿難，復有從人」，就是在前面講到人道各類眾生的那種狀況之後，現在講「復有」，又有這一類眾生，「從人」是從人道，也就是說他也跟人的身分一樣，身體的形狀都跟我們人道眾生是一樣的，叫從人，意思就是說從人道裏面，他來修行。可是修行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」，首先講「正覺」，覺悟的是什麼呢？一般人都講覺悟，覺悟有正、有邪的，比如在印度那時有很多外道，他們也講覺悟，但那不是正覺，為什麼不是正覺呢？他們沒有了解任何一個眾生都有本性（就是真如本性）。必須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，所謂修行，就是先要了解自己有這個真如本性，然後再用工夫來修行。這是講「不依正覺」，對於自己本性是不知道的，既是不知道自己有真如本性，他修什麼呢？他們也修定，「修三摩地」就是修正定，我們講楞嚴大定，就是修三摩地，他沒有明心見性，他修三摩地，怎麼修法呢？開頭就錯誤了。

他也講修，修的什麼呢？「別修妄念，存想固形」，「別修」是另外的，不是照佛家的辦法。就拿這部經來講，一般說佛法的總綱，歸併歸併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個

字，這部《楞嚴經》的綱要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個字。比如說阿難尊者一開始，就被摩登伽女那個因緣，幾乎破了戒，這就說明戒，一開始就講戒。然後再講修定，修定之前，釋迦牟尼佛叫阿難找心——就是找真心，費了很長的時間把理說明了，如來藏明瞭了，我們每個眾生都有如來藏，有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、空不空如來藏，那都是正覺，覺悟我們每個眾生都有這個如來藏。正覺明瞭之後，就講修定工夫了，所以要選二十五種圓通，這二十五種圓通那一個方法最好？從那個一直到後來，都是講正工夫。講正工夫的時候，另外還要強調持戒的重要就是幫助，持戒能夠幫助修定，有定工夫才開智慧，這是一個程序。

這個時候，有那些眾生從人道，他本身也到人道來了，可是他學，不依照正覺修三摩地，那就錯了。他「別修妄念」，他修的是妄念，修妄念的目的是「存想固形」。我們正覺是覺悟什麼呢？就是我們的妄念，妄念把真如本性染污了，這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裏講得清清楚楚，一念不覺就起了無明，有無明一起，妄念跟著就起來，你說修止，就把這個妄念斷除，把根本無明斷得乾乾淨淨才成佛。他這是別修妄念，

他執著的就是妄念，我們佛法要破除妄念的，他反而修妄念，修妄念「存想固形」，這就更糟糕了。「形」是我們的色身，有形狀的，「存想」就是想著如何把色身堅固起來，換句話說求長生不老，這是這一類的眾生。在人道之中，這一類眾生修行的方法，目的就是連色身一直長生，永久生存下去。「別修妄念，存想固形」這兩句話，下面十種修仙的人，他們總的修持，就是這兩句話。後面十種，他們所修行的工夫，有淺的、也有深的，無論是淺是深，他們都沒有覺悟，把妄念當作自己，自己把妄念當作真心。「存想固形」，「存想」就存在心裏，他念念的就想把自己的色身一直存在下去，我們一般講長生不老，他的意思是長生不死，研究學著不要死，後面十種修仙道的，都是這個共同的修道原則。

既是如此，他們怎麼修法呢？要選擇環境，選什麼環境？「遊於山林人不及處」，所謂遊，普通講遊覽，他們當然不是遊覽，「遊」是找到一個沒有人到的地方，那個山林裏面、深山裏面，「人不及處」，普通人到達不了那個地方。這在印度有，在我們中國過去那些修道的人也有，像那些在華山修道士的，就是這一類的，住在

高山裏面，那個高山裏面，我們普通人，誰到那個山裏面去？這一類的說起來，「有十種仙」，一共有十個種類的仙家。

這部經是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在印度講的，中國有沒有這一類的仙家呢？根據記載，當初佛法是在後漢的漢明帝時，由攝摩騰、竺法蘭兩位法師傳過來，漢明帝問竺法蘭說：我們中國有道士這一類修道的人，在印度有沒有像中國這樣的道士呢？竺法蘭就說：在西域（包括印度那一帶）廣大的地區有外道，外道有九十五種（說九十五種，還是選重要的說，如果詳細說更多），在九十五種外道當中，再選出來修持比較有工夫的，有八種是修清淨的梵行，這八種修清淨的修行人跟中國的道士類似。從這個問答之中，我們看這一節，講到這一類修仙眾生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拿中國修道的道士互相參照地來看。為什麼在印度、在我們中國，有這些修神仙修道的人？這些人應該比我們普通人道要高明，他們所以這樣，這些人也都想到一個人的生命非常短暫，要想把短暫的生命任意地延長下去。雖然他這麼求是不合理，但是總的出發點來講，都是對於生死這個問題非常重視，也感覺受到這方面

是非常痛苦的問題，不能解決。可惜他們沒有遇到正法，因此我們今日之下，雖然在末法時代，能夠聞到正法，這可說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。你想那些修仙家的，他們的腦筋都是非常聰明的，他們如果真正遇到佛法、遇到佛家的善知識，能聽到佛法，他們來學快得很，修成就太快了。可惜那個因緣不到，遇不到。我們今日遇到了，我們千萬要珍重我們所遇的佛法。

上面那一段是總提，把修仙的總原則說出來，下面就分出十種，各別地解釋，經文我們看一看，第一類的，佛說：

阿難。彼諸眾生。堅固服餌而不休息。食道圓成。名地行仙。

釋迦牟尼佛就叫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，「彼諸眾生」，就指修神仙的那些人道眾生，他們「堅固服餌」，「堅固」一方面是講上面的「存想固形」，存想的「想」就是心，他心心念念的就是要把他的身體能夠愈修愈堅固，一直存在下去，「堅固」是照映上面的；再就個別來講，他每遇到一種方法，比如「服餌」這種方法，他要堅持地服下去，專心一志地這樣服下去，堅固，那不是那麼隨便的。我們現在學的

佛法是正法，而且是學念佛特別法門，我們自己感覺到有時候還忘記念佛、還不那麼專心。你看人家外道，他堅固地服餌。「服餌」是什麼呢？「餌」是他吃的那些，特別選擇可以延長生命的食物，包括在山裏採的那些食物，還有一種可以作藥物的，這叫餌，「餌」主要是藥餌，有病治病，沒有病的，可以預防、可以保養，這一類的叫餌。「服」是服用，吃藥叫服藥。堅固服餌「而不休息」，就是對於服餌這種方法，用這個方法來修，他不放棄。後來「食道圓成」，「食道」就是吃的那些藥餌，逐漸逐漸的，經年累月地用那些來修，這個道，「食道」是吃藥物之道，也就是服餌之道，「圓成」是圓滿成就了。「名地行仙」，這個名字叫地行仙，所謂地行仙，他只能在陸地上行走。

為什麼只能在陸地上行走呢？這與他服餌有關係的，他這個服餌，與後面用草木那些有一點差別，他可以延年益壽，沒問題的。要離開那個地面可以，那就不是普通的，那要進一步，身體非常輕，他還沒到能夠升空的程度，身體輕飄飄的，能夠升空，不在地面上行走，還沒到這個工夫，所以叫作地行仙。第二類眾生修的方

法，我們看看：

堅固草木而不休息。藥道圓成。名飛行仙。

「堅固草木」，「堅固」這兩個字，跟上面一樣的，一方面想著要求自己色身一直存在下去，不要死，再就是運用草木這個藥物來修，使他一直活下去。堅固草木「而不休息」，上面講「遊於山林人不及處」，無論是中國、外國，高山的山林裏面，有很多植物可以吃的，所以那些修仙的人，在山裏面可以維持生存。這些草木，比如我們中藥裏，從山林採出的黃精、紫芝、松柏這些，都是修仙道的人可以用來吃的東西，還有其他我們不知道的，山林裏都會有的。這些草木，指我們中藥的藥材，就是《本草綱目》（藥典）裏，本草有草本、木本，那都是藥物，他服用草木這些藥品，而不休息，一直服下去。到了「藥道圓成」，吃這些草本、木本的藥，他就拿它當食物來用，圓滿成就，修成功了。「名飛行仙」，並不是從地面上飛到天空裏，還沒有到那種程度，身體很輕，走起路來，我們普通形容一個人「健步如飛」，他的步履非常輕，又輕又健，「健」是很快、很穩的，走起路來像飛一樣快，叫飛行

仙。

一個是地行仙、一個是飛行仙，前面講服餌，這裏講草木，有一點分別，根據蕩益祖師的講法，前面服餌，吃的食物有時候也吃草木這一類的，不能說沒有，他吃的食物可以用火煮熟了吃，跟我們普通人一樣，煮飯也好、炒菜也好，都用火把它煮熟了；後面堅固草木這一類的，他就不要煙火，普通講「不食人間煙火」，就是指這一類講的，比前面更進一步，他是煙火都不要了。時間久了，他身體就慢慢起了變化，跟我們普通人不同，我們身體多麼沉重，你想走路，一步就是一步，一步跨遠一點都不行，要過個大水溝，你跨還跨不過去。他既是能夠飛行，遇到很寬的大水溝，一跳就過去了，他有這種作用。總之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，整個身體變了，起了大變化。第三類：

堅固金石而不休息。化道圓成。名遊行仙。

這種人「堅固金石」，「金石」是什麼呢？就是採取那種原料，屬於金石這一類的，他煉丹，丹砂這一類的，煉了這個之後，他來吃那個丹，金石是煉丹用的。他

長期這麼作，「而不休息」，最後「化道圓成，名遊行仙」，「化」就兩方面來講：一方面煉丹，長期服用丹這個藥，自己身體起了變化，普通講「脫胎換骨」，自己身體脫胎換骨，化成仙人了；另外可以化外界的這些東西。一個化自己本身、一個化外物，外物是什麼呢？可以點石成金、可以移山倒海，這都是化外在的境界。這一類的化道，這個成就之後，他叫作遊行仙，他自己可以飛行自在了。他比前面的飛行仙又高一層了，他能夠飛行，自由在地到處遊戲人間。一方面本身脫胎換骨了，當然壽命可以延長很久，既然可以點石成金，遇到窮人缺乏錢財，他可以變化很多錢財，可以救濟貧窮，這也不錯的，他可以到處遊戲人間，叫遊行仙。下面第四類：
堅固動止而不休息。氣精圓成。名空行仙。

「堅固動止，而不休息」，「動」是用一種方法來調身體上的氣體，等於我們現在一般人講的用氣功，他這是運氣來調養身體，這叫「動止」。這種方法一直連續在作，「氣精圓成」，他能夠運氣調養身體，什麼時候作什麼樣的調養，使身體的精、氣、神都能夠達到最好。不像我們普通人，我們普通人的行為、日常的作息起居是

亂的。他那個調養得非常有序，最有規律，因此調到最後，身體的精、氣、神，由調精然後還到氣體，再由練氣體養他的神，最後再由神歸入到更抽象的那種境界。氣、精到了神化的那種境界，就圓成了，這個時候「名空行仙」，他可以騰升到空中。氣精的「精」，修仙的人非常注重的，他為什麼能修成功呢？我們普通人就辦不到，人人都是在家庭裏，怎麼辦得到？普通人能夠作到不邪淫，就不錯了。他這種修仙的，實際上等於出家一樣，他不要家室，他的精能夠一天一天養，到了最精粹的，由精化成氣，由氣再化為神，有這種工夫。再下面是第五類：

堅固津液而不休息。潤德圓成。名天行仙。

「津液」是什麼呢？一般懂得保養身體的時候，我們口裏的津液（口水）不要隨便吐掉，它對於養身體很重要，這在道家講是玉液，玉就是當金玉那樣寶貴。這個堅固「而不休息」，這樣養成成功的時候，當然他有一定的方法。身體以內的，我們人身等於一個小宇宙一樣的，宇宙天地間，水、火這兩者要調和得非常完善。我們人身之中，要想這個身體能夠延年益壽、能夠健康，水、火要調和得非常平衡，

水也不能多，火也不能超過水，所以在《易經》裏，最好的一卦叫作水火既濟，水、火維持得非常適當的那種境界。他這個方法，「堅固津液」就是把身體的水、火這兩種重大的要素調和得非常和諧，這就有一種「潤德」了，「圓成」，圓滿成就了，「名天行仙」，就是一種天行仙。可以像中國人講的「馮虛御風」，「馮虛」就是憑著虛，我們一般人坐飛機，還要憑著飛機，不憑飛機，你還飛不到天空，他不需要，就憑著虛空，就能到天空裏面去，這叫天行仙。

潤德的「德」怎麼潤成功呢？他除了自己的身體水、火能夠調養得很和諧，在心理方面，他要跟天地自然能夠相配合，天地自然就是整體的，我們普通人看不出來，有道的人看，天地就非常和諧的，天地四時，春夏秋冬、地怎麼轉動，都是那樣安定地在那裏運轉。他就是要修養，配合自然這樣修養。這樣修養，天地之大德衍生，天地的德就是使萬物各遂其生，這裏雖然沒有像佛家講要戒殺生，但他也是於萬物無害的，不傷害萬物，這就培養德。下面第六類：

堅固精色而不休息。吸粹圓成。名通行仙。

這類修仙的人，他是「堅固精色」，怎麼堅固精色呢？就是持續地吸收日月的精華。在白天，早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，他吸收太陽的精華，他住在山林裏面，空氣最好，夜間就吸收月亮的精華，「精」是日精月華，「色」是山上的雲霞，籠罩在山上那種雲氣的霞色。他就長期地吸收這種「而不休息」，「吸粹圓成」，把日精月華，以及山林裏非常好的雲霞吸收過來以後，變成非常粹，精粹圓成了，「名通行仙」，「通」是可以到了五通仙人的地位。下面第七類是咒語：

堅固呪禁而不休息。術法圓成。名道行仙。

「呪」是念咒，「禁」是禁止那些事情不能作的，跟持戒差不多，但是他的持戒跟我們佛法不一樣，我們佛法的戒是正法，他有些不合理的戒，這是禁，「呪」就是一般畫符念咒的，就像道家，我們中國很多，大家知道的，印度也有。他這樣不休息，「術法圓成，名道行仙」，這種畫符念咒，這種咒法修到最好，可以移山倒海，那真是有這個工夫，這是術法。有這種術法，所以叫道行仙，他成就這種道，這種法術完成，他對人有利的，他不會害人，人家如果需要什麼法術，他就用他的法術

來幫助人家，解決問題，他有道的。第八類：

堅固思念而不休息。思憶圓成。名照行仙。

「思念」指練這個精，把身體的精華練成氣，再由氣轉變成純粹的神，精、氣、神，精、氣這兩者還是有形體的，變成神的時候，就是更高的層次，那就指的思念。把有形色的昇華到純粹精神那方面，用這個方法而不休息，所以「思憶圓成」。「思憶」是他在用工夫的時候，把思想集中，完全守住那種，等於我們修定功一樣的，他的心理是雜念集中集中，專心一志地在那裏修成。比如他想到精氣神，神從身體的頂門出去，然後再存著這些東西，可以出竅的。這種修成功，「名照行仙」，照行仙可以得到通，「照」是可以互相照應了，也就是他可以得到他心通、也可以得宿命通。久而久之，思憶能夠成就的時候，可以出神入化的，本身的精氣神可以自由地出入，互相交通，得到大自在。有形的與精神的，互相照應，自己跟他人，所謂得他心通，也互相能夠照應，這叫照行仙。第九類：

堅固交遘而不休息。感應圓成。名精行仙。

「交邁」一般指什麼？比如《易經》裏講「男女邁精，萬物化生」，這是中國聖人講的，這是比喻的話，有些修道的人就誤用了，誤用「男女邁精，萬物化生」，發展成採陰補陽，那完全是誤解。這個「堅固交邁」是人的身體不論男的、女的，男子的身體有陰有陽，女子的身體也有陰有陽，這個陽代表火、這個陰代表水，水火要調和得最好。這裏拿卦來講，身體上的腎臟屬於水的，代表坎卦，心臟屬於火的，代表離卦，這都是比喻話。意思就是水、火這兩者，發生互相交涉，拿現在講衛生來講，就是身體的水、火這兩者能夠不要發生障礙，只要發生障礙，身體就會發生毛病。一直把水、火調劑得運轉非常自然融合，一直這樣輪轉下去，叫水火既濟，這叫堅固交邁。叫水火交邁得這樣不休息，「感應圓成，名精行仙」，把身上的精華完全昇華，成為仙家。最後是絕行仙：

堅固變化而不休息。覺悟圓成。名絕行仙。

把這種變化，就是要懂得自然以及他心裏種種變化的道理，都要研究，研究之後，順乎這一切變化，在那裏修持。他「覺悟」了，但這個覺悟不是佛法的覺悟，

他對於自然的這些理，懂得一部分，這時候「圓成」了，「名絕行仙」。絕行仙可以怎麼作呢？他既然懂得原理了，他可以運用原理，可以改變自然界的狀況，甚至於天地四時，他可以運用一股他的能力，可以改變。絕行仙比前面都要高，他可以改變一切的。到了這種程度，釋迦牟尼佛作結論了：

阿難。是等皆於人中鍊心。不修正覺。別得生理。壽千萬歲。休止深山。或大海島。絕於人境。斯亦輪迴妄想流轉。不修三昧。報盡還來。散入諸趣。

這十種仙人修成功，怎麼樣呢？釋迦牟尼佛說：「阿難」，「是等」就指上面十種仙人，「皆於人中鍊心」，都在人道之中，換句話，他長的形體跟我們人是一樣的，鍊心的「心」不是指我們真如本性的真心，他是鍊神識，就是妄心，前面講妄念，就是妄心，他鍊這個。「不修正覺」，他不知道修這個，明心見性他不知道。「別得生理」，「別」是另外的，在正法以外，得了這些可以延生，延長他的生命這些道理，「壽千萬歲」，他的壽命可以有千萬歲，不錯啦。他的環境是「休止深山」，他在深

山裏，「或大海島」，或者在大海的海島上，「絕於人境」，他雖然是人的身體，是在人道，可是跟我們普通人不在一起，絕於人境。「斯亦輪迴」，這些仙人也在輪迴之內，「妄想」就是前面開頭講的，想長生不老那種妄念，「流轉」，他還是在六道輪迴裏流轉，就是妄想，有這個妄想就流轉、就輪迴，那還得了。主要的毛病就是他「不修三昧」，不知道修正定，「報盡還來」，他修成功了，修到神仙了，一直到最後，他可以修到絕行仙，那不得了，這個是他的報，修成功是他的報，報盡了以後還來。他怎麼呢？還來「散入諸趣」，又到那一道，六道裏來來回回，又到那一道輪轉了。

以上這一大段，我們明瞭之後，要把這個意思記得，今日之下，我們學佛的人，我們念佛，想有什麼好現象，看見人家修的工夫，他有什麼樣的工夫了，他那個再好，還比不上這十種仙人。這十種仙人甚至可以得了五神通，五通都能得到，今日之下，我們在台灣這些外道，得了幾通？一通也不通，他嘴裏說說有什麼工夫，那不算數的。就算得了五神通，你看，還在輪迴之內。我們要明瞭修道是要正覺，就

拿我們念佛來講，我一念佛就要見到佛像，你這就是煩惱。念佛念到心裏清清淨淨的，貪瞋癡慢疑的心理不要動，不要起現行，你這就是好工夫，工夫就好。知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麼重要，心裏就一心求往生，心定了以後，你隨時心就定在這上面，其他一切，都不要求別的，這才能往生。假若今天這個好，我跑去修這個，那個好，我跟著學那個，你心裏就亂了，那怎麼能夠成就往生呢？

第二四九講

阿難。諸世間人。不求常住。未能捨諸妻妾恩愛。

經文講這個以後，讓我們了解，成為神仙已經不容易，要想修行，生到天上，比成神仙還要難。雖是這麼難，生到天上以後，還是在六道以內，到了天上，壽命完了以後，又回到六道裏的各道，來回地轉。前面講修神仙，往下講修天道，以這種修持的工夫，用在修心法、修正道方面，那一定能夠成就的。我們研究這兩段，應該有這麼一個認識。

看經文：「阿難」，釋迦牟尼佛在講天道之前，先叫阿難的名字說「諸世間人，不求常住」，「諸世間人」是六道以內的，我們人道眾生就是世間人，「不求常住」是什麼呢？什麼是常住？我們世間沒有那一個法是常住的，生生滅滅，任何一個法都是無常的，「不求常住」，要了解「常住」，只有真如本性才是常住，講「世間人不求常住」，因為他不了解人人都有常住法（就是真如本性），他了解就不知道求。「未能捨諸妻妾恩愛」，因為不知道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不生不滅、是常住的，

他不明瞭，所以不知道求法，因此他就未能捨諸妻妾的恩愛，「妻」是自己元配的夫人，「妾」呢，在古時候，印度也好、中國也好，其他各國都是如此，不像現在是一夫一妻制，那時候允許妻之外有妾，未能捨棄，沒有捨棄妻妾的恩愛。

為什麼不求常住、未能捨諸妻妾恩愛呢？他不求常住，就不知道求真理，也就不知道明心見性，因此他就只能求世間那些生滅法。世間的生滅法不會超過這幾個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或者講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這些境界，就在這方面去追求了，他所以這樣的話，未能捨棄這方面。講到財色名食睡，貪財的求財、好名的求名，還有很多，這裏為什麼單獨提出妻妾的恩愛呢？就了生死以至於成佛這個意義來講，捨棄妻妾恩愛是最根本的一個法，因為這是生死的根本。眾生所以在六道裏面來回，生死流轉出不去，就是在這上面不能夠放棄，所以單獨在這裏提出這一點來。講正法、修正道的話，就必須放棄這個，但是他不了解常住，不求常住，所以他放不下這個，生死根本他放不下。

從這裏開始講天道，天道有三層境界——第一個是欲界、欲界以上是色界、色界

以上是無色界，這叫三界。這是講欲界，什麼叫欲界呢？欲界是他還有欲望，雖然在天上，跟我們人道眾生大致還相同的，有三種大欲望：一是男女色情的欲望；再是飲食的欲望，要吃好的東西；還有睡眠的欲望。有這三種欲望，所以叫欲界天。雖然還有這三種欲望，要想生到欲界天，也要有一定的修行方法，在人間修天道，必須守住五戒，已經成為佛教徒，當然要守五戒。就一般來講，比如以中國文化來講，要學作人的基本道德修養，具備人的風格叫人格，中國文化講人格，必須要有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這五種。仁是仁慈；義是作的事情合乎正義，那才叫義；禮是禮樂的禮，人與人之間要守住禮的分寸；智是要用智慧、要用理智；信是信用，這是構成人格的基本因素。這五個人格的基本要素，正好合乎佛教徒受五戒，一致的修養，因此在人道之中修，要想生天的話，在印度那時候修這個，要具備這五種基本的修養。再就是要修十種善業，佛經裏有《十善業道經》，雖然在印度那個時候，學佛的弟子都知道要學十善，就一般不學佛的人講，他要學生到天上，他的行為也自然的，他所修持的方面也要合乎十種善業。修五戒十善，是生到欲界天修的一個基本法門。

下面講六層欲界天，生到那一層天，應該具備的條件，經文一條一條地看：

於邪淫中。心不流逸。澄瑩生明。命終之後。鄰於日月。如是一類。名四天王天。

「於邪淫中，心不流逸」，修行要想生到天道，佛教徒當然要守戒，不是佛教徒的話，他要學作人的人格，人格健全才能生到天上去，所謂人格健全，他要戒邪淫。前面那幾句話講「未能捨諸妻妾恩愛」，妻妾是正淫，就一般人來講，結了婚以後，夫婦是正當的，邪淫是夫妻以外的，無論是丈夫或是妻子，如果跟第三者另外發生淫欲的事情，就是邪淫。這裏講的，要想修成到天道，他對於邪淫，「心不流逸」，「流逸」是心在流動，就作丈夫的來講，他看見自己妻子以外的其他女色，或者就作妻子來講，看見丈夫以外的其他男子，認為很好，心裏在動了，動了心就是流逸。他「於邪淫中，心不流逸」，不動心，這就不錯，不犯邪淫。「澄瑩生明」，因為心不流逸，所以他的心，包括他的身體、心理，「澄」是澄清，「瑩」就像玉石一樣，很清潔的，在心地來講，就發生光明了。這種光明，當然不是講我們心性發出來的

光明，沒到那個程度，他能夠心不流逸，就能有這種好現象。他在人間有這種修養的時候，「命終之後」，在人道的壽命終了以後，他就生到天上了。生到天上，他在什麼環境呢？「鄰於日月」，「日月」是指的日月宮，在須彌山，跟日月宮作鄰居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四天王天」，像這一類的眾生，生到這種與日月為鄰的境界，就是四王天。

四王天是在什麼地方？先講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以小世界作基礎，一個小世界是以須彌山作一個中心，然後逐漸往外擴展，這個四王天就在須彌山的中間，就是須彌山腰，等於在我們人身體的半中（半身、腰間）這一部分，它在須彌山腰的。這個日月也是繞著須彌山，環繞地來回，因此他就以日月為宮。

要生到忉利天，他在人間要具備什麼樣的修養呢？就在婬欲這方面來講，不是別的不講，別的也講，不過這個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看經文：

於己妻房。婬愛微薄。於淨居時。不得全味。命終之後。超日月明。居人間頂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。

「於己妻房」，對於自己正式結婚的妻子，「妻房」就是妻子，「婬愛微薄」，在婬欲這方面很微薄、很淡薄。「於淨居時，不得全味」，他在清淨獨居的時候，就是沒有跟自己的妻子同房，自己單獨獨居的時候，有時候他又想到跟妻子同房的這種念頭，所以不得全味，「全味」是完全清淨的，他又摻雜了一些婬欲之念在當中，是這麼一個情況。這樣「命終之後，超日月明」，他在人間壽命終了，然後超日月明。日、月是我們人間少不了的，我們凡夫眾生藉著日、月的光明，給我們照明，照明這個世間。本來無論在六道裏那一道任何眾生，本身都有光明的，不過凡夫眾生本身的光明被煩惱種種的這些障礙，把它遮蔽起來了，自身的光明發不出來，所以需要日、月來照明。修到這個天上的人，他因為對婬欲非常微薄，雖然在淨居的時候，還不那麼純粹，可是到命終之後，他就能夠超日月之明，太陽的光明、月亮的光明，他都超過了，他本身的光明，天人本身都有光明的，這個光明超過日月。「居人間頂」，就是生到須彌山的山頂上，那就是說超過我們人間很遠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忉利天」，這一類的眾生，生到這個天上，叫忉利天。

忉利天的壽命有一千歲，前面四王天五百歲，這是加一倍。一千歲的計算方法，我們人間一百年，在忉利天是一晝夜，我們人間一百年，在他那裏是一天的時間。這樣算起來，各位可以算算，他那個一千歲，相當我們人間三十六萬年，可想而知，這個壽命是多麼長。「忉利天」是梵文，印度古代文字的一個名詞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，忉利天就是「三十三天」，三十三天怎麼計算法呢？這一層天在須彌山的山頂，須彌山頂的四方，每一方有八個天，四八三十二，還有一層天在中間，在中央這一天是帝釋所居的，帝釋所居的天在中央，合起來叫三十三天。再往上看：**逢欲暫交。去無思憶。於人間世。動少靜多。命終之後。於虛空中。朗然安住。日月光明。上照不及。是諸人等自有光明。如是一類名須燄摩天。**

這一類的人道眾生，他在人間修行的時候，在色欲這方面，「逢欲暫交」，他這方面非常淺薄，沒有欲境現前的時候，他沒有思想，有欲境現前的時候，很短暫地交遘一下。完了之後，事後「去無思憶」，這個境界過去以後，也沒有思憶，心裏

也沒有這個念頭。所以他「於人間世，動少靜多」，「動」是欲念動，欲念動怎麼少呢？針對上面第一句「逢欲暫交」，「動少」就是一個短暫的時間，「去無思憶」，去了以後，念頭就沒有了，不在那上頭了，「靜多」，「靜」是清淨的，這就很難得了。這種眾生動少靜多，他「命終之後，於虛空中，朗然安住」，他能夠超過須彌山，前面講忉利天在須彌山頂，現在是超過須彌山，在虛空之中，朗然安住。在虛空中，怎麼朗然安住呢？根據古人的注解，古人注解也是根據其他的經講的，這層天雖然是在虛空之中，他的宮殿、一切建築，都為風能所持，「風」是一種氣體——風氣，以它來保持的。這就等於我們現在坐飛機，飛機怎麼能夠在空中飛來飛去？它是藉著風的力量，鼓動風的力量，也是一種風能。他在虛空之中，這層天的宮殿、房舍，由風能在那裏維持住，所以在虛空中「朗然」，就像我們看地面上，雖然距離我們人間那麼遠，我們看不到，在他那裏看得很明顯，存在那裏，朗然安住。這個天上，「日月光明，上照不及」，我們人間看見太陽、月亮，這些光明照得很明的，可是到這個天上，照不到了，他不需要日月之光了。為什麼他不需要日月的光明呢？「是諸人等自有光明」，生到這個天上所有的人，他自己就有光明，他本身就能發出光

明來，所以不需要日月光。「如是一類，名須燄摩天」，這一類眾生，生到這個天上，名字叫什麼呢？須燄摩天，「須」當善字講，善是好，叫善，或當妙字講，「燄摩」當時候講，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叫善時分天，「善時分」是好的時分。

什麼是好的時分？日月光明都照不到的地方，它不分晝夜，有光明就沒有夜間。這個時間，他有多少歲，怎麼算法呢？以花的開合，這個世界有蓮花，以蓮花開合來計算時間。「善時分」是隨時都能在那裏享受樂的事情，在欲界天，到這個天，歡樂的事情很多。比如我們人間享受的話，不是成天在那裏享受，沒有那回事，吃了多少辛苦，付出多少心力或是身體的勞力，然後換回來的報酬，才得了一點安樂的享受，很有限的。到了這個天上，不分晝夜，隨時要享樂就能享樂，這是善時分天的意思。這個天上的壽命，比前面又多了一倍，前面天上是一千歲，這個天上的壽命是二千歲，計算的方法也是加倍，我們人間兩百年，在這個天上是一天的時間。有興趣的話，自己算一算，兩百年為一天，算到兩千歲，這個壽命也夠長了。再來是兜率天：

一切時靜。有應觸來。未能違戾。命終之後。上升精微。不接下界。諸人天境。乃至劫壞。三災不及。如是一類。名兜率陀天。

要想生到這層天，他在人間修行的時候，比前面那個又高了，所以經文說：「一切時靜」，前面那層天是動少靜多，這是一切時候都在靜的那種狀況，他心裏很安靜地在那裏，沒有什麼欲念。但是「有應觸來，未能違戾」，「應」是相應的，「觸」是欲境，男女之欲的欲境，欲的境界一來，一相應的時候，「未能違戾」，「違」是把那個欲境排斥出去，就是違背的意思，「未能違戾」是有那種欲境來的時候，還不能完全把它排遣出去，還不夠那麼純粹。雖然不夠純粹，已經了不起了。所以「命終之後，上升精微，不接下界，諸人天境」，他在人間命終之後，上升到天上精微，講精微，這個環境非常精微，「精」是好到最精粹的，「微」指什麼呢？下面說三災（火災、水災、風災）都達不到這個地方，這叫微，上面的「精」字就是「不接下界，諸人天境」，「精微」這兩個字的意思，是從下面這幾句話顯示出來，下界的人天境界，他都跟那個不接，就是超過了。「乃至劫壞，三災不及」是什麼呢？到劫

壞的時候，有三種災難——火災、水災、風災，火災可以燒到初禪天，水災可以淹到二禪天，風災可以吹毀到第三禪天，非常厲害的。劫壞的時候有三種大災難，這個天還只是欲界天，怎麼能夠劫壞三災不及呢？因為在這一層天上，有一尊未來的當來下生彌勒尊佛，現在是彌勒菩薩，他在這層天上，住在內院，這層天有外院、有內院，彌勒菩薩就住在內院，他是補處菩薩，也就是等覺菩薩。他既是居住在內院裏邊，當然就在那裏說法，有時候也到外院來，替外院的天上眾生說法，平常就在內院說法，因為這個關係，所以三災都毀不了這一層天的內院、外院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兜率陀天」，這一類的眾生，生到這層天上，叫作兜率陀天。「兜率陀天」是印度文的名字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，叫作知足天，知是知道、足是滿足，生到這個天上的眾生（這些天人），他知道一切的樂趣，他知道足了。我們一般的眾生，最苦的是什麼呢？苦於不知足，得到了，還想得的愈多，愈多愈好，欲望無窮。他能夠知足，特別是在婬欲這方面，他能知足。他雖然「有應觸來，未能違戾」，這方面還免不了，可是非常淡薄，雖然未能違戾，他不像我們人間的婬欲那麼粗糙，

他相對一笑，就算是他的姪欲了，男女彼此對面一笑，如此而已，相互一笑，這是非常淡薄了，他能夠知足。欲望愈少，壽命愈長，這在經文裏可以看得出來，怎麼說呢？這裏講他一笑就成為姪欲的事情，前面比較重一點，兩人相對地握手，男女一握手就成了姪欲，一握手比一笑要重一點，所以前面的壽命兩千歲，這個壽命是四千歲。而他的四千歲怎麼算呢？我們人間四百年，他那裏是一天的時間，各位算算看，有多麼長的時間。再是第五層天，經文說：

我無欲心。應汝行事。於橫陳時。味如嚼蠟。命終之後。生越化地。如是一類。名樂變化天。

這叫化樂天，生在化樂天的時候，他在人間的修養要到「我無欲心」的這種境界。自己欲念心沒有，但是有外境來的時候，「應汝行事」，有外境來的時候，他免不了應付，自己不是主動的，應付行事。雖然如此，「於橫陳時，味如嚼蠟」，「橫陳時」就是同床的時候，他感覺味如嚼蠟，所謂「味」，我們一般吃東西，吃出道來的時候，覺得這個有好味道，他覺得沒有味道，「蠟」是什麼呢？把蜂巢裏的

蜜統統採下來，剩下的渣子叫作蠟，那個一點味道都沒有，叫味同嚼蠟。他在應付行事的時候，沒有什麼好的味道，這種人「命終之後，生越化地」，「越」是超越，超越下面四層天，他這層天就變化了，變化什麼呢？五欲都能變化出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樂變化天」，這一類眾生，他生到這個天上，叫樂變化天。

五欲之樂，他可以變化出來，在這個天上，他的欲樂，最重的是男女兩性看久一點，不必笑，笑是歡喜，發出喜愛心，不必互相一笑，兩人相對地多看一下，這就成就姪心了。這就更淡薄了，因此他的壽命比前面又加上一倍，他是八千歲，人間八百年，他是一天的時間。再來是第六層天：

無世間心。同世行事。於行事交。了然超越。命終之後。徧能出超化無化境。如是一類。名他化自在天。

這層天的人，他在人間修的時候，「無世間心」，就是沒有世間的飲食男女這種欲心。「同世行事」，同於世間的行事，雖然也有男女之事，「於行事交」，正在男女行事的時候，「了然超越」，就是沒有那種歡喜、欲望的念頭，了然究竟是沒有的。

這類眾生「命終之後，徧能出超化無化境」，他在人間命終之後，他能超出，超出什麼？下面那些天，都在他下面，「化無化境」，他自己不用變化，下面那層天變化給他享受。「如是一類，名他化自在天」，這一類眾生，生在這個天上，叫作他化自在天，由其他天上，下面的天上化出來，由他享受，自由自在在那裏享受。他的欲念，前面是看久一點，看得很熟——熟視，這是暫時地一看，就成為行淫的事情了，幾乎可以說沒有了。他的壽命是一萬六千歲，而計算的方法是：我們人間一千六百年，是他們的一晝夜。後面結論：

阿難。如是六天。形雖出動。心迹尚交。自此已還。名為欲界。

釋迦牟尼佛告訴「阿難」說：「如是六天」，就是前面講的六層天，「形雖出動，心迹尚交」，形式上超出人間閃動的境界，動是心理在動，六欲天在形式上是不動了。可是心迹尚交，迹相還有交媾的時候。這古人分辨一下，下面四層天心理與形式二者都發生交往，到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上面這兩層天，完全沒有心念了，對於欲望這種心念都沒有了。雖是沒有了，迹象還有一點點，這樣心迹尚交。「自此已

還，名為欲界」，從第六層天一直追溯到四王天統統叫作欲界天。

有一張講表，各位拿出來看看，就是第四十七表，講「六欲因緣」，生到欲界天，無論那一層天，他的因是要修十善業，緣有講修行的工夫，還要講禪定修持的力量，表自己看，前面經文都講過，一看就明瞭。四王天、忉利天心欲跟我們人間一樣，「四王忉利欲交抱」，「夜摩執手兜率天」，夜摩天一執手就行了，「化樂熟視他暫視」，化樂天熟視，他化自在天是暫視，「此是六天真快樂」。六欲天，看看他的因緣不容易，他還在欲界天，層次很低，主要原因是他不知道有本性，不求常住。我們既然知道我們都有真如本性，知道有這常住，而且有特別念佛法門，雖然用工夫沒有他工夫這麼高，這工夫了不起的，我們有相當工夫雖然沒有超過他，我們求生極樂世界沒問題，法一比較就知道。最重要是他不知道有真如本性，我們有正法在這裏，正知正見重要就知道，不管是初學者、修行多年，正知正見特別重要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七】

第二五〇講

阿難。世間一切所修心人。不假禪那。無有智慧。但能執身不行婬欲。若行若坐。想念俱無。愛染不生。無留欲界。是人應念身為梵侶。如是一類。名梵眾天。

剛才念的，是繼續上回講的六層欲界天，欲界天之後，現在開始講色界天。在開講之前，發了一張講表，就是四十八講表，為了我們研究經文，對於三界各層天重要的意義有個了解，我們先看表。四十八講表第一段講「三界九地」，三界九地右邊有個小注解，講到經文的時候再講，現在看三界九地下面每一行講的。

第一行是六欲天，就是已經講過的六層欲界天，第二行是初禪天，第三行是二禪天，第四行是三禪天，第五行是四禪天，後邊就是空無邊處地、識無邊處地、無所有處地、非想非非想處地。「三界九地」這個表是這麼說明的：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欲界是六層；色界講四禪天，是大略地分四種禪天；無色界就是空界，

也是四種。為什麼講九地呢？是另一種講法，九地是把欲界天算是一地，然後色界是四地，無色界又是四地，一共九地。欲界天叫「六欲天」，六欲天前面講過是六層，它併為一處地，叫「五趣雜居地」，五趣是從六欲天到六欲天以下，包括五種，五趣就是五道，一般講六道。為什麼這裏講五道呢？其中阿修羅這一道，併歸到天道裏，阿修羅除了在天道以外，人道、畜生道、鬼道也有，這是一種講法；有時候他單獨講一道，就是六道。五趣就是五道，五道的眾生雜居在這一地，就是六欲天。再說禪天，有四種禪天，初禪天再詳細分有三天，二禪也有三天，三禪又有三天，合起來九天；第四禪就有九天，它的九天特別，其中有五淨居天，學佛證到小乘三果，在五淨居天修證四果羅漢，五淨居天加上四禪本有的四天，合起來九天。四禪九天，前面三種禪天也是九天，二九一十八，禪天裏有十八天。再加上後邊的空界天——就是無色界天，空界第一層是空無邊處地、第二識無邊處地、第三無所有處地、最高是非想非非想處地，這完全是定，入了空定的那種名詞定義出來的。合起來有二十八天。下面的解釋，經文講到那裏，就可以看到，不多講了。

現在請看經文，剛才念的從初禪第一天開始，經文開始，釋迦牟尼佛叫「阿難」的名字說：「世間一切所修心人」，這個意思是說，在世間的凡夫，一切所修心的人。這裏講「修心人」，要稍微辨別一下：我們學佛，當然是萬法唯心，我們修的是心法，修心法首先要懂得真心在那裏，真心我們每個人都有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這個真如本性怎麼修法呢？本來成佛就是真心成佛，由於我們凡夫眾生迷惑顛倒，對於自己的真心迷了，不認得了，所以講修的時候，首先要將迷惑顛倒的迷破除，破除之後，確認我們自己有真心，這個真心是沒有生死、沒有生滅的，是萬德萬能的。所謂修心，首先要悟這個真心，悟了之後，就把我們原來迷惑顛倒那些無明煩惱，一層一層地把它破除掉。所謂修是什麼？修就是把障礙自己本性的那些東西修理掉，把它修掉。這是修心人，佛家的修心是這個意思。這裏講「一切所修心人」，真正懂得修心的方法，要悟自己有真心，然後殺盜婬妄、一切的惡業都不要作，過去所有的那些惡習氣，都要一天一天把它破除掉。沒有破除掉，首先要把它壓伏下去，不讓它起作用，工夫好，一天一天地壓，壓久了，它自自然然就破除了。

下面講「不假禪那，無有智慧」，這就要藉用禪那，「禪那」是靜慮，「禪那」是印度文的名字，翻成中文就是靜慮，靜慮就是要入禪定。這絕不是我們現在一提到禪，就以為是禪宗的禪，其實整個佛法，用工夫的時候，用正工夫都是禪，禪是要你入大定的。天台宗所講的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，雖然大定定在那裏，但是他心裏清清楚楚的，他有觀照的作用，這是禪。這裏講「所修心人，不假禪那」，「不假」是不假借，不用禪那，也就是他不懂得禪那。也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真有真心，因此用工夫的時候，他雖然也修四禪天，從初禪到四禪，也都是講禪定，但是這個禪定要分清楚，有有漏的禪定、無漏的禪定，懂得真心，他入的定是無漏的禪定，不懂真心的人，他雖然是入定，是有漏的禪定，分別在此。他「不假禪那」，他就不懂得佛家真正用的無漏的禪定，既是不假禪那，就是不懂得禪，因此他「無有智慧」。禪是入定，入定才有智慧，佛家講禪的時候，那一宗的正工夫都是禪，他不假禪那，不懂得用禪，因此就沒有智慧。

這很重要，一般凡夫不懂佛法，他固然沒有智慧，但是我們應該要懂，比如「禪

那」這兩個字譯成中文是靜慮，「靜」是天台宗講的止、「慮」是觀——止觀。止觀也不是天台宗一家之言，也不是它專有的法門，我們念佛也是止觀，只要一句佛號提起來，妄心不起作用的時候，妄念不起就是止，觀是什麼呢？佛號念得清清楚楚的，也就是觀，其他各宗的原則都是如此。我們這樣念佛的時候，當然我們的目的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工夫好，照樣能夠證果開智慧的，經文裏講「得一心不亂」，真正的一心不亂就是證果。我們在這個時代，要得一心不亂，沒有這樣好的工夫，只要伏得住，把迷惑顛倒的惑業伏得住，帶業往生就能成功，就能成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到極樂世界，一心不亂馬上就得、很快就得，原則還是一樣。

這裏講這個修行人「不假禪那，無有智慧」，那麼他怎麼修到禪天呢？他有一個所求的方法，「但能執身不行婬欲」，「但能」，他專門的，專門執一個，執著他的本身「不行婬欲」。一切凡夫不能了生死，所以在娑婆世界六道來回，這樣生死輪迴不停，最主要的就是婬欲——生死的根本。他能夠執身，執持、保持，守住他的本身，不去犯婬欲，這就不錯了。他這個不犯婬欲，跟我們佛家講戒婬是一樣的。那

為什麼他不犯婬欲，不能出三界？不能了生死？我們佛家戒婬欲，能了生死，而修淨土宗的在家人，沒有完全戒，只是戒邪婬，這是什麼道理？因為我們學佛法，懂得心法，知道要開發自己的真心。這特別法門，我們知道在人世間要斷婬不容易的，所以我們修特別法門，只要不邪婬，我們念佛雖然沒有得一心不亂，要得一心不亂一定要斷婬的，假使結了婚，有正婬，有夫妻關係，念佛念得好，可以帶業往生。雖然不斷婬，只是戒邪婬，所得的果比他得的果好，他不能出六道，我們能夠出六道。最重要的，他是心外求法，不知道向自己真心求，我們是懂得心法，我們所有的念佛人特別要知道，念佛人知道這個理，只要好好念，無論人家的工夫好到什麼程度，如果他明瞭這個理，那當然好，如果不明理的話，我們跟他學，就學壞了。

「執身不行婬欲」就是斷婬欲。除了斷婬欲，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無」，無論是有行動的時候，包括走路、一切的活動，叫作「行」，「坐」是身體在那裏休息，安坐在那裏，以這兩個字來代表，「行」是有行動的時候，「坐」是安靜休息的時候，「想念俱無」，都沒有想那些欲念。不但欲念沒有，古人注解是這樣的：行、坐的時

候，他用什麼工夫呢？他對於欲界這些欲，所謂欲界，就是有姪欲、睡眠、飲食三種欲，他覺得這是苦的根源，也是最粗淺的一種狀況，還障礙眾生，不能從這個環境裏超脫出來，所以他厭離欲界天，以及欲界天以下的這些，整個環境有這三個字——一個是苦、一個是粗、一個是障。苦是當下就感受到，就是欲界（包括人間這一切）都是苦的；粗，我們現在吃的也好、用的也好，我們覺得那一個很精緻，其實在這個修禪的人來看，都是非常粗劣不堪的；障呢，就因為這些粗劣的東西障礙了，不能超脫出來。因此他厭惡這三種——苦、粗、障。相對的，他欣（欣欣向榮的欣，就是希望、歡喜的意思）的是什麼呢？欲界以上清淨、微妙、能夠出離的，跟苦、粗、障是相對的。厭苦、粗、障，而喜歡得到那個很清淨、很微妙、能夠離得開的，離跟障礙的障是相反的，他一心一意，心心念念地修六行，把這六種事情放在心裏面，其他的念頭「想念俱無」，不起其他的念。因此「愛染不生」，「愛染」就指那些，最主要的姪欲不會發生了。他用這個工夫，同時也斷姪欲，工夫到這種程度，因為他修的這個禪，不懂得自己的心性，不能夠明心見性，所以只能夠以有漏的禪，他沒辦法了解無漏禪。沒有無漏禪，只能把欲界這些惑（迷惑的惑）能夠伏得住。伏得

住什麼呢？比如貪瞋癡慢疑，有這些惑，不讓這些惑起現行，這叫伏得住，這就不錯了。這就是愛染不生，「不生」就是使那些迷惑不起現行而已。憑這樣的工夫，「無留欲界」，他就可以不生在欲界了，他可以離開欲界。

「是人應念身為梵侶」，「是人」指修這種禪定的人，「應念」是一念相應的時候，與他初禪的定，與這個禪定相應的時候，他本身就是個梵侶。「梵」是印度文的一個字，翻成中文就是清淨的意思，「侶」是伴侶，是一個伴，他是清淨的人，清淨的一類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梵眾天」，像這一類修禪定的人，生到這個天上去，名叫梵眾天，「眾」是眾人、民眾的意思，在梵眾天上，他是作這一天的民眾。在梵眾天這個天上的人，當然是化生的，在人間修禪定，學成了，壽命終了，一念相應，就化生到這個天上去。他生到天上，雖然是這個天上的民眾，他跟我們人間的人可就大不相同，我們人間的人民不必說，就是古代的大皇帝，那個權威多麼大，他也不能跟這個天上的人相比。像古代的秦始皇，那多能幹，統一天下之後，他發現自己活不了多久，想長生不老，結果還是不行，還是要死的。生到這個天上去，壽命

有多少呢？二十個小劫，這比前面的六欲天，又差得太多了。前面比如他化自在天，欲界第六層天，他是一萬六千歲，一萬六千歲的計算方法，我們人間一千六百年，在他那裏算是一晝夜，算算看，我們中國是五千年的歷史，在現在這個地球上來講，有五千年的歷史，這個民族沒有斷絕的，大概只有我們中國了，其他的古老民族也有，但是很多亡了國，亡國以後，那個文化早就沒有了，只有中國如此。雖然講五千年，你看，那個六欲天，一晝夜是一千六百年，五千年的歷史，在那裏不過是兩三天而已，那看起來很長了。可是到了禪天，你看初禪天二十小劫。

二十小劫怎麼計算法？先看一個小劫，平均的人壽十歲，一百年增加一歲，這樣增加到八萬四千歲，從平均十歲，一百年增加一歲，增加到人的壽命八萬四千歲，是增上去的，由八萬四千歲，再每一百年減一歲，又減回來，減到人壽十歲，這一增一減，整個算起來，叫作一小劫。生到這個天上的壽命，他雖然只是這個天上的民眾，比秦始皇高明太多了，享受太多了。秦始皇不過幾十年而已，他這是二十小劫，各位算算看。雖是得來壽命這麼長，再上去的天，一層一層的，比這個還長得

多，不過再怎麼長，壽命完了之後，還是在六道裏輪迴，始終出不去的，這要了解。我們看下面的經文：

欲習既除。離欲心現。於諸律儀。愛樂隨順。是人應時能行梵德。如是一類。名梵輔天。

「欲習既除，離欲心現」，這是初禪天，初禪天已經把欲界婬欲的習氣除掉了，離開婬欲的心，那是清淨的心，離了欲以後，清淨的心顯現出來了。「於諸律儀，愛樂隨順」，他對於諸律儀，守戒律。「愛樂隨順」，「愛」是愛好，「樂」讀勒，不讀要，讀要跟好是一個意思，上面的愛就是愛好了，樂比好還要深一層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，「愛樂」這兩個字合起來講就是發生歡喜心。「隨順」是能夠隨順諸律儀，「諸律儀」是各種戒律，隨順戒律，這就能夠得到身體、心理一切輕鬆自在，這叫作輕安，這是愛樂隨順。到了這個梵天，就有梵天的那種律儀，守住那個清淨的戒律，而有愛樂隨順，就是到了非常自然的那種程度，一點勉強都沒有了。

祖師有個注解：這叫定共戒。定是入禪定，禪定之中，與禪定相共、共同的戒，

這個定共戒指的在禪天，修這個禪定的時候，這個戒與禪天的禪定合起來的，「共」就是合起來，一方面修這個禪定、一方面守梵天的戒律，這叫定共戒。這個定共戒比較淺一點，因為無論是初禪、二禪，這都是有漏的，不是無漏的，有漏的還是世間的禪定，他這個定與戒，定既是有漏的，戒也是有漏的。還有一種戒是道共戒（道是修道的道），道共戒是什麼呢？正式學佛的人，他持戒，當然不單持戒，他還用正工夫，修行正工夫，修到見道位，見道了，就是證到自己本性了。到了見道位的時候，那個戒律自然地跟那個道相合的，有這個道，自自然然的，戒守的不會失，這叫道共戒。道共戒是證果的，真正見到自己的道了，那是無漏的，道是無漏的，戒也是無漏的。在這裏講的是定共戒，是有漏的，雖是有漏，這也了不起了。祖師這樣注解，讓我們學佛的人了解，你守戒，從戒的事實上來看，你守得怎麼樣清淨，你不明瞭大道、不明瞭自己有真心，那都是有漏的，不究竟。

「是人應時能行梵德」，修這樣的禪定，加上諸律儀，行到非常自然的工夫，他能行梵德，「梵德」是清淨的德，梵天是非常清淨的，身口意三業都是清淨的，他

能夠行，時時都能夠行。「如是一類，名梵輔天」，修這一類禪定的人，他生到這個天上去，叫作梵輔天。「輔」是輔助的意思，我們人間過去的皇帝，他有宰輔，宰輔就是宰相，「宰」指皇帝本人，他能夠主宰一切，宰相或者宰輔，是幫助這個宰的，梵輔天後邊有梵王，他這個輔，是幫助梵王來管理前面那個梵眾，管理人民的。生到這個天叫梵輔天，他生到這個天上，輔助梵王，梵王能行梵天那種清淨的德，他一方面自己行，一方面幫助梵王來教化所有的梵眾。下面第三：

身心妙圓。威儀不缺。清淨禁戒。加以明悟。是人應時能統梵眾。為大梵王。如是一類。名大梵天。

「身心妙圓，威儀不缺」，指前面的梵輔天，講那個程度，梵輔天到了的程度。「清淨禁戒」講大梵天，講這一天具備的條件。由於梵輔天的身體、心理都到了既微妙又圓滿，到那種地步，同時威儀不缺，維持律儀，到了大梵天，「清淨禁戒，加以明悟」，除了清淨禁戒，三業都那麼清淨，還要開智慧，「加以明悟」是什麼呢？要開發智慧，「明悟」就是悟，無論學佛法、學世間的學問，都要有悟性，悟是要

悟那個道理。在這個天上，他守淨戒也比前面要來得深入，要超過他，同時他又有了悟，一悟的時候，他的聰明智慧比下面又多，他開悟了。「是人應時能統梵眾」，他具備了這樣的修持，他能夠統梵眾，「統」是如同總統一樣的，他能夠統理梵天的那些，前面那個梵眾天，他能夠統理他，包括教化、管理，都由他來作的，「為大梵王」，作大梵天的王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大梵天」，這一類的叫作大梵天。

這個梵天，梵眾天的壽命是二十小劫，梵輔天的壽命四十小劫，加一倍，大梵天六十小劫，壽命更長了。根據古人注解：大梵天的大梵王，壽命有這麼長，一個時劫的劫初，開始的時候，他就先到這個天上來，劫剛剛成的時候先來，到了後來劫快完的時候，劫末的時候，如同世界末日的時候，他後去，他是先來後去的，因此印度有些外道就認為：這個大梵天王，是能夠創造萬物的造物主，一切的人、物都是由他造出來的。由於他來是在劫初，開始剛成的時候，劫壞的時候，一般眾生都沒有了，他還在最後，所以外道看不出來，認為他是常的。有斷、有常這兩種見解，認為這個大梵天是永恆的，永恆存在的，就求到這個天上，拜他為造物主，

他不了解，才有這個誤會。我們學佛，這個情況都要了解，在印度，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，甚至釋迦牟尼佛八相成道之前，就有那些外道，現在這個世界上，那些外道的徒子徒孫多得很。他隨便顯示出來一點小能力，我們不在這些地方辨別，學佛學著學著，很容易就跟外道走了，這個要特別注意。最後這幾句話是初禪天的一個結論：

阿難。此三勝流。一切苦惱所不能逼。雖非正修真三摩地。清淨心中。諸漏不動。名為初禪。

釋迦牟尼佛叫「阿難」的名字說：「此三勝流」，這三天的勝流，「勝」是超過，無論是身體、心理所享受的，都勝過欲界天，所以叫三勝流。怎麼勝流呢？「一切苦惱所不能逼」，欲界天以及欲界天以下的這些眾生，八苦交加，這八苦大家都知道——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，這多苦。在這裏，這些苦惱不能逼，「苦」是逼迫性，他這裏的苦，沒有逼迫性了。「雖非正修真三摩地」，雖然他不是真正修真三摩地，「真三摩地」是無漏的大定，也就是楞嚴大定，他不

知道這個定，所以他修的禪定不是真正修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大定。可是他的「清淨心中，諸漏不動」，他因為守清淨的戒，又開智慧，他的清淨心中，「諸漏」就是那些煩惱，都不動了，「不動」就不起現行了，就是伏得住那些惑了，「名為初禪」，這叫初禪。

初禪三天，整個說起來，就九地來講，它是「離生喜樂地」，「離」是離開欲界那個惡劣的環境，他不在那裏，可以離開了。離生喜樂地，這初禪三天能得到歡喜、種種樂趣，所以叫離生喜樂地。清淨心中，諸漏雖然不動，看起來好像煩惱都能伏得住，我們念佛當然也要如此，最低限度要能伏得住，他能伏，我們也能伏。同樣能夠伏，他是在初禪地位，看起來比我們人間要高得多，然而他不能了生死，我們能夠往生，就能了生死。不同的是在什麼地方呢？這還是就特別法門來講，如果就普通法門來講，他在初禪，到了劫火的時候，有三災——火災、水災、風災，他還免不了火災。為什麼免不了火災呢？雖然是諸漏不動，要知道，真正佛家修道，不要著相，對於假的色身，《金剛經》講得多麼清楚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不要著

相。從初禪到四禪，他雖然欲是沒有了，能夠伏得住了，相他還著，還著相呢。這一點點分別要清楚。那要問：我們念佛的人，念佛不是也著相嗎？不錯。我們念佛是著相，我們著的是佛相，而且這是一種過渡時期，我們藉著佛相，我們到極樂世界，到極樂世界還是不要著相。到極樂世界，最後成佛的時候，那是常寂光淨土，那也是沒有相的。

第二五一講

阿難。其次梵天統攝梵人。圓滿梵行。澄心不動。寂湛生光。如是一類。名少光天。

我們現在正式研究四禪天之中的第二禪天，初禪天上回研究過了，現在講第二禪天。一開頭，釋迦牟尼佛叫著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：「其次梵天」，「次梵天」就是第二禪天，「統攝梵人，圓滿梵行」，這三句指在初禪天那種禪定的工夫到了初禪天圓滿的境界，才登上第二禪天。初禪天有三天，到了二禪天也有三天——第一少光天、第二無量光天、第三光音天，現在講少光天。「統攝梵人，圓滿梵行」指梵天，原來在初禪天，初禪天有梵王，他在初禪作梵王的時候，既是王，當然管理梵天的人民，這叫統攝，「統」如同我們人間的總統，是這樣的意思，「攝」是包含，「統攝」就是把他下面那個天所有的梵眾、梵輔，都由他來統理，自己是統攝梵人。「圓滿梵行」，他跟梵眾天、梵輔天有些不同的，比如說梵眾天憑著守戒的工夫，可以生到那個天上，當然十善業必須要修的，除了修十善業，到了初禪的梵眾天，要

憑戒律守得很清白；到了梵輔天，是管理的，幫助梵王的人，他除了戒以外，還要
有定工夫，守戒守得更深一層，那就有定工夫，這是前面那兩種。到了大梵天，他
還要加上智慧，戒、定加上智慧，為什麼呢？他既是管理天眾、天輔，他當然有相
當的能力，這種能力叫智慧，所以戒、定、慧三者都具備，這樣才能圓滿梵行。不
過這裏所講的智慧，跟佛家的開智慧不是一樣的，比如我們人間，在古時候的帝王，
他是個明君，他的政治辦得好，當然也有智慧，這個智慧跟佛家從真如本性開的智
慧，當然不能完全一致的，這要分清楚。這幾句是講這一天的境界。

「澄心不動，寂湛生光」，「澄心」就像水澄下來、靜下來，把心比作水一樣。
我們凡天眾生，心的水隨時波動，沒有定下來的時候，修到梵天，尤其到了第二禪
天，第二禪天的第一天，當然他在那裏澄定下來，「澄心不動」，心水不搖動。久而
久之，「寂湛生光」，「寂」是靜止的狀態，「湛」是很清楚的，寂湛生出的光。雖然
是光，但是還不夠殊勝，還比不上比他上一層的那種光。「如是一類」，因此這一類
的天人，「名少光天」，光是有，但是少，「少」是什麼呢？比如一個人還是少年一

樣，他一切還不夠具足。

從少光、無量光，到光音，都叫作光天，為什麼叫光天呢？他們照例的，都要修定工夫，定中就發光。根據古人注解，因為在這個天上，不常用言語說話，彼此要交換意見的時候，就發光來表示，因此叫光天，光有淺的、有深的，所以分成三層天。比這個更高一層境界，下面說：

光光相然。照耀無盡。映十方界。徧成瑠璃。如是一類。名無量光天。

這層天跟前面比，前面是少光天，這是「光光相然」，彼此的光就多了，多是以以前增加，相然的「然」是比喻話，「光」如同火光一樣，「然」是燃燒。古時候就是這個然字，我們現在學的，在左邊加個火字邊——燃，在經典裏就是這個「然」，下面四點就是火。「相然」是比喻的話，光多起來，火光互相在那裏引發，這種光相然的光，「照耀無盡」，一直在那裏互相照的時候，找不到一個窮盡的狀況。我們看人間的日光、月光，都是有盡的，日光照到這裏，另外一個地方也許照不到，也許天上有一片雲出來，把日光遮起來了，月光也是如此。而且這個日光、月光，

都是從外面照過來的，他這裏有自己的身光，本身發出的光，這個光沒有任何東西把它障礙起來，所以照耀無盡。以至於「映十方界」，十方世界都照耀，「徧成瑠璃」，「瑠璃」是身體以外的環境，十方世界徧地有無盡的光在照，十方世界都成為一片瑠璃的世界。這個境界就隨著光來轉變了，身光這樣發出來，世界也就變成一片瑠璃的光的世界。這個「十方界」，範圍有大、有小，以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作計算的單位，十方世界就多了，在這裏是一個小世界，這個十方是一個小千世界的十方，這個要分清楚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量光天」，這一類就是光光相然，以至於器世間也變成瑠璃世界，這一類的天人，這個天上叫作無量光天。

無量光天的「無量」，我們念佛要分別，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就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這個無量光跟阿彌陀佛的無量光不可以同等地看待。阿彌陀佛的無量光是盡虛空、徧法界，恆河沙數還可以數得盡，無窮無盡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就那麼多的世界來講，阿彌陀佛的無量光範圍是那樣的。他這個無量光，只在無量光天，第二禪天的界限之內的無量光。後面是光音天，經文是這麼說的：

吸持圓光。成就教體。發化清淨。應用無盡。如是一類。名光音天。

這層天是「吸持圓光」，「吸」是吸取，吸取來的光，再加以持，「持」是保持住。本來光是從自己的定工夫發出來的，從本身發出來的，怎麼吸呢？吸是從外面吸取來的，因為這層天的光比下面又多了，這還不算，在這層天上的天人，彼此各人自己發光之外，又互相吸收他人的光，叫吸持圓光。就是採取，等於我們人道眾生研究學術，自己研究，也跟人家交換，就是知識交換這一類的。吸持圓光作什麼呢？「成就教體」，所謂「教體」，這個光的作用就是教化的一個體，所謂「體」，有體才有用。就我們人間這一方的教體來講，佛經裏講：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，我們是以音聲作教體，雖然有文字，但是在我們人間耳根最利，聽一遍比自己看一遍效果大得多。我們自己在研究，不如聽佛講一堂法，那個效果不可同日而語，這是我們的耳根跟其他世界不同。光音天是以光來成就教體，以光來施教。

「成就教體，發化清淨，應用無盡」，由這個光發出教化的作用，是清淨的教化，所得的用處是無盡的——應用無盡，他這種作用可說沒有限制的。比如我們人間的作

用，再好的教化的老師，他都還有限制的，有的能教這一門學問，他不能教那一種學問，有的能教那種學問，他不能教這種學問，很多。他是應用無盡。」如是一類，名光音天」，這一類的天人，生在這個天上，叫光音天。所謂光音天是什麼？用光來作聲音，我們在人間說話用言語，他不必，他發光就代替聲音了，這叫光音天。

這個二禪三天，以光的多少、淺深，分出他境界的高下。再稍微辨別一下：少光天這個光，只是他本身發出來，照他本身的身心，這是少光天；到了無量光天，又擴充了，除了正報以外，依報的十方世界藉著他的光也起了變化，成為瑠璃世界；到了光音天的時候，圓滿了，定工夫、光更多了。到了圓滿的程度，那個定工夫更深，所以叫圓光。三個天，以光的多少，表示他定功的淺與深，這麼辨別。隨著光的多少，定工夫深淺不同，當然壽命也不同，比如少光天的壽命有兩大劫，到了無量光天，加一倍——四大劫，光音天八大劫，一番一番地往上加。下面這一段，把這三天作一個結束：

阿難。此三勝流。一切憂懸所不能逼。雖非正修真三摩地。清淨心中。

麤漏已伏。名為二禪。

釋迦牟尼佛把這三天講完以後，把總結的意思告訴「阿難」尊者說：「此三勝流」，「勝流」是比初禪天又勝，「流」指那一禪、那一禪，這一類的比他更勝了，不但比欲界勝，初禪也比不上這個，所以一層比一層勝。怎麼勝呢？下面解釋：「一切憂懸所不能逼」，「憂」是憂愁，憂愁是屬於心理的感受，前面講苦惱，比如欲界天、我們人間，講苦惱，包括身體的感受，心理當然包含得多。這一類的憂懸是心理的感受而已，「懸」是什麼呢？心裏放不下，掛在心裏，有一種憂患的心理，放在心裏，放不下。這裏的「憂懸」這兩個字是放不下，但是講「所不能逼」，沒有感受到那個逼迫性。我們凡夫眾生，這個天也是凡夫眾生，我們是人間的眾生，我們人間眾生所受的逼迫太重了。這裏的憂懸，對他沒有逼迫性了，一切憂愁的心理，雖然還沒有完全放下，但是沒有起逼迫的作用。

他跟初禪天比較，初禪天還有一些憂懸在那裏，他用工夫，用什麼工夫呢？時時要提醒自己的警覺、覺悟，再加上一種觀。佛家講的覺與觀，天人到了禪天也修

覺觀，雖然不像佛法修覺悟自己的本性，他有些不同，他也要修覺觀的。他修的覺觀是什麼呢？拿初禪天來講，他要觀察欲界種種的不可靠，欲界種種的苦處還很多，他要修覺觀，修的時候，時時恐怕自己工夫不到，又回到欲界的境界去，唯恐再墮落，所以憂懸。到了二禪天的時候，這種憂懸就不能逼了，比初禪更進一層，所以到這種程度，「雖非正修真三摩地」，當然真正學起來，還是按照佛法來修，修這個定功——真三摩地，「真三摩地」是首先要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，先要明心見性，用智慧來求其明瞭，再就是修定功，他的定功就是真三摩地，就是這部經所講的楞嚴大定，修這個定。當然二禪天修的禪定，不能跟這個比，「雖非正修真三摩地」，不是真三摩地。

雖然不是正式修真三摩地，到這一層禪天的工夫，他們能夠「清淨心中，麤漏已伏」，他們的清淨心已經把粗的漏能夠伏下去。什麼是「麤漏」呢？「漏」，凡是「一切有生滅的煩惱都叫作漏，這個初禪天，起了執著初禪那種執著，他貪戀初禪天那種環境，這就是漏。凡是貪戀也是一種執著，就是貪愛，貪愛也是一種漏，那叫

麤漏。這個「麤」是三個鹿字，就是我們現在學的——粗細的粗字，古時候是這個麤字。這個粗漏，他既是到了二禪天，當然對於初禪天的執著、貪愛，已經放棄了，那種粗漏到這個時候，他已經能夠伏得住。怎麼能夠伏得住呢？他有一種定工夫比前面又深一層，能伏得住。伏的是什麼？拿唯識學的學理來講，我們眾生都有八個識，對待外面五個境界的時候，叫五識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識，拿我們人間凡夫來講，我們隨著外境，一攀緣外境，或者外境來，一勾引的時候，就會起煩惱。這一層二禪天，能夠把五識，五識在心裏邊，眼耳鼻舌身五識都能伏得下去，不起現行，這是在二禪的定工夫才能辦得到，所以講粗的漏已經能夠伏得住。伏得住粗漏，在自己清淨心中，他這是梵天，梵天都是修清淨心，清淨心中麤漏已經伏得下去了。不過這裏的清淨還是有漏的，跟佛法所講的清淨心不是同一個意義，佛法講的清淨心——自己是無漏的清淨，他是有漏的清淨心，「名為二禪」，這叫作二禪天。

按照三界九地來講，二禪天這一地，三界九地怎麼分法呢？有一個表，大家回想一下就知道了，第一地是欲界、四禪天有四地、四空天有四地，共九地。這九地，

欲界天是凡聖同居，到了初禪天是離生喜樂地，前面初禪天，離是離開，離開欲界那些欲望。我們常常說：生到天上多麼好。各種欲望，想有什麼就有什麼。凡是有欲望就有痛苦，欲望與苦是一回事情。到了初禪天，離開欲界那六欲天，叫離，離開六欲天，到了初禪天，叫作離生喜樂地。在欲界天，他不知道初禪天這麼好，一旦修行成就，離開那個環境之後，到了初禪天，一看初禪天這麼好，心裏發生歡喜，不到那個境界，體驗不出來的。以我們人間來講，我們人間一提到：學佛的人要受戒，這個事情不能作、那種欲望也不能有，覺得這個約束太厲害了。他就不知道，這個目的就是不要我們發展那麼多的欲望，依照這個戒，守得愈好，欲望愈少，我們所得的清淨的樂愈多，這必得要真正守戒的人才能體驗出來。初禪就是離生喜樂地；到了二禪天，就是九地的第三地，這叫定生喜樂地。他純粹由定工夫所生的功德，到了二禪天，所發生的喜樂，比前面的初禪天又更殊勝了一層。下面是三禪天，經文說：

阿難。如是天人圓光成音。披音露妙。發成精行。通寂滅樂。如是一

類名少淨天。

釋迦牟尼佛叫著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阿難，如是天人」，這指二禪天的天人，他在二禪天修定工夫得的光，當然愈修愈多，修到「圓光成音」，這個天既然已經能夠吸持圓光，圓光成就音聲，拿音聲來無盡的應用，這兩句是接著講上面的情況。

「披音露妙」指這一天的人，他們更進一步的，「披」是再發展的意思，「披音」就是再把前面光音天的音，圓光成音的「音」再披露出來，披發出來之後，發展更多，露出妙來，「妙」是指非常好的妙理。前面講要教化，教化是以光音來教化，現在更進一步，除了教化以外，把音再深入一層，披發開來，往深一層來講，深一層就是顯露妙理，教是教這個理論，比如我們人間講教育，無論那一科的教育，都有他的道理，把這個道理很明顯地顯露出來。顯露出來之後，「發成精行」，「精行」是精粹、精純的這種行為，用在一切的行為上面，自己這麼作，也教一般人這麼作，這叫精行。

有這種精行，「通寂滅樂」，「通」是到達、通達，在這層天，通達寂滅之樂。「寂

滅之樂」這個名詞，跟佛法講寂滅之樂不同的，佛法的寂滅樂是真正的寂滅，一切的煩惱、無明都破除了，大寂滅。這是名詞相同，為什麼也叫寂滅呢？根據古人注解，他到這一天的時候，能夠把第六意識伏得住。我們人間任何一個眾生，我們第六意識隨時在那裏波動，定不下來，惑更是伏不住。儒家經典講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」，但是也只講，能夠伏得住就不錯了。所以到這個天，能把第六識伏得住，這叫作通寂滅樂，能夠伏得住，就感受寂滅了。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：我們學佛修道的人，得了一個好境界，不明白教理的話，很容易自己以為：這是證了果，或是明心見性了。到了三禪天的時候，通了寂滅樂，不過是把第六意識能夠伏得住而已，「伏得住」是叫它不起現行。實在說我們今日之下，無論那一個修道人，到不了這個地步，就算到了這個地步，工夫還淺得很。所以我們念佛的人，必須要了解這個理，然後對外面那些邪知邪見隨便發表高論，我們才能看得清楚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少淨天」，這叫淨天，清淨的這一層天，但是只能通寂滅樂，只能開始把第六意識伏得下去，不像我們人間眾生是污染的，第六意識一動，都是為

了自己，這太污染了。他是淨了，淨是淨，「少淨」，淨得不多，生到少淨天，可以說非常可貴，沒有定功是不行的。下面另外一天，佛又說了：

淨空現前。引發無際。身心輕安。成寂滅樂。如是一類。名無量淨天。

前面是「通寂滅樂」，「通」是剛剛通達，到了那種境界還有樂，心裏的境界還存在。到這裏淨空了，清淨的境界也空了，連清淨的這個也空掉了，「淨空現前」，在他的眼前，眼前就比喻他的心理，他連清淨的境界都沒有了。因此「引發無際」，「無際」是無邊際、無涯的，因此「身心輕安，成寂滅樂」，他的身體、心理，到這是輕鬆、安然自在了，這個寂滅樂是成就了，成就寂滅樂，比前面「通寂滅樂」又勝一層。

為什麼在這裏能得到身心輕安呢？由於他淨空現前，連清淨的境界都不存在心裏，《金剛經》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當然這個淨空沒有到那個程度，可是我們修道的人要知道：我們一邊念佛，一邊念頭還跑出去，在外面攀緣，那就不清淨了。不清淨，別說得一心不亂，連輕安也得不到。所以要想輕安，我們念佛要想

能夠成就，必得放下萬緣，放下萬緣，比他淨空就高明了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無量淨天」，這一類的天人，叫無量淨天，為什麼呢？由於淨空出現在眼前的時候，引發的虛空也是無盡的，因此是無量，心裏寂滅也是無量，叫作無量淨天。第三是：

世界身心。一切圓淨。淨德成就勝託現前。歸寂滅樂。如是一類。名徧淨天。

前面講身心徧了，現在講「世界身心」，比前面又多了，「一切圓淨，淨德成就」，這可以說比前面又高一層了。「勝託現前，歸寂滅樂」，到這個程度，這個天人覺得：這是殊勝的地方，這個地方，他覺得是值得寄託在這個地方，叫「勝託」，他認為這是最究竟的地方，叫「勝託現前」，因此「歸寂滅樂」，他就把一切的寂滅樂，總歸到這裏，認為是最究竟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徧淨天」，世界身心，一切圓淨，叫普徧的清淨天。

最後釋迦牟尼佛總結這一天了：

阿難。此三勝流具大隨順。身心安隱。得無量樂。雖非正得真三摩地。安隱心中。歡喜畢具。名為三禪。

釋迦牟尼佛告訴「阿難」說：「此三勝流」，這三層天比前面又勝了，為什麼？「具大隨順」，所謂隨順是什麼呢？就初禪天來講，苦惱不會逼迫他，還沒有隨順；到第二禪天，憂懸不會逼迫他，五識已經伏了，得隨順了；到了三禪天的時候，得到寂滅，第六識已經伏下去了，這叫具大隨順。

「身心安隱」，「隱」這個字，跟穩妥的「穩」是同一個意思，穩是穩穩當當的，怎麼穩呢？就是隱，「隱」是隱藏，隱得很深處，隱得很深就是很穩的意思，這是同一個字，「身心安隱」，就是身心安穩的意思。他能夠「得無量樂」，這種無量樂，得來不容易。「雖非正得真三摩地」，雖然他不是正得真三摩地，真正的三摩地這個大定，他雖然還沒有真正得到，但是他的「安隱心中，歡喜畢具」，「畢」是完畢，很完備地具有，「名為三禪」，這個叫作第三禪。

三禪在九地之中，叫作離喜妙樂地，前面所得的歡喜，這裏也要離開，所得的是妙樂，這就是妙樂，叫離喜妙樂地。世界有三大災劫，就是火災、水災、風災，初禪天有火災，二禪天有水災，三禪天，水、火這兩大災難不到了，但是還有風災，他的定功還沒到那個程度，所以這一災還不能免。

我們學道的人要明瞭：到了禪天還有災，必得禪定工夫很深很深的時候，到了四禪天，他才沒有災。我們人間，你看看，不僅我們台灣有颱風，在美國還有龍捲風，還有地震，這個不要怪天然的——天然的山河大地，是我們自己第八識的相分，我們心理時時在那裏浮動。尤其現在全世界的教育，那個教育就是引起我們人的心理亂動，跟過去的教育不一樣，我們過去傳統的教育，教人家心定下來，現在適得其反，盡是教人心理亂起來。這樣看起來，你想避免災難，那裏辦得到？辦不到。我們只有教人家學念佛法門，這個環境是無可救藥了，將來是愈來愈壞。不求往生，你到那裏去？

第二五二講

阿難。復次天人不逼身心。苦因已盡。樂非常住。久必壞生。苦樂二心俱時頓捨。麤重相滅。淨福性生。如是一類。名福生天。

剛才念的是四禪天的第四禪天。三界一共有二十八層天，先是六欲天，欲界天有六層；然後四禪天，色界天有十八層；再上去是四空天，無色界天有四層，一共二十八層。色界的十八層天，比較難懂，這四層禪天，前面初禪、二禪、三禪，每一禪天有三層天，各有三層，共九天，第四禪天又有九天，合起來十八天。前面三禪，比如初禪叫梵天、二禪是光天、第三禪是淨天，到現在第四禪天，每一層天有各別的名稱，比較複雜一點，而且這九層天之中，前面四層是凡夫以及外道，另外五層天叫五淨居天，那是佛家修道的聖人所居的，大致是如此。

現在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在楞嚴法會上，講完前面三禪天之後，現在講到第四禪天了，所以又叫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：「復次天人」，「復次」，前面講過之後，

在這裏開始又講這兩個字，這個「天人」是前面三禪更進一步的，前面的三禪天離開了，到第四禪天來的天人。既是到第四禪天來的人，他「不逼身心，苦因已盡」，怎麼苦因已盡呢？「苦」是一般眾生所感受的苦，不但我們人間，天上眾生也有他的苦，比如在初禪天，我們人世間所受的苦惱，他已經離開了，在二禪天，前面是憂懸，憂是憂愁苦悶、憂愁的憂，憂患的意思，懸在那裏，也離開了，因此不逼身心。這些苦惱憂懸是苦的原因，既是這些苦惱、憂懸已經離開了，天人對這些沒有逼迫的感受了，所以苦因已盡，苦就沒有了。

這裏我們要注意「苦因已盡」，雖然初禪天離開了苦惱、二禪天離開了憂懸，這些苦因盡了，到三禪天怎麼樣呢？三禪天的身心可說都非常安穩了，前面講過有很多樂趣，受了無量的樂。可是「樂非常住」，這個樂也不是永久的。前面把三禪都講過了，他們還是凡夫，雖然苦因盡了，不過是苦的現象沒有了，造成痛苦的種子習氣沒有斷，那個只憑世間禪定的工夫斷不了，要斷煩惱的種子，必須懂得佛法，懂得自己有真如本性，本性開發出來，一方面斷習氣，一方面開發本性，這才能斷

的。他們在禪天，雖然禪定的工夫很深了，不知道自己真如本性，雖然講苦因盡了，已經得了無量樂，還是不究竟，所以後面講「樂非常住」，縱然在三禪天得了無量樂，樂也不是永久存在。為什麼呢？「久必壞生」，到了三禪天是很樂，但是定功一失了之後，這又壞了。樂一壞的時候，痛苦又來了，所以這幾句話是講前面的初禪、二禪一直到三禪都不究竟的。

到四禪天來的人，下面就是他的境界了：「苦樂二心俱時頓捨」。到了四禪天的時候，他明瞭初禪天沒有苦惱來逼迫，二禪天沒有憂懸來逼迫，三禪天不但沒有苦，又有樂，但他也知道，樂是不究竟的，樂久之後，然後壞，壞了之後，又是苦。所以他在四禪天的時候，「苦樂二心俱時頓捨」，苦與樂這兩種心理，「俱時」是同時候，「頓捨」是一下子捨棄掉。這指誰呢？前面三個禪天，初禪離苦、二禪離憂，第三禪是享受樂，那都不是同時候的，到了第四禪天，苦、樂這兩種心理同時頓捨，一下子捨棄掉的時候，就眾生的五種受來講，五種受是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，苦樂是相對的，憂喜也是相對的，沒有相對的苦樂、憂喜，那就是捨，「捨」就是不苦

不樂、不憂不喜，他把苦樂、憂喜捨棄掉了，剩下的就是捨的感受，不苦不樂、不憂不喜。這樣「麤重相滅」了，「麤重相」指的是什麼呢？指的就是前面三層的境界——初禪、二禪、三禪的那些相。講到天上一層、一層的天，他要離開下面的一層天，要到上面一層天的時候，就必得厭離那一層天的狀況，而羨慕上一層天好的境界，這才能離開下界，上升到上界去，到第四禪天的人，他滅掉前面（第四禪天下面）那個禪天的麤重相，那個相是障礙，把它滅除了。怎麼滅除呢？苦樂心在那裏就是個障礙，他把苦樂的心同時頓捨，就把下面那些障礙、那些相同時滅除掉，這個時候無苦無樂，可以說是沒有這些粗重相了。

接著「淨福性生」，「淨」是清淨，就指第四禪天的淨福發生出來。講到「福」，我們知道，一般人講某人享福，某人作了功德然後有了福報，我們人間的凡夫眾生，一提到福報，就想到富貴、各種物質上的享受，或者名位上的崇高，這些算是福報。實在說，看看這裏的「淨福」，前面講苦、樂都要捨棄掉，捨棄了苦、樂二心，萬法都是心生的，有了心，就有那些事實。不要苦與樂，首先把苦樂之心捨棄掉，這

樣才把粗重相減掉，然後「淨福性」才生出來。捨了粗重相，淨福生，「淨福」指的福報是什麼呢？沒有苦樂、憂喜，心理是很平靜的，就是我們普通講的平安，一般說平安就是福，這句話實實在在說起來，真正自己長時期地修持，而又實在的體驗，才感受到平安就是福。「淨福」就是修捨定，把苦樂、憂喜全部捨棄掉，然後修的定，那個定不關乎苦樂、憂喜這方面的，這樣所得的福，就是淨福——清淨的福。雖然這裏指的清淨福，跟我們佛家講的無為清淨，意思不完全相同，但是比我們人間，以至於四禪以下的三禪天，都超過了很多，這是清淨的福。「淨福性」——清淨的福性，清淨福的性質，就是這個「淨」字，這怎麼生出來呢？在第四禪天的定工夫修成功了，這就生出來了，這叫淨福性生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福生天」，像這一類的天人，他能夠「苦樂二心俱捨」，修定力，在那裏不動，所謂不動，普通講，就是天上也有三災，那個災難一來，不得了，一個是火災、一個是水災、一個是風災。火災燒到初禪天，水災淹到二禪天，風災吹到三禪天，但是到第四禪天，三災都不能動了，就是四禪天修捨心，定工夫非常深，

這一類的，叫福生天。這種福從定功生出來的，這個天的福，可說我們在人間的凡夫眾生想像不到的，這叫作福生天。福生天上面又有一層：

捨心圓融。勝解清淨。福無遮中。得妙隨順。窮未來際。如是一類。名福愛天。

「捨心圓融」，前面的福生天也是捨，苦樂的心都捨棄掉，但是比較淺，到了這一層天，叫福愛天，「捨」指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的捨受，「捨心」——捨受的心理，就是心理沒有苦樂、憂喜這些感受，這叫捨受。這個捨受，前面福生天還比較淺，到這一層天，捨心圓融了。怎麼圓融呢？他的捨受與這層天禪定的工夫能夠圓融起來，捨受的心理與禪定的心理能夠圓融一體，這叫捨心圓融。

「勝解清淨」，「勝解」指捨心，把苦樂、憂喜都捨棄掉了，剩下來不苦不樂這個心，叫捨心，捨心生出勝解。勝解前面也有，沒有的話，他不肯捨棄，不過在這裏講「勝解清淨」，勝解加清淨兩個字，對於捨心這個心理，「解」是了解，「勝解」是殊勝的了解。什麼叫殊勝的了解？有決定性的了解，他就一直執持，不會再放棄，

就算有其他種種的因素，或者種種的緣，古人講異緣（別的因緣）來轉變他，他都不會動搖的，也就是不會為其他的因緣來轉變這個勝解，這叫勝解清淨。

他這個福，比前面福生天又大得多了，所以「福無遮中，得妙隨順」，「無遮」就是無限，凡是一樁事情遇到「遮」，就有一些限制了，無遮就是無限的，他從勝解清淨這個圓融的捨心之中，得到無限的福。就在無限福之中，「得妙隨順」，隨順誰呢？隨順自己的心，心無論想什麼就有什麼，沒有限制的。我們在人間的凡夫眾生，我們想有什麼，馬上就有？那裏辦得到。要不然，那還會有求不得苦？求不得苦是八大苦之一。這個妙隨順，他所有的願望、所有求的事情，也跟無遮之福一樣的，都能得到，這就自在了。我們凡是有求不得，求不得有求不得的苦，就是不自在，他是自在了。「窮未來際」，這種隨順一直在那裏，沒有止境的時候。

「窮未來際」這句話，我們不要解釋為：佛法講的成了佛、證了果，窮未來際，是永恆地得了這種境界。他還是四禪天人，怎麼能那樣比呢？「窮未來際」是就這一天來講，根據祖師的注解，「如是一類，名福愛天」，生到福愛天，他的壽命有二

百五十個大劫，比前面那一天又多上一倍，前面的福生天一百二十五大劫，一大劫的壽命，前面都講過，簡直是算不清楚，他是二百五十大劫，這樣的話，就這個範圍來講，是窮未來際，不是佛法證果以後的窮未來際，這要分清楚。看這些經文的文字、句法，我們不看祖師的注解，往往自己分不清楚，還提出很多問題來問。這裏的「窮未來際」，跟佛法證果的「窮未來際」，都是同樣的字，一樣的，「窮」是一直到永久，窮盡未來際，這裏也這麼講。所以這些名詞，意思都是相似的，我們研究經的時候，就在這些相似之處，我們自己沒有辨別能力，我們要根據祖師注解，要把它記清楚，記清楚之後，我們自己修持的時候，才不會相混了，這個非常重要。比如我們念佛的人，得到這種境界了，得了妙隨順，一切自由自在，要什麼有什麼，那跟我們證果以後的境界有什麼不同呢？當然大不相同，這是指這一禪天的境界講的，我們佛法講到窮未來際、講到大自然，那怎麼能拿這個相比？但是你不這樣仔細辨別，自己在修持上，往往就發生問題，難以解決。下面的經文：

阿難。從是天中。有二歧路。若於先心。無量淨光。福德圓明。修證

而住。如是一類。名廣果天。

釋迦牟尼佛叫「阿難」尊者說：「從是天中」，「是天」指前面講的福愛天，從福愛天中，「有二歧路」，有兩條分歧的路，這個分歧的路，一個是這裏講的廣果天、一個是在這裏之後的無想天，分出兩個路。修到後來，境界就不相同了，先指出來，這裏有兩條歧路。

「從是天中，有二歧路」，兩條歧路，分開的第一條路，「若於先心，無量淨光，福德圓明」，「先心」指福愛天中，「無量淨光」，在無量清淨的那種淨光之中，前面講勝解清淨，得淨福——清淨的福，就在無量淨光之中「福德圓明」。什麼是福德圓明？在前面講的光中，他把修的心量再擴充，愈擴充愈大，再加上修禪定的工夫，一方面心量擴大，一方面再加上禪定工夫，然後修的福報、修的功德，增加得比前面更多，增加到福德圓滿的這種境界。修到福德圓滿的境界，自自然然的，就成為這一天了，「修證而住」，所謂修證，他所修的，以自己無量大的心胸修的福報，再加上自己更深一層的定工夫，修到這個境界，就證到這個，叫修證。住是什麼呢？

「住」是前面那一層境界離開了，離開之後，到這一層天上來，住在這一層天上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廣果天」，這一天叫作廣果天。每一層天，都是上一層比下一層更好，如果是這一層，在它上面一層，比這一層又好，一層比一層好，所以他離開了下面一層天，而修證所得的，就住在這一層天。為什麼叫作廣果天呢？「廣果」是廣大的福德，所修而得的，廣大的福與德——所感召的果，叫廣果天。

這裏講的這一類，注意「福德圓明」，所以能夠得到圓明，他也是心胸愈擴愈大。怎麼擴大呢？佛法所講的四無量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捨，愈擴充愈大，然後才能夠圓滿。但是這裏講四無量心，名詞跟佛法相同，修的時候，還不能夠徹底。所以他修證之後，先修而後證，「證」也不是佛家所講的證果，是證到這一天的境界。修證之後，還有「住」，這是凡夫眾生。真正佛法，《金剛經》裏講「應無所住」，修持到什麼境界，都不要執著那個境界，都不要住，「一住」就是一執著那個境界，那就不能再進步了。他是修證而住，有一點不同。

雖然如此，這一類的能夠到廣果天，就不得了。廣果天的壽命多長呢？五百大

劫，比前面二百五十大劫又多了一倍。想想看，我們人間是某人活了一百歲、一百零幾歲，就是老壽星，怎麼能跟這個比？就是跟欲界最低的一層天比，我們一百歲也不過是那個天上只有兩天，兩天的時間，想想看，這是不能比的。他這個天，叫廣果天，就算到了這個天，有五百大劫的壽命，他還是有限度的，壽命到了以後，他又有生死了，生死問題還存在。

在福愛天中，有兩條分歧的路，一條是到廣果天，另外一條是走上外道去了，我們看經文：

若於先心。雙厭苦樂。精研捨心。相續不斷。圓窮捨道。身心俱滅。心慮灰凝。經五百劫。是人既以生滅為因。不能發明不生滅性。初半劫滅。後半劫生。如是一類。名無想天。

釋迦牟尼佛說：「若於先心」，就指在福愛天中，福愛天中這個心是捨心，苦、樂捨棄到了圓融的境界，而且是勝解也清淨了。這個先心在這個時候，「雙厭苦樂」，

苦也厭惡、樂也厭惡，把下面三禪的境界都厭離。「精研捨心」，「精研」是專心地研究，「捨心」就是捨棄一切，把一切放下，不要著相，萬物連同自己的身體等等，都要捨，這樣精研，專精地研究，「相續不斷」，一直連續不斷地在研究。「圓窮捨道」，「圓」是圓滿，「窮」是到究竟，到止境了，圓滿到究竟處。那就是說他原來上面講「精研捨心，相續不斷」，研究到捨到極處，叫作「圓窮捨道」，把「捨」這一道圓滿了，修到極處。

這裏要注意「捨道」，捨道從那裏來的？看上面的經文：「精研捨心」。所謂「捨心」就是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的「捨」，他心裏，前面講苦樂雙亡，就沒有了，厭離苦、樂這兩種心，厭離得沒有了，可是還有捨心，不苦不樂、不憂不喜的念頭還在，他就研究這個念頭，就把這個念頭當作真我、當作是自己。「圓窮捨道」，他就研究捨念，把捨念當作真我，研究到了極處，成就這個道，他就把這個道當作佛家所講的涅槃。涅槃是要真正的斷惑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這些迷惑，包括這一生的根本無明，都要斷除，那才是真正的證道。他這個捨道，他以為得了究竟的境界，

得了涅槃。佛家講的涅槃，就是不生不滅，得了大自在，修這個定的人，他誤會了，他不了解有真如本性，所以捨念，捨念實際上還是妄念。

圓滿這個道，他「身心俱滅，心慮灰凝」，身心俱滅，「身」是色身，色界天還有色身，到這個工夫，他的色身滅了，「心」是念頭，也滅掉了。實際上沒有滅，他研究的捨心、圓滿地捨道，就是妄心、就是念頭，他不知道，到這個時候，他以為身心俱滅。「心慮」是一切心裏的念頭，「灰凝」就如同樹木燒成灰、如同水結成冰，這是指這一層天到這種境界，這種工夫可以說是很了不起了。我們想想，我們念佛的人，離這個遠得很。但是沒有關係，他就算到這種工夫，他還是外道，問題在他不明理。所謂不明理，就是不了解他有一個真心。這個「真心」，修行證果，把真心開發出來，才是證果。他到這種程度，他修的是妄念那個捨道，這樣他的工夫「經五百劫」，五百大劫。

下面說「是人」，就指這個外道，「既以生滅為因」，這種生滅，比我們人間凡夫眾生高得多了。我們現在誰知道生滅法呢？如果知道生滅法，他就不去競選了，

也不去買樂透彩了，就算買了樂透彩，中了一億、兩億，這還是生滅法，這有什麼用處呢？他不了解，但是這個外道的生滅比我們所了解的生滅更高得多。他拿厭離苦、樂所得的捨念，他不了解，捨的念頭還是生滅法，他不了解是生滅法，就把那個生滅法當作涅槃的因。因為把這個念頭修得圓滿，到了那種境界，以為得了涅槃，以生滅因，「不能發明不生滅性」，「不能發明」就是不能明瞭，他沒有聽過佛說法，不明瞭他自己有一個心性，他自己以及一切眾生都有不生不滅的真如本性，他不明瞭這個，不明瞭就不能開發出來這種本性。

他仍然在生死輪迴之中，雖然生命可以維持五百大劫，五百大劫是怎麼樣呢？「初半劫滅」，開始修的時候，有半劫的時間滅了，滅了這種妄心，實際上是伏下去，不起現行而已。然後經過四百九十九劫，到最後的半劫，他的定力維持不住了，叫「後半劫生」。前面「初半劫」是四百九十九劫前的初半劫，「後半劫」指四百九十九劫之後的半劫，又生了，「生」是妄想心又生出來，定力維持不住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想天」，這是無想天，外道的天人。

他那個五百大劫，古人給他作比喻：「如夾冰魚」，好像冬天結了冰，魚被冰凍，夾在裏面不能動，一直定在那裏，等冰凍一融開來，魚又活起來、又出現了。這比喻什麼呢？這個無想天修成功，他的生命能夠維持五百大劫，他的工夫只能把六識（前六識的心王、心所）能夠伏得住，不起現行，所以他身體的心不會壞的。到了定功一失，就不得了，大多數要墮落了。一墮落，他想到人間來或是到其他的下面一層天，都辦不到。都墮落到地獄裏。原來他誤會，認為捨念這個妄心，以這個來修成，就認為是得了涅槃，當他定功失掉以後，他就發出毀謗佛法的話：我費了這麼大的工夫，修成了涅槃，現在又不行了，可見得佛所講的涅槃不過是如此，佛所說的證到羅漢果那就出了六道，成了佛更不必說，不受後有，永恆地在無窮無盡的這種境界，我現在，你看定功沒有了，可見佛所講的話是假的。這就不得了，這就謗佛、謗法、謗僧。就藉這個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，一方面他原來自己實在不是證得，不是證、也不是得，他「未證謂證，未得謂得」，就憑這個，他要墮地獄的。

從這裏我們要了解：學佛要解行並進，只管修行，不解理，不明瞭理，盲修瞎

練，修成外道，自己還不知道。普通法門，無論那一宗，必須明理，不明理是沒辦法修的。我們念佛法門，雖然是不知也能行，那是指沒有學習能力，那是沒辦法啦。只要我們有學習的能力，我們還是要研究佛理，明瞭這個理之後，我們修行，在修持的時候，遇見任何問題，我們自己可以解決，不會學到後來就變成外道了，那多冤枉。

第二五三講

阿難。此四勝流。一切世間諸苦樂境。所不能動。雖非無為真不動地。有所得心。功用純熟。名為四禪。

這小段是把前面那一層作個小結論，釋迦牟尼佛就叫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：「此四勝流」，把前面四禪天總結起來說，所謂四勝流，就是比前面都超過，勝過在這個之下的，叫四勝流。「一切世間」，包括這個以下的三禪、二禪、初禪以至於欲界，這些都包括在一切世間之內。這一切世間「諸苦樂境，所不能動」，這一切所不能動的，對四禪來講，苦、樂這些境界都動不了他。為什麼呢？他勝過下面那些世間，那些世間的一切苦樂境，對四勝流這個世間都不能動的，這是他的境界。下面一轉：「雖非無為真不動地」，他跟真正不動地有分別，「無為真不動地」與這個不同的，有什麼不同呢？根據祖師注解，比如說還有種種災難、壽命，他是有為法來修的，不同於用無漏法修到真不動地，所以與那個不同的。雖然不同，「有所得心，功用純熟」，他是以有所得心來修持禪定，這個禪定的功用純熟了，這個名叫

第四禪天，把前面四層禪天作個結束。什麼叫作有所得心？「有所得心」就是修四禪定，他是用捨定，在前面講過「苦樂憂喜捨」，苦樂憂喜都沒有，純粹捨定，就把這個捨定當作真實的法，這個定修成功了，他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定，這是有所得心功用純熟的這種狀況。

這一條注重的，一個「不動地」、一個「有所得心」，不動地跟地上菩薩到第八地的真不動地不同。這個不動地，純粹講什麼？就拿三災來講，四禪以下，火災到初禪天，水災到二禪天，風災到三禪天，四禪天這三災都沒有了，不能動他的。這個人有所得心，純粹以修的捨定當作真實的，希望把捨定修成功，就是有所得了。真正講菩薩修定，不論在修的時候，以及修成功的時候，都是《心經》講的「無智亦無得」，以無所得心才是真實的，要是有所得心，那還是有漏的，這樣辨別這兩句話。下面講五不還天，小乘證到第三果的聖人，住在五不還天之中，我們看經文：
**阿難。此中復有五不還天。於下界中九品習氣。俱時滅盡。苦樂雙亡。
下無卜居。故於捨心眾同分中。安立居處。**

前面雖是把第四禪天講過了，也作過結論，但是就在四禪天之中，還有五不還天。為什麼有五不還天？證到第三果的聖人，居住在五不還天之中，要證第四果的，換句話說在這上面要證羅漢果，所以有這五天。從三果聖人要證羅漢果，他怎麼證果法呢？要斷見思惑的思惑。斷思惑之前，還要先斷見惑。見思惑怎麼斷法？在那一層天要斷那幾種惑？我們首先了解以後，再看經文比較清楚，之前發的第四十八講表，請拿出來對照看一下。

這個表的後面——「三界九地見思惑數」，表的下面，見思惑數先看九地，先講見惑，欲界有三十二品，欲界就是一地，凡聖同居這一地；到了色界，有四地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每一禪有一地，共二十八品；空界是四空天，也是分成四地，也是二十八品，合起來見惑有八十八品。什麼叫見惑呢？見惑就是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，惡見再分開來，有身見、邊見等等，一共有五個，合起來十個，叫十使，十使分配在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下面，欲界完全是滿的，在色界、無色界有減少幾種，整個合起來，三界有八十八品，這是簡單講，詳細的，各位看佛學辭

典，講的清楚。見惑就是把四諦的道理，因為有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還有身見、邊見等等，在那裏障礙，把苦集滅道的道理障礙了，一般人不了解，這是見解上的一種迷惑，叫見惑。見惑下面講思惑，思惑也可以翻作修惑，修是修道的修，見惑是見了道，才可以破除見惑，所謂見道，就是把四諦的道理明瞭，明白道理了，他的見惑就破除了，一次就可以破。思惑不那麼容易，思惑又叫作事惑，事實的事。見惑又叫作理惑，道理上的，不明瞭道理的惑，不明道理，把理明白了，這個見惑就破除了。思惑叫事惑，是事實上的惑，要用修持的工夫，一層一層地破除，這叫修惑。修惑有八十一品，八十一品按照三界九地，每一地有九品，九九八十一品。見惑是八十八品，斷了之後就證到初果。

證了初果以後，八十一品思惑是分九地來講，欲界是一地，一地有九品，後邊八地——色界四地、空界四地，合起來八地，八九七十二品，加上欲界，是八十一品。初果是把見惑完全都斷掉，怎麼樣才證到二果？把欲界這一地的九品，先破除前六品，就證二果，後面還有欲界三品，在二果這個地位再用工夫，把欲界的後三品思

惑斷乾淨了，就證到第三果。換句話說，要證第三果，就要把欲界的九品思惑，全部在二果這個階段斷乾淨，才證到第三果。證到第三果，經文裏講，可以淨住在五不還天了。在第四禪天之中，有五不還天，在這裏他用工夫，把色界的四地以及空界四地，合起來有七十二品，這七十二品全部斷乾淨了，就證到羅漢果。斷了見惑，證初果的，他是入了聖流，就是入流，入了聖人這一流的。證到二果，叫作一往來，就是把欲界的前六品思惑斷了之後，證到二果，他還要到欲界來一次，天上、人間還要來一次，叫一往來。在二果這個階段，把欲界後三品思惑斷乾淨了，換句話，把欲界九品全部斷乾淨了，證到第三果了，這叫不還，不還就是不回到欲界來了，全部就住在五不還天的淨居天。這幾個名詞，是斷了見思惑，才得來這些名稱，這樣我們看經文就好懂了。

釋迦牟尼佛叫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：「此中復有五不還天」，「此中」指第四禪天之中，居在一天之中，另外有五種不還天，這「五不還天」是指證到三果的，他不回到欲界了，就在這裏，叫作不還天。「於下界中九品習氣，俱時滅盡」，「下

界」指欲界，欲界的九品思惑習氣，九品思惑習氣「俱時滅盡」，「俱時」是同時，「滅盡」什麼呢？除了習氣之外，還有現行的，就拿貪瞋癡慢來講，思惑就指貪瞋癡慢，事實上凡夫眾生都有貪瞋癡慢，有起現行的、有的是種子的，在這裏講九品習氣連帶現行煩惱，「俱時滅盡」，這時候，這兩者——一個現行煩惱、一個種子煩惱，習氣都滅盡了。這樣「苦樂雙亡」，苦的境界、樂的境界，都引不起心理的苦樂之感，所以都雙亡，同時也都沒有了。「下無卜居」，「下」指下界，欲界沒有「卜居」，為什麼下界沒有卜居呢？沒有居處了。因為他把欲界的九品思惑斷乾淨了，沒有居住在欲界的因緣，不會生到欲界去了，所以在下界是沒有卜居之地。既是下界沒有卜居之地，到上界（空界），還沒有到那個程度，現在「故於捨心眾同分中，安立居處」，捨心眾同分的「捨」指四禪天，這張表前面講三界九地的時候，九地各有名稱的，欲界一地叫五趣雜居地；在色界四地，初禪三天是離生喜樂地，二禪三天是定生喜樂地，三禪三天是離喜妙樂地，四禪九天統統叫捨念清淨地。這裏講的「捨心眾同分」，就指捨念清淨地，所謂「眾同分」，四禪九地都叫作捨念清淨地，這叫眾同分，五淨居天不在別處，就在第四禪天，屬於捨念清淨地，就在眾同分之中，

安立五淨居天，特別安立的五種淨居天。

為什麼要分成五種不還天？既是證到三果，分成五種，那就是說在五不還天之中，「五」不是從高下（直豎）地講，還是在同一個天之中，在這一天中修禪定，禪定在這裏叫靜慮，靜慮是一方面智慧、一方面定功，智慧與定功平均地往前修的，這叫作靜慮，在修靜慮的時候，工夫有淺、有深，所以分出五等，叫五不還天。下面分別講五種天，釋迦牟尼佛說：

阿難。苦樂兩滅。鬪心不交。如是一類。名無煩天。

釋迦牟尼佛叫「阿難」的名字說：「苦樂兩滅」，苦、樂這兩者捨棄掉了，也就是苦、樂這兩種心理都捨棄掉了。「鬪心不交」，什麼叫鬪心？「鬪」是交戰的意思，有兩個相對的法，互相在心裏交戰。這怎麼說？一個是欣、一個是厭，我們念佛人都知道，欣求極樂世界、厭離娑婆世界，欣是欣求這個樂，厭是厭離這個苦，有這兩種心理——一個欣、一個厭，就在心裏交戰，這叫鬪。這裏苦樂兩滅，都捨棄掉了，欣、厭這兩個心理都不會交戰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煩天」，「煩」是心裏很煩熱，

煩是熱的意思——煩惱，這裏是無煩了，既是苦樂兩滅，欣厭心都不起，這一類的叫作無煩天。

我們要注意：在這個五淨居天上，第一類叫無煩天，他鬪心不交，沒有欣厭之心了，我們念佛還要有欣厭之心，那我們還比不上這一天？當然比不上。人家已經證了三果，試問：今日之下，我們有誰證了三果？不但三果沒證，二果沒證，初果也沒有證。雖是一果也沒有，我們純粹是凡夫眾生，我們就憑著欣厭心理，厭離娑婆一切苦、欣求極樂之樂，我們只要一往生極樂世界，他還有七十二品思惑要慢慢斷，我們一旦往生極樂世界，就比他高，等於證到羅漢果一樣，出了六道，他現在還沒有出六道呢。七十二品思惑沒有斷乾淨，他六道還沒出去，這是一層。再一層就證明雖然我們一品惑都沒有斷，存著欣厭這個心理，我們是徹底凡夫，只要老老實實念佛，決定就能夠往生的，這多麼容易。修普通法門，證羅漢果多麼難。這樣比較之下，我們不念佛？一看就知道。下面第二種：

機括獨行。研交無地。如是一類。名無熱天。

「機括」是什麼？古時候射箭需要張弓，弓上面安了一種發動的設備，叫「機」，「括」是箭上的一部分，在射箭的時候，就把箭放在弓上面，射出去。就以這樁事情作比喻，射箭的時候，箭射出去，一射到目的地，它就是獨行，拿「機括」這兩個字，用來比喻「獨行」。這個意思就是說到了不還天的時候，他修的禪定，只修捨念的定工夫，心中沒有其他念頭，只是一個捨念。這個捨念沒有間雜其他的雜念，用工夫的時候，就像射箭一樣的，任運自如，只有這個念頭，叫作「獨行」。「研交無地」指用工夫，念頭惟有這一念。惟有這一念的時候，前面講關心不交，到這個時候，研究關心不交的事情，「無地」，前面還有關心不交的念頭，知道有關心不交，到這個時候，「研交無地」，假如還有一念不交的念頭，那還不能說是「無」，「無地」就是說連「不交」這一念也沒有了，比前面更進一步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熱天」，這一類的叫無熱天。

前面是無煩天，這一天叫無熱天，無煩的煩也是熱，熱得比較厲害是大熱，大熱叫煩，到了無熱天，熱是小的熱，前面只是沒有大熱，到這裏進一步，連小小的

熱也沒有了，叫作無熱天。再翻開另外一頁，在三百五十頁：

十方世界。妙見圓澄。更無塵象一切沈垢。如是一類。名善見天。

「十方世界」指這個大千國土而言的，在這個大千世界之內的十方國土，他能夠「妙見圓澄」，什麼叫「妙見」呢？就是開了天眼，得了天眼通，沒有障礙。這個沒有障礙，當然還沒有到佛天眼通那個程度，他是在這個大千世界的十方世界，他沒有障礙，他得了天眼。妙見圓澄的「圓」是圓滿，在大千世界，他所見的都是圓滿，「澄」是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像水一樣，非常澄清，見得一切清楚了，叫妙見圓澄。下面講「更無塵象一切沈垢」，「塵象」就指境界，沒有了，「一切沈垢」是起自內心，障礙內心的叫沈垢，沈澱下來的污垢。沒有塵象，他在這個天上修定，原來講修靜慮，是定慧平均地往前修，定是入定的定、慧是智慧。在這個時候，這兩種——會障礙智慧的障礙沒有了，障礙定工夫的障礙也沒有了。什麼能障礙智慧呢？障礙智慧的叫慧障，那就是沒有塵象，沒有了塵象，外境一切的象遮不住他，他的慧眼能夠看得清楚，就沒有慧障。而沈垢，入定的時候，就怕有沈垢來，一障

礙定就很難了，在這個時候，一切沈垢沒有，障礙入定的這個障礙就沒有了，就是定障也沒有了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善見天」，這一類的，三果聖人在這裏，叫作善見天，「善見天」指前面的妙見圓澄，有這種妙見，叫善見天。下面境界再高一層：

精見現前。陶鑄無礙。如是一類。名善現天。

「精見」指前面的善見、妙見，前面到了妙見，這個時候「精見現前」，既然妙見修成功了，到這個時候更進一步。「陶鑄無礙」是兩個比喻的話，「陶」是作陶器的，用土作種種的陶器，那一種叫陶；「鑄」是熔化金屬品，作金屬之器的。作陶器的陶工、鑄作金屬品種種器具的工人，這兩種工人，他要作什麼樣的陶器，都隨他作，鑄器也是如此，他想作什麼樣的金屬器具，都可以，隨他的意思來作，這叫「無礙」，沒有種種的限制。「陶鑄無礙」是用來比喻的話，有了前面的精見現前，開了天眼，在這個時候，更進一步用工夫，修成功以後，他所見的就像陶工師傅、鑄工師傅，這兩種師傅，要想作什麼東西都可以，隨便都可以的。他所見的時候，

無所不可，那一方面都可以的，就是隨心所欲的意思，「如是一類，名善現天」，這個叫作善現天。

「現」與前面的「見」不同，「見」是自己眼睛所見的，沒有障礙，「現」是種種可以表現的，一切變化，他都可以變現出來，比前面一天又高深一層。這兩種天，從這兩個字來辨別，「見」是他的眼睛能夠看得清楚，看得圓澄，「現」不但能看清楚，而且自己可以主動地任意變化，要變什麼都可以，這是兩者不同。後面第五種：**究竟羣幾。窮色性性。入無邊際。如是一類。名色究竟天。**

「究竟羣幾」，「究」是研究，「竟」是研究到了最徹底的程度，「幾」是什麼？儒家的經典，孔夫子也講：「幾者動之微」，本性是如如不動的，一動了念頭叫動機，動機這個「機」是開始很微細地動，這叫「幾」。「羣幾」不只一種，這個幾有好幾種，「幾」就當作念頭，「幾者動之微」，就是動了念頭，所動的念頭叫「羣幾」，就是一羣的念頭、多種念頭。現在研究羣幾，就把一羣動的念頭，很多很多的念頭在那裏研究，研究到一個念頭。由原來的多念而研究到一念，這是研究羣幾。

研究到一念的時候，「窮色性性」，歸於一念了。「究竟羣幾」這個理不容易的，把這個講清楚，再看我們念佛，那真是方便法，太好了。這怎麼說呢？研究羣幾，一開始就是研幾，研幾就是研究念頭，我們凡夫的念頭都是妄念，雜念、妄念很多，到了證三果之後，三果聖人，他的七十二品思惑還沒有斷乾淨，當然妄念還有，妄念就是有漏的念頭。他怎麼把妄念去掉呢？就用無漏的念頭，用無漏的念頭就是定功，以無漏的念頭來驅逐有漏的念頭。開始的時候，有漏的念頭多，到後來，用無漏的念頭來熏陶有漏的念頭，愈到後來，有漏的念頭逐漸減少，減少到最後，只剩下一念了，剩下這一念的時候，開始用無念來熏這一念，這個工夫、這個境界是非常了不起了。在這個時候，就講到窮色性性了。

「窮色性性」，先看「色性」，「色」指色界天，一切有形色的叫色，「性」是體性，「色性」是色法之性、色的體性，再看下面的「性」——色性之性。「窮色性性」就是研究，窮究到色性之性。色性之性是什麼呢？把有形色的往前面再研究，研究到最後，等於現在物理學家研究物理，現在凡夫眾生研究物理，研究到什麼程度，

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，他不敢更進一步，更進一步就空了，到了真空，他不敢的。色性就到了色究竟的，色究竟下面那個「性」，就是究竟之後，再更進一步，就是空性了。窮色性性，研究色性到了究竟的境界，就入了空性——真空的那個境界，就是「入無邊際」，窮了色性之性的時候，入了無邊際，「無邊際」就指後面第二個性，只有真空才是無邊際。「如是一類，名色究竟天」，到了色究竟天，色界最究竟的境界了。

我們念佛的人，不必這麼麻煩，他到這個時候，還要這樣研幾，我們是阿彌陀佛佛號一提起來，淨念一起來，其他的羣念（羣幾）自然就歇下去，淨念起來，雜念就伏下去，你看，這個多妙。問題是我們不肯老實念佛，老實念佛，隨時一句佛號提起來，我們自性的淨念跟佛號融合在一起，自性中的妄念、雜念統統都伏下去，沒有了。我們看普通法門，那一個方法能夠跟這個法比？下面作一個結論：

阿難。此不還天。彼諸四禪四位天王。獨有欽聞。不能知見。

釋迦牟尼佛叫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：「此不還天」，這五不還天，「彼諸四禪

四位天王」，在四禪的那四位天王，講「四位天王」是比喻的話，本來在四禪天就沒有王，這是比喻的話。在凡夫四禪天這上面，「獨有欽聞」，他們只有欽聞什麼呢？聞到這個五不還天，「欽聞」是聞到很尊敬，「不能知見」，他們想知道五不還天是什麼狀況，或者想見到，沒有辦法，也不知道、也看不到。

如今世間曠野深山。聖道場地。皆阿羅漢所住持故。世間麤人。所不能見。

釋迦牟尼佛說：「如今世間曠野深山，聖道場地，皆阿羅漢所住持故」，現在世間的曠野深山裏面，有很多聖人所住的場地，那些場地皆是阿羅漢所住持。這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時候，後來比如我們中國，有四大名山，還有十幾位大祖師道場，那都是聖人所住持的聖地。「世間麤人，所不能見」，世間的凡夫眾生，你到深山裏面，你看得到嗎？看不到。我們到五臺山，我們看見文殊菩薩沒有？看不到。俗人是凡夫眼，他心裏一有那種知見，他就看不到，這是比喻。因此，在五不還天的三果聖人，同樣在四禪天其他凡夫禪天的天王，也看不見。後面有兩句總結的話：

阿難。是十八天獨行無交。未盡形累。自此已還。名為色界。

釋迦牟尼佛說：「阿難，是十八天獨行無交」，「是十八天」是色界四禪天，一共有十八層。「獨行無交」，都沒有像欲界一樣有情欲，沒有了，「無交」就是沒有情欲。然而「未盡形累」，色界還有形體，有身體才有形狀的，有形狀就還有累贅，所以他的形累還沒有盡，還有形色在。「自此已還，名為色界」，從四禪天，一直追溯到初禪天，一共十八天，這十八天名為色界。換句話說，色界還有形色在那裏，有形色在，還沒有見到法身，法身還沒有出現，法身是不要著相。《金剛經》裏講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還有形色在這裏，還沒有得到法身，這叫色界。

第二五四講

復次阿難。從是有頂色邊際中。其間復有二種歧路。若於捨心。發明智慧。慧光圓通。便出塵界。成阿羅漢。入菩薩乘。如是一類。名為迴心大阿羅漢。

天道分成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色界在前面研究過了。剛才念的這一段，開始講無色界四種天，叫無色界天，也叫四空天。四空天比前面又稍微複雜一點，為什麼呢？普通講在欲界天以上，有四禪八定，其中有世間禪定、出世間禪定，這個如果分辨不清楚，我們學佛的人在修持上很容易混淆，因此這裏講到四空天的時候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有張講表，我們先把這張講表看一下，然後再看經文，比較容易明瞭，剛才發的講表是第四十九表，請各位看第一段——「凡聖不出界簡表」：

「凡」是凡夫，「聖」是佛家修道、修定功，已經證果位的，比如證到三果阿那含這一類的人，證到三果以後，再繼續證到阿羅漢，然後又發大乘心，迴小向大，

有這些情形。這張表裏說明有凡夫修禪、有聖人修的禪定出界與不出界的簡表，我們看過之後，再研究經文，就好懂了。

這個三界，下面是六欲天；六欲天上面有色界四禪天，四禪天的初禪天有三層、二禪天有三層、三禪天有三層，到了四禪天有四層，四層之上有五不還天，因此四禪天就有九層，加上下面三禪，一共有十八禪天，禪天有十八層；再上面是四空天，修四種空定，修成功了，就到四空天上去。

先看六欲天，就在修行、修定的時候，他寡欲，因為欲界天是有欲望的，可是寡欲的，他能夠修定工夫，可以到色界天，這是一種。還有在欲界天學佛的人，學小乘的人，他在欲界天斷了九品惑之後，再到五不還天去，把欲界的思惑斷了一部分，剩下的，到五不還天去修，他見惑斷盡了，思惑斷了九品，這九品是欲界的九品，然後到五不還天，在那裏繼續斷思惑，這是一種情況。還有從廣果天修，廣果天在色界第四禪天（第四禪天，廣果天這層天之中，又有無想天，無想天屬於外道的），從廣果天修，可以到四空天去。他為什麼不經過五不還天？五不還天是佛家

修小乘的人，證到三果了，在那裏繼續修，可以證到第四果。

再講五不還天裏邊，小乘修行的人，又分鈍根、利根。利根就在五不還天裏面，他回小向大，原來是學小乘的，這時候他發大心，學菩薩乘，因此在五不還天，把思惑斷盡之後，再發大心，出了三界，不要經過四空天，直接就出三界，修菩薩道，叫作大阿羅漢。鈍根呢？在五不還天修，再到四空天裏繼續修，證到羅漢果，修成小乘羅漢，這當中，如果在四空天證到小乘羅漢，再繼續發大心，迴小向大，也可以從四空天出去，這就說明一個鈍根、一個利根。

廣果天是從一根線牽上去，他從四禪到四空。從左邊這根線來說明，有全超、半超、普徧沒有超的，這就看他見思惑斷的什麼情況。全超、半超、完全沒有超，這包括有凡夫眾生、學小乘的人。凡夫眾生修的時候，他情況不一樣，不管全超、半超，或是一點都沒有超，他到第四禪天的時候，多半是沒有認得清楚，就把那種狀況當作涅槃了。般若的「般」就是般涅槃，般涅槃簡單講就是涅槃，這是起了誤解，一般弄不清楚的時候，就在這個階段出問題的，所以必須要明理。明理什麼呢？

那些凡夫或是由凡夫修到外道，修到最後，後面的經文就講到，見到那種境界的時候，幾乎就分不清的，那個境界就像證了果位，就像涅槃一樣，所以他就把那個當作涅槃。在後面的經文就可以解釋清楚，現在有一個概略的概念就好。全超、半超、遍沒這三種是說明的，全超是從色界四禪，直接把上面幾層都超越過去了；半超呢，沒有超那麼多，他在四禪之中修，只超過幾層，沒有完全；第三是普遍的沒有超——遍沒，他就一步一步地往上進修。所謂超，是橫超，不必一步一步的。普遍的沒有超，就是按照四禪以後到了四空天，一步一步往上。佛家講小乘的是鈍根，凡夫眾生修到四禪，最後他還是凡夫，有分這幾種。

我們現在就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把前面的四禪天以至於五淨居天，都說完了以後，接著就說：「復次阿難」，就叫著阿難說，「從是有頂色邊際中，其間復有二種歧路」，「有頂」是色界天最高的一層天，叫有頂天，有頂就是「色邊際」，「色」是色界天，色界天的頂，「邊際」是什麼？色界天的頂上面，就是無色界天，邊際是在色界與無色界之間，兩邊之間的叫邊際，這叫「色邊際中」。在色邊際中，再往

上就進入四空天，就是無色界天，就在這個其間，「其間」指色邊際到有頂的這個境界，這裏又有「二種歧路」，分開兩條路，分歧的兩條路。

兩條歧路，先講這一條：「若於捨心，發明智慧，慧光圓通，便出塵界，成阿羅漢」，「捨心」是什麼？在五不還天，小乘已經證到三果的，叫作阿那含，證了三果的人就在色究竟處、色邊際中，色界天最高的一層天。到第四禪天叫捨念清淨地，捨一切的念頭，善念、惡念都捨，剩下的就是不善不惡的——捨的感受。受分有五種，就是苦樂憂喜捨，不苦不樂、不憂不喜叫作捨。捨的念頭跟定功相應，他入這個定，這個定中沒有苦樂憂喜，只是一個捨的念頭。在四禪天修這個定功，修成功了，捨心指的這個——捨念清淨的定功。「發明智慧」，「發明」是發什麼智慧呢？發無漏的智慧，這是修佛家的，不是佛家，凡夫眾生不知道的。發無漏的智慧，知道人我空，我們凡夫眾生都有一個人我相、一個法我相，人我相簡單講我相，法我相簡單講法相，執著法相就是法執，執著我相就是我執。他把我相空了，在捨念清淨地修的定功，把我相都破除了，破除我相，我執就可以斷除，就能發明智慧，就是無漏我空

的智慧可以開發出來。開發出來的時候，「慧光圓通」，從空了我相，破除我執，得到我空的智慧，發出慧光能夠圓滿，這個意思是說思惑斷乾淨了。「便出塵界」，就是出六道，可以了分段生死，就是證到四果，「成阿羅漢」。

「入菩薩乘」，他成了羅漢果以後，再發菩薩心，要成佛，「如是一類」，像這一類的，「名為迴心大阿羅漢」，回小乘心，然後向著大乘菩薩道繼續修，這叫大阿羅漢。為什麼叫大阿羅漢呢？「大」是大乘菩薩，還叫「阿羅漢」，因為他已經證到四果羅漢，四果羅漢的名字還是在，加個大字，他已經回小向大了。「如是一類」指的是利根阿羅漢，他雖然證了小乘四果羅漢，他的根器是利的，他回小向大，從五不還天就直接超出三界，不要經過四空天，是利根菩薩。下面繼續講四空天：

若在捨心。捨厭成就。覺身為礙。銷礙入空。如是一類。名為空處。

四空天第一層是空無邊處，他因為修空無邊處定，這個定修成功，這層天就叫空無邊處天。經文是這麼說的：「若在捨心」，「捨心」指在第四禪天的色界頂天，「捨厭成就」是厭離，「厭」指下邊有色的，把有的這部分厭，捨棄掉，他趨向於空，

雖然這是禪天，只有形色，其他欲望、種種都沒有了，但是有色還是不好，還是要厭棄掉。厭棄掉什麼呢？他一心求其能夠到一切都沒有，「沒有」這個要注意，雖是沒有，他沒有業果色，在空界上，沒有禪天的業果色，但是有定果色，入定的定果色還是有的，不過最微細，看不見就是了。到這種成就的時候，「捨厭成就」，就在捨心定的時候，他再繼續進修，進修的時候，身體還有妨礙，這是指在有頂天的時候，然後「銷礙入空」，還要把有形色的銷除掉。銷除為什麼叫作「礙」呢？有這個色，這個色當然跟我們凡夫的色不一樣，我們凡夫身體的色太苦惱了，苦得不得了，在禪天的色，無論如何，你想像不到那麼好，就因為色那麼好、壽命那麼長，太好了。雖然如此，有這個色還是有妨礙的，因此他覺得身體還有妨礙，在修定的時候，藉著定功把這個有妨礙的色身銷除，銷除乾淨之後，就入了空界。

入了空界天，第一層天是一片無邊無際的，這叫空無邊處，這個天找不到邊。入空無邊處天有兩種人，第一種人，原來在色界天的頂天，在那裏修無漏道，就是三果聖人，修無漏道修成功，到了空界天，到這個空界天去證羅漢，這是鈍根的三

果聖人，不是前面講的利根。前面的利根，他就不要經過空界，不要經過四空天，直接超出三界。這是在色界四禪天的時候，他修無漏的法，把色界有礙的這部分離棄了之後，他入了空界，這是佛家鈍根修小乘的。另外一種，他在色界的頂天，不知道無漏法，修的是有漏的，這種人的定功修成功了，也到了空無邊處天，也到了空界天。所以同樣是入了空界天，一個知道無漏法、一個不知道無漏法。無漏法是什麼呢？世間一切法都是無常的、空的、無我的、苦的，基本的是無漏，懂得這些，當然不只這麼多，有七、八種，基本的他了解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。凡夫修的定功，他不知道這個，他修有漏法，所以同時可以進到空界天，第一層的空無邊處天，就分無漏的、有漏的，兩種不同。

因此我們學佛的人應該知道，這必須分清楚，不要聽人家說：某人有定工夫，到什麼程度了，不但到了四禪天，還可以到空界天。不知道無漏法，無漏法是什麼，他分不清楚，自己本性是不生不滅的，除了自己本性，世間萬法都是生生滅滅，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，不明瞭這個，他的定工夫就是到了四空天，他還是凡夫，那有

什麼用？所以我們明瞭這個理非常重要。再來是空界第二層：

諸礙既銷。無礙無滅。其中唯留阿賴耶識。全於末那半分微細。如是一類。名為識處。

「諸礙既銷」指前面的空無邊處天，在到空界天來之前，把有形色、有礙的色身都銷了，到第二天的時候，既然諸礙都已經銷了，下面說：「無礙無滅」，諸礙消了就是「無礙」，身體有形色的全部沒有了，全部沒有就沒有任何妨礙。「無礙」研究一下，無礙的「無」，心裏還有無的概念，到第一層空無邊處天，還有無礙這個無的念頭，到了第二層識無邊處天，「無礙無滅」，無礙這個無字也滅了。無礙的無也滅了，連無礙這個「無」字都沒有了，那還有什麼呢？經文說：「其中唯留阿賴耶識」，留下的只有一個阿賴耶識，阿賴耶識我們每個眾生都有，這是第八識，這個是留下來的。還有，「全於末那半分微細」，「末那」是印度文的名字，翻成中文是第七識，或是翻成意根，是「半分微細」，不是完全的，是半分微細的一部分。

到這一天來之前，他原來是到空無邊處，真正用工夫，修定功的人就知道，心

要觀這個定，定在一片無邊的空，接著心收不起來，會破壞自己在修定功，厭惡那種空無邊處，那個環境還是不好，因此一切空曠的境界也把它厭離掉，全部不要。留下阿賴耶識，還有一個第七識，因為第七識從無始以來就執著第八識，把第八識的見分當作我，它在內執著我，向外面起作用，就是第六識的根，因此叫作意根。一般講第七識只攀緣內在第八識的見分，對外不攀緣，但是在這裏講它有對外攀緣的作用。對外攀緣是由誰起作用呢？就是第六識，末那就是意根，從根上發出來第六識叫意，這個唯識學講得很清楚，所以第六識往外攀緣境界，也可以說就是第七識起外邊的一種作用，在這部經裏是這麼說的。說到這裏，請各位看剛才發的這張表，上面畫了幾個圈圈，說明之後就好懂了。

這個表上說「末那緣內緣外」，在這裏講第七識，主要是攀緣內在的第八識，但也攀緣外面，攀緣外面的什麼？「七」是第七識末那，有一根橫線牽到上面是緣內，第七識上面那個圈就是第八識，這是緣內的。緣外，這個橫線的箭頭指到下面來，下面包括第六識，第六識再幫助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識，前面合起來一共六

個識，第七識就寄託在第六識的作用上面，由第六識往外攀緣，這是緣外的功能。往外攀緣的話，它寄託在第六識，它是第六識的根，第六識往外攀緣，必然有外面的五塵境界，換句話，有境界相在那裏，才能攀緣。到這種程度，外面有色的一切都沒有了，色相連前面的空界天都破除了，色與空這兩者都滅掉了，滅掉之後沒有對象了，第六識沒有對象就沒有好攀緣的。第六識沒有攀緣，等於第七識緣外的功能就沒有了，只剩下攀緣內在的第八識這部分。往外攀緣，外面不管是有形狀的色法、沒有形狀的空界，這都是很粗淺的，只有攀緣第八識的見分才最微細。

所以剩下來的，經文講：到識無邊處天，把色、空都滅除掉，保留下來的，只有一個阿賴耶識，還有第七識，第七識一部分——對外攀緣粗淺的，也沒有了，滅掉了，剩下來是半分微細的，攀緣內在第八識的見分，那部分還在。下面講第三天——無所有處天，我們看經文：

空色既亡。識心都滅。十方寂然。迴無攸往。如是一類。名無所有處。

「空色既亡」，講前面那層天，空、色這兩者都滅亡了，「亡」是滅掉。「識心都

滅」，這按照程度來講，第一層天把有頂的色界滅掉，歸於空無邊處天，第二天把空也滅掉了，歸到識無邊處天。到第三，空色既亡，前面兩天，空也滅亡、色也滅亡，到了第三天，識心都滅，「識心」指第七識攀緣內在，一半的識心，到這個時候還有很微細的在那裏存著，到無所有處天，叫無所有處。在無所有處天，再用他的定功，再認為識心還是不好，識心還是容易分心的，還是影響定功，這個定功到這裏很深，因此用很深的定力把第七識在前面那個天最微細的那一半，在這個時候「識心都滅」，那一半也滅了。不過這個滅是把它伏下去，沒有滅了種子，把它伏得住，能夠叫它不起現行，這工夫就了不得了。第七識最微細的那種內緣就是我執，那是俱生我執，俱生我執都能夠伏得住，不讓它起現行，這個工夫就不錯了。這裏講「識心都滅」，了解他只是伏住不起現行，沒有把種子滅除，所以還不能算是證到四果羅漢，還不能稱為羅漢。

在這個時候，「十方寂然」，這就了不得了。十方的環境寂然，「寂」是什麼呢？十方的萬法，一切都歸於寂，「寂」是最安靜、不動的這種狀態。既是這樣寂然不

動，這種最安靜的狀況，所以下面講：「迴無攸往」，「迴」是什麼呢？比如我們看太虛空，太虛空有沒有止境？沒有止境。有沒有邊際？沒有邊際。「迴」是深不可測的，它的深度，深到沒辦法測量。迥然而無攸往，「攸」當所字講，無所往，圍繞著中心的十方世界，這個世界指娑婆世界，小範圍的，這個十方的環境是寂然不動，一看的時候，無所往，到了這個天，無所有處的狀況。到了「迴無攸往」，這到了非常危險的境界，在印度那個時候有大外道，他修的冥諦，「冥」是寂然不動的狀況，不但空沒有、色沒有，連第七識那個最微細，攀緣第八識那個功能也不起作用，剩下的只有第八識。第八識是無分別的，所以感覺無所往了，「無所往」就是止住了。這個境界，冥諦外道認為這是最究竟的境界，他拿這個就當作涅槃了。有些外道拿這個當作真實，當作涅槃的境界，這個很危險的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無所有處」，他把色、空、識三者都滅除，第七識一部分也不起現行，伏得住了，在這種狀況，跟他的定功完全相應了，就出現這麼一個定的境界。這個境界，今日之下，假使我們不研究經文，我們也會認為那是真實的涅槃境界。

界，不憑經文，我們誰都不知道。下面是非想非非想處天，經文說：

識性不動。以滅窮研。於無盡中。發宣盡性。如存不存。若盡非盡。如是一類。名為非想非非想處。

「識性不動」，識性在前面講第七識都伏住不起現行，剩下來就是第八識阿賴耶識，《大乘起信論》講是真妄和合的一個東西，阿賴耶識有虛妄的一部分、有真如本性一部分，這兩者合起來，我們修道，把妄心一破除，一覺悟了，整體的阿賴耶識就變成真如本性。我們凡夫眾生沒有覺悟的話，就把整個阿賴耶識都變成識，都是虛妄的，雖然如此，第八識的識性不會因為我們凡夫眾生不悟而失掉，它沒有遺失，所以這叫識性不動，它是如如不動的，是真實的一個自我。

他雖然修到這個程度，他不明瞭識性，他就是沒有覺悟，看見前面第七識伏住，不起現行，微細的俱生我執不起作用了，只看見如如不動的第八識在那裏。雖然第八識如如不動，他沒有覺悟，他的妄心無明還在那裏，他就拿那個當作真實的我，因此他就用他很深的（到這個時候他的定力非常深），用他最深的定力來「以滅窮

研」，很深地來研習、研究。研究什麼呢？「於無盡中，發宣盡性」，在無盡之中，想把第八識的識性，識性是無盡的，真正說起來是無盡的，證到識性，有沒有盡止？沒有盡止，這是就證果的人來講。就凡夫眾生來講，沒有成佛的時候也是無盡的。他不了解這個意義，他就用很深的定力，在這種無可盡的狀況之中，他要發揮、宣揚出來，「發宣」就是發洩出來，發洩出來這個「盡性」，想把性能夠研究到最究竟的境界。

用功到這個時候，他「如存不存，若盡非盡」，這怎麼說呢？第八識在那裏，識性存在那裏，但是第七識不起現行，第八識等於不動，你說他存在嗎？又好像不存在，到這種境界就產生疑惑。還有「若盡非盡」，識性雖然不起現行了，如存不存了，見到識性，好像見到究竟的地方了，實際上沒有盡。你把它當作究竟的、已經盡了，原來在無盡中求其盡性，好像是盡了，實際上沒有盡，他誤解成究竟了。這就到非想非非想處天，「如是一類，名為非想非非想處」，非非想處定修成功。

前面講的兩句，「如存不存」指的是非想，「若盡非盡」指的是非非想，這兩句

定出名稱。這個非想非非想處，就由於「如存不存，若盡非盡」這兩種誤解的狀況，出現最高的空界天，原來是這麼一個情形。

這個四空天的定力能夠維持多久呢？空無邊處天是兩萬大劫，識無邊處天加一倍，是四萬大劫，無所有處天是六萬大劫，到了非想非非想處天是八萬大劫。雖然定力能夠維持八萬大劫，凡夫眾生修到這個程度，定力一失，他就墮落下來了，從最高的空界一墮落下來，不但三界沒有出去，又墮落到六道裏面來了。墮落到六道裏面，看他過去造的業，有造三途的業、有造人天的業，那不一定。就按照他的業力，又回來輪迴了。

第二五五講

此等窮空。不盡空理。從不還天聖道窮者。如是一類。名不迴心鈍阿羅漢。

剛才念的是釋迦牟尼佛講完四空天以後，接著作的總結論，「此等」，在這裏就辨別：在這個天上，那些是聖人、那些是凡夫或外道。既然在這個天上有凡夫、有聖人，講清楚以後，聖人能夠出六道，凡夫、外道不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，也就是他不明瞭真理，到這個程度，他還要輪迴在六道裏，所以作一個總結。後面這幾段很重要。

開頭這兩句：「此等窮空，不盡空理」，先看「窮空」，在空界的第一空天，他把下邊有色的色界天的色完全消除，就窮這個色法，把色法消了以後，歸於空的，這是第一個空界天；到第二個空界天，他把空也要消除，這叫窮空，把第一空界天的空也消除，剩下識，我們眾生都有八個識，根本的是第八識，他把第一空天的空

也窮掉，然後依靠這個識；到第三空天，識也窮掉，窮掉的時候，依性了，連識也伏得住；到第四天，連性，性是指第三天把識伏下去，依靠識性，到第四天，連識性也要窮盡，這樣叫作「窮」。窮空的「空」，按照交光大師的《楞嚴正脈疏》裏講，前兩個空天，把色法、空法，空也是色，普通講色是地水火風四種，在這部經裏再加上空，空也算色法。所以在這部經裏講四空天，前兩種空天，色、空這兩種都要消除掉，後第三、第四兩種空天，就把識以及識性這兩者也空掉，不過在這裏所講的識與識性，實際上沒有消滅，只是粗淺的識不起現行而已，微細的還存在。這樣說來，在前二空天是空色、空二法，後二空天是空識與識性（這屬於心法），合起來，四種空天是色、心兩者都求其窮空，在這四層天來講，都要用定功，修定功把這些都滅除，這叫窮空。第一句「此等窮空」是講在四空天的凡夫，還有修小乘證三果的聖人，他們要窮空。

第二句「不盡空理」，就凡夫、外道來講，他了解空理，不了解人空的道理，人空就是我空、人我空，人我空是什麼？唯識講我執、人我執，執的什麼呢？執著

有人我相，這個人我相怎麼來的？他不了解真如本性沒有人相、我相的分別，真如本性就是一真法界，平等的，沒有人、我這種分別。凡夫眾生不了解這個道理，把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妄心，加上我們生生滅滅的身體，這個心與物組合成的生命現象，拿這個當作我，這叫作我執。他不了解所執著的這個我相，純粹是由我們凡夫眾生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有無明，再由微細到粗淺的，才變成現在這麼一個現象。凡夫執著人我相，就變成人我執，純粹執的假相，他不明瞭真理。真理就是真我，把無明去掉的話，這是真正的我，沒有現在這個相，沒有現在這個假相。他不明瞭這個理，凡夫、外道都不明瞭人我空的道理。

在四空天修定功的，除了凡夫、外道之外，還有佛家修羅漢果的，原來在色界天的五不還天裏，他們已經證到第三果了，如果他們是利根的，就從五不還天直接出三界。除了利根之外，還有鈍根，鈍根的要到四空天來，到四空天鈍根的三果聖人是修小乘的。他當然明瞭人我空的道理，但是不明瞭法我空的道理，法我空就是去法執，法執比人我執要廣泛得多。講人我執，先有法我執，然後才有人我執，法

我執比人我執範圍更廣泛，也更精微細密。法我空的道理，就是三果的聖人也不明瞭，因此在這裏講「不盡空理」。大乘菩薩人我空要了解，法我空也要了解，這樣才能夠一直修到成佛，這兩種空不了解，都不能夠成就的。

這兩句經文明白之後，釋迦牟尼佛就說：「從不還天聖道窮者，如是一類，名不迴心鈍阿羅漢」，「不還天」是色界的第四禪天，第四禪天後邊有五不還天，五不還天是修小乘的，證到三果的聖人都在上面，他住在那上面也是修定功，所謂「聖道窮者」，他了解人空的道理，修習聖道是修無漏的，他不像凡夫、外道不懂無漏法，他是懂得無漏的。懂得無漏，繼續修小乘，他怎麼修法？他在五不還天修定功、斷思惑，斷思惑怎麼斷法？在欲界有九品思惑，斷九品思惑，還有七十二品思惑，在四禪天斷三十六品，再到空界天斷三十六品。上二界合起來有八地，三界九地，欲界六欲天是一地、色界四地、無色界四地，在欲界一地斷了九品，上面八地斷了七十二品。利根的小乘三果聖人，他在五淨居天發大心，就在五淨居天斷七十二品思惑，然後就從五淨居天直接出三界，不要經過四空天。

這裏講的是鈍根的三果聖人，他只在色界五不還天，把思惑斷了三十六品，還有三十六品，他不能回小向大，他就到四空天來，在四空天還要斷四地的三十六品。他在四空天，以定功斷三十六品思惑，這個工夫在他來講，就是「聖道窮者」。經文講「從不還天聖道窮者」，也就是說從五不還天斷了色界的三十六品思惑以後，再到空界天來，把空界應該斷的四地三十六品思惑斷完了以後，就出了三界。「如是一類」，像這一類要經過四空天斷三十六品思惑的三果聖人，名字叫「不迴心鈍阿羅漢」，他不能夠把小乘的心回向大乘心，是不迴心的鈍根阿羅漢，他雖然也證了四果羅漢，但是他是鈍根阿羅漢。

鈍根阿羅漢就針對前面利根大阿羅漢講的，利根大阿羅漢不要經過四空天，經過四空天要多修多少劫數？這怎麼算法呢？在四空天，第四空天的壽命是八萬大劫，第三空天是六萬大劫，第二空天是四萬大劫，第一空天是二萬大劫，一倍、一倍地加上來，總歸起來，四個空界天是二十萬大劫。利根大阿羅漢就厲害了，他不要經過四空天，就少二十萬大劫的修持工夫，換句話，他在色界天從五淨居天就能

出三界。鈍根的到了空界天，再修持二十萬大劫才能成就，證到四果羅漢。下一段講外道：

若從無想諸外道天。窮空不歸。迷漏無聞。便入輪轉。

前面講鈍根羅漢，現在講外道：「若從無想諸外道天」，「無想天」是在四禪天，在五淨居天之下，有一個廣果天，在廣果天同一層天之中，有一個無想天。這個無想天上都是外道，外道住在那個天上，所以這裏講「若從無想諸外道天」，從那個天上「窮空不歸」，他就在那一天裏面修定功，修什麼定功？修無想定，修無想定才能夠到無想天。修無想定成功，在無想天的時候，他繼續修更高層次的定功，所以從無想天窮空不歸，所謂「窮空不歸」，他繼續修更深一層的定功。雖然是更深一層的定功，他不瞭解心性，不了解我們每個人都有真如本性，他就把很深的定功所見的境界當作是涅槃了，因此他怎麼樣修定功，都是有漏的禪定。所謂有漏禪定與無漏禪定，不同在那裏呢？有漏的禪定對生滅法起了誤解，他所修很深的定功，還是生滅的，不是究竟的，因此他還是有漏的禪定。修小乘的，雖是鈍根阿羅漢，

他明瞭人我空的道理，他真正了解空理——真空的理，所以他能夠得到無漏的修法。諸外道不了解，他從無想天修到禪定的時候，再繼續窮空，窮空就是更進一層地修定功，然後就到四空天來。

這裏講「無想諸外道天，窮空不歸」，所謂窮空不歸，不是明瞭無漏的工夫，他不明瞭無漏的禪定，始終迷於有漏的，所以不能歸。所謂「不歸」，就是到空界天來，還執著有漏法，一直往前修，始終是「迷漏無聞」，迷於有漏法。換句話說，他不了解，也就不懂得什麼是有漏、什麼是無漏的，這叫「迷漏」，就是迷而不知道，何者有漏、何者無漏，他根本不知道。「無聞」是什麼？無聞是他沒有善根，有善根的，遇到佛給他開示佛法就覺悟，佛法是覺悟之法。他遇不到佛，沒有佛給他開示佛法，不能讓他覺悟，所以他是無聞，「無聞」是沒有聞到佛法。這樣一來，他不懂有漏、無漏的，也始終沒有聞到覺悟的佛法，他就一直窮空不歸，到了空界天，還執著他修定功的方法，從第一空天學到第二空天，再從第二空天學到第三空天，一直學到非想非非想第四空天。學到第四空天，還是有漏的，第四空天的定力

可說到究竟處了，那個定力可以維持八萬大劫，但是定力雖然能夠維持八萬大劫，過了八萬大劫，定力就不能再維持。這個時候定力不能維持，一失掉這個定功，「便入輪轉」，從非想非非想天又回到人道，甚至不好的就到三途裏去了。如果在非想非非想天，他執著這就是涅槃了，等到八萬大劫過了，定力一失，這個時候他就毀謗佛法，他一毀謗佛法，造謗法之罪就要墮地獄。如果他這個時候不謗法，他就不至於墮地獄，或在人道、或在其他各道，不一定。所以經文講「便入輪轉」，「輪轉」指這一類外道，他造的業不是完全一樣的，所以是入輪轉，就是在六道裏面輪迴。輪迴所以不一定，因為外道過去所造的業不相同，有的造三途業、有的造修羅道的業、有的造人道的業，不一定，所以叫輪轉。無論怎麼樣，六道還是出不去，可想而知，修禪定工夫，修到四空天那麼高的境界，他還是輪轉回來了。

最重要的一點，我們要明瞭：必須懂得這個理——理性，每個人都有本性。明瞭這個本性，按照普通法門的方法修持，必得把見思惑斷除乾淨，小乘才證羅漢果、出六道，要成佛，這還不夠。見思惑是枝末無明，要成佛的話，把根本無明都要斷

除乾淨才可以，一切普通法門都是這樣的，所以我們修淨土宗念佛法門。凡夫、外道就不必說了，他修到無想天，他的定功就不是我們普通人能夠辦得到的，就算辦到了，他還是不了。修小乘，斷見思惑那麼困難，絕對不是這一生能夠成就的。想在這一生就能夠成就，釋迦牟尼佛教我們：只有學淨土宗念佛法門，雖然思惑一品沒有斷，就算是見惑也沒有斷，思惑不斷、見惑也不斷，只要能伏得住，不讓見思惑起現行，我們這一生憑一句佛號，就能夠往生極樂世界，一往生極樂世界，這六道就出去了。六道一出去，各位在經文裏看看，超過鈍根阿羅漢，別說超過鈍根阿羅漢，就是利根阿羅漢，我們也超過他，利根阿羅漢先用多少時間，多生多劫地修，修完以後，一次斷見惑，見惑一次斷完以後，還要斷思惑，然後他才能夠證到三果，到五淨居天去。我們現在念佛，思惑一品也沒有斷，見惑八十八品絲毫沒有斷，只能伏得住，我們就出去了，這一生往生就出去了。這樣看起來，鈍根阿羅漢、利根阿羅漢，我們都超過他，你想想，這個法多麼特別。下面這段就把三界諸天有聖人、有凡夫，加以辨別，這段經文先念一遍：

阿難。是諸天上各各天人。則是凡夫業果酬答。答盡入輪。彼之天王。即是菩薩。遊三摩提。漸次增進。迴向聖倫。所修行路。

這段經文是講天人跟天王，這兩種不同的。先講天人，釋迦牟尼佛就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阿難，是諸天上各各天人」，「是諸天上」，「諸天」指什麼呢？六欲天、六欲天上面有四禪天，四禪天一共有十八層，色界十八層，除了五不還天，剩下十三層天，在五不還天已經證了三果，是聖人，不算凡夫了，除了五不還天以外，色界還有十三天，再加上面空界的四空天，諸天就指這些天。在這些天上的「各各天人」，每一層天上的人民，「天人」就是那一天的人民，「則是凡夫」，他們都是凡夫眾生。「業果酬答，答盡入輪」，這些天上的天人，他們造什麼業，就得了什麼果，「酬答」指果來講的——果報，「報」是報答、酬報的意思。比如說生到六欲天，必須修十善業，十善業修圓滿了，就生到六欲天去，這是欲界天；欲界天上面的四禪、四空，當然還是要修十善業，可是專門修十善業不夠，要修四禪八定，四禪是就四禪天來講的，有四種禪定，另外空界天有四空定。前面每一空天的名詞都講過了，

要到四禪天的話，那一個禪天是那一種定，在修定功的時候，他就是修那個業——定業，修完成了，他就到那一個天上去，得了那一天的果報，四禪天是這樣，四空天也是這樣，這叫業果酬答，「酬答」就是報答。「答盡入輪」，在四禪八定以及前面六欲天，受到這個果報，在天上當然好，可是報答已盡之後，又入輪迴。

古人注經注到此處，就舉古時候的一個公案，有一位鬱頭藍弗，這是印度文的名字，叫鬱頭藍弗。他過去在人間的山上入定，為什麼在山上入定呢？原來他已經得了五神通，國王請他到宮中去受他的供養，他到宮中，一見到國王夫人以及宮女，心一分散，定力就失掉了，神通就沒有了，原來他到國王那裏是飛過去的，神通一失就飛不回去了，只好走回去，這很丟面子。後來他發心到山上，一定要修定功。在修定功的時候，山上的那些鳥類在那裏吵鬧得很，使他厭惡，一厭惡的時候，他起了一個念頭：最好飛來一隻飛狐，把這些鳥吃光，吃乾淨最好。就憑這一念存心，當時沒有什麼影響，定功修成，最後他修到非想非非想處天，那就是空界最高天了，到了這個天，有八萬大劫，八萬大劫以後，定功失掉了又輪轉，輪轉就按照他過去

造的業。他過去造什麼業呢？就在修定的時候，起了一念瞋心，希望有一隻飛狐，狐狸有飛行的狐狸，有這麼一個念頭，八萬大劫的定功一失，他自己就變成飛狐了。由這個事實證明，造業的業力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業力的因一造成的時候，將來的緣，因緣一會合，必然結果，所以是答盡入輪迴，什麼因得什麼果，絲毫不差的。我們凡夫眾生要明瞭這個道理，圓瑛老法師在這裏講，由這樣看起來，我們現在凡夫的工夫，可以說毫無定功，就算有鬱頭藍弗那樣的定功，後來還要入輪迴，還要墮到畜生道。所以圓瑛老法師講，我們還是要老實念佛，求其帶業往生，這是最可靠的一個辦法。諸天的天人是這樣的，他一定輪迴。

「彼之天王，即是菩薩」，這些天的天王，天王在這裏需要解釋一下，普通講二禪天以及二禪天以下，都有天王，三禪天以及三禪天以上，就沒有天王了。但是這裏講「彼之天王」，當然都有，四禪天、四空天都有天王，雖然有天王，「即是菩薩」，那是菩薩寄居在這些天上，他們修持的工夫相似於天王，與一般天人不同，他們比一般天人殊勝的，就這個意義來辨別，就稱呼他天王。這些天的天王，他本來的身

分就是菩薩，菩薩在這些天上幹什麼呢？「遊三摩提」，住在三摩提，「三摩提」就是正定。因為這些天人都有相當的定工夫，「遊」是什麼呢？遊戲神通，他有遊戲神通的這種修持工夫，住在這個三摩提。既是菩薩，還沒有成佛，當然必須繼續進修，因此「漸次增進，迴向聖倫」，「漸次增進」是什麼呢？他的位置，一層一層不同的，從低位置到高一層的位置，就拿每一層天來講，從這一層天進入到上面那一層天，前面講定工夫不同，定工夫一層、一層地修。在這裏講定工夫一層一層地往上修，位置也是一層一層地往上升，這就是漸次增進。漸次增進是「迴向聖倫」，要注重回向，菩薩當然不是凡夫，天人都是凡夫（不是凡夫，就是外道），他是菩薩，無論在那一個位置上，修的是那一個定功，他都迴向。迴向什麼呢？迴事向理，修的定功，一定是把定迴向到無漏的禪定，無漏禪定跟凡夫眾生修的四禪八定不一樣，理就指一真法界的理，如不動、平等的理，就是回向自己心裏的真心。「迴向聖倫」就是迴向這個理，憑這個理才能成佛，「倫」是成佛的大菩薩一個階位、一個階位，都是走向成佛的道路，無論三賢、十地，這都是聖人的，成就佛道這一類的，「倫」就是這一類，所以是迴向聖倫。迴事向理就是走入成佛的這一類的，

走上這個路，這個路就是「所修行路」，就是迴向聖人的修行之路。

下一段是專門講無色界四空天概略的一個結論：

阿難。是四空天。身心滅盡。定性現前。無業果色。從此逮終。名無色界。

釋迦牟尼佛叫阿難尊者說：「阿難，是四空天」，前面講的四空界天，「身心滅盡，定性現前」，「身心滅盡」是什麼呢？「身」是色身，空界天就把色身滅了，心呢？心在這裏，四空天不能說把心都滅盡了，粗淺的識滅了，還有微細的識伏住不起現行，這叫身心滅盡。「定性現前」，定性現前的是定果，有定果色。入了四空天，「無業果色」，他沒有業果色，業果色有業因，然後有業果，四空天這個沒有。他有定果色，定果色就叫「定性」，定果色不是我們凡夫所看得到的，外道當然也看不到。雖然看不到定果色，菩薩在這個當中，他一入定，就有這個定果色。「從此逮終，名無色界」，從第一空天到第四空天，逮終的「逮」當到、及講，從初空天到第四空天，這叫無色界。後面這幾句話是三界的總結：

此皆不了妙覺明心。積妄發生。妄有三界。中間妄隨七趣沈溺。補特伽羅。各從其類。

「此皆不了妙覺明心」，「此」指三界諸天這些凡夫外道，「不了」是不能了解，他們都不了解什麼？「妙覺明心」，「覺」是覺悟，「妙」本來就是最妙的覺悟，成佛是本來的妙覺完全開發出來就成了。「明心」，這個心本來就是明的，你在明上加上一個明，那是妄明了，不了解本來妙覺、本來就是明的心。他「積妄發生」，「積妄」就是起了無明之後，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不覺什麼呢？不覺本覺本明，他了解，起了無明，無明就是妄，把無明一層一層累積下來，這樣積妄就發生「妄有三界」，虛妄而有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這是說明：三界都是虛妄才有的，起無明虛妄，才有這個三界。這三界，《大乘起信論》裏講，由最初的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就有三細相，三細相一層一層地積，就有六粗相，然後有三界。眾生就在三界「中間，妄隨七趣沈溺」，有了六粗相、有了三界，在這中間，妄心隨時起了七趣，「七趣」就是這部經裏所講的，除了六道以外，再加上神仙這一趣，「七趣沈溺」，輪轉

到那一趣（那一道）都是出不去的。最後講：「補特伽羅，各從其類」，「補特伽羅」翻成中文叫有情眾生，意思是「數取趣」，「數」就是不只一次，取那個七趣，「趣」就是六道或七道，這就是凡夫有情眾生。「各從其類」，他造的那個業，就墮落到那一道。

這是講三界之內的眾生，完全是妄心造妄業，然後受果報。既然知道三界六道，生死輪迴是由妄心出來的，那把妄心去掉就好了，這多麼快呢。用說的是快，凡夫眾生要把妄心去乾淨，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把最後一品生相無明斷乾淨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，說起來容易，事實上修持的時間就是那麼遙遠，太遙遠了。但是有辦法，你念佛求生到極樂世界，一到極樂世界，斷了妄念，一生就斷了，所以一生成就。這個一生成就，分成兩個階段，出娑婆世界、出六道是一生；到極樂世界，破除妄念也是一生成佛，兩個一生。其餘普通法門，那一個法門都不是這樣，只有淨土法門一生成就。

第二五六講

復次阿難。是三界中。復有四種阿修羅類。若於鬼道。以護法力。乘通入空。此阿修羅。從卵而生。鬼趣所攝。

上面把三界天上的情形講過以後，現在接著講阿修羅道：「復次阿難，是三界中，復有四種阿修羅類」，佛再告訴阿難尊者：三界裏又有四種阿修羅。我們普通講阿修羅道是六道中的一種，在這裏講得比較詳細，有四種阿修羅，分類有四大類。

「阿修羅」是梵文的音，另外梵文又有一個音，叫作阿素洛，阿修羅、阿素洛，古人把這兩種音都翻過來了。為什麼兩種音都翻過來呢？在古印度，文字是統一的，但是讀音各地有些不同，就像我們中國一樣，比如中原有中原的音，古時候在四川、湖南、湖北這一帶，楚國有楚國的音，北方有北方的音、中原有中原的音，這不同的，但是文字是一樣。在印度的梵文是一個，可是讀音有些不同，因此在經典裏，有的叫阿修羅、有的叫阿素洛。「阿修羅」是按照音譯過來的，翻成中國字

的意思，「修羅」是端正或天德的意思，「阿」當無字講，修羅是端正，加上阿字是「無端正」，同樣的，翻成天德加上阿字，叫「無天德」，有天上的享受，但是沒有天德，大致有這個意思。「無端正」是就阿修羅之中的男子來講的，如果是阿修羅的女子，剛好相反，男子相貌非常醜陋的，女子的阿修羅非常美，無端正是就他們男子這方面來講。

阿修羅有四大類，按照種類來分，有胎、卵、濕、化這四大類。卵生的屬於鬼道這一類，包括在鬼道之中；胎生這一類，包含在人道中；還有化生，變化生的屬於天道；再就是濕生，有水分濕氣，寄著這個來生的，變在畜生道。

首先講卵生，看經文：「若於鬼道，以護法力」，在成為阿修羅道的眾生之前，他是在鬼道裏，鬼道雖然是三途，有些鬼很聰明，他也作些善事情，有些功德，因此鬼道的業報完了之後，就生到阿修羅這一道來，阿修羅還屬於善道。經文講「若於鬼道，以護法力」，他在鬼道中，以護法力，有些鬼道護持佛法，比如佛經放在那裏，修善業的那些鬼會來護法的，所以不論是藏經、單行本的經本，我們請回家

裏，必須恭恭敬敬地放在一個好的地方。為什麼呢？鬼道都來護持，我們要是隨便放，就不恭敬。他護持經文、咒這一類的，還有我們要是學正法，真正在修學佛法的人，鬼也是來護持的，這叫「護法」。這類眾生在鬼道裏能夠護法，有護法功德的力量，因此由鬼道到修羅道來。

到了修羅道的時候，他能夠「乘通入空」，乘著他的神通入空，能夠升到虛空，這應該說是神足通，他有神通的能力。「入空」是什麼？雖是在修羅道，他因為是卵生的，還是屬於鬼道所攝，前世純粹是鬼道，現在到了修羅道，又是卵生，他還屬於鬼道這一類的。雖然是鬼道這一類，他因為過去有護法的功德，這個時候有了神通，他可以入空界。空界就是前面講的，三界的色界天以上，一直到四空天。他能夠入空界，到空界可以居住在空界。下面講：「此阿修羅，從卵而生，鬼趣所攝」，這一類的阿修羅是卵生的，卵生之後，又能飛入到空中，不必居住在地球上，比如同樣是天，四王天居在須彌山的半腰裏，四王天以上的第二層天住在須彌山頂，第三層天以上，空居天才可以居在空中。他這個時候卵生可以居在空中、可以在空中飛

來飛去的，這是屬於鬼趣，「趣」是一道，屬於鬼道這一類的。鬼道修羅雖然是空居，他還是在欲界之內，沒有超過欲界，這要分清楚。下面講的屬於胎生，經文這麼說：

若於天中。降德貶墜。其所卜居。鄰於日月。此阿修羅從胎而出。人趣所攝。

「若於天中」，這一類的阿修羅，他原來是在天上的天人，天人應該有合乎天上的天德，就拿梵天來講，梵天要修梵行的，所謂梵行，心裏要很清淨這一類的，欲望要盡量少。假使他在天上，他心裏修梵行，不夠清淨，欲望比較重，在這一類天中，無論是在那一層天，他在天德這方面欠缺了，在天上的壽命完了以後，他就「降德貶墜」，「降德」就是天德不夠，他壽命終了之後就貶墜，從天上貶謫下來、墜下來，從天上貶下來，就墮落到阿修羅道。這跟前面相反的，前面他原來在鬼道，升到阿修羅道；這個原來是在天中，貶到阿修羅道。所以同樣是阿修羅道，按照前世所修的是善是惡，以所修的業決定是墮是升，這是降下來的。「其所卜居」，他所居

住的地方，「卜居」指他選的住宅，他的住宅是在什麼地方呢？「鄰於日月」，與日月宮作鄰居。

這個日月宮是什麼呢？要了解一下：一個小世界，以須彌山作中心，須彌山上有一個太陽、一個月亮，繞著須彌山來運行的，因此日、月在須彌山的半腰，繞著運行。既是繞著運行，在經典裏講日有日宮、月有月宮，這種阿修羅居住的地方，就跟日月宮相鄰接，很接近。日月宮以下，就是須彌山以下，須彌山的四周有四大部洲，我們所居住的這一洲是南瞻部洲，北有北俱盧洲、東有東勝身州、西有西牛貨洲，有四大洲。有人說，須彌山就是我們地球上的喜馬拉雅山，那是方便講的，真正的須彌山是小世界之中的一個中心，實實在在有一個須彌山，我們凡夫肉眼看不到。我們凡夫跟須彌山一比，我們人就像地上的螞蟻一樣，螞蟻的眼睛能看得到我們地球上的喜馬拉雅山嗎？看不到的，不但看不到，就連台中的大肚山也看不到。你不能因為螞蟻看不到，就否定事實上的山，我們凡夫眼如果沒有障礙就看得到的，所以真正說起來，喜馬拉雅山是方便講法。我們老師過去講：以那一個星球為

準，那個星球最高的山，就說它是須彌山。不過，老人家最後也交代一句話：真正的須彌山，我們凡夫看不到。實實在在的，真正有須彌山，經文裏講的須彌山，不是指現在的喜馬拉雅山，為什麼呢？如果指的是喜馬拉雅山，拿經文一對照，就知道，經文裏講四大部洲，人的形體、相貌都不一樣，我們南瞻部洲，人的面相是這樣的，西牛貨洲、東勝身洲、北俱盧洲跟我們就不同了，經典裏講各有各的面貌。如果喜馬拉雅山就是須彌山，我們世界上，人的長相差不多一樣，雖然顏色不同，但是長相都一樣的，那就說不通了。所以真正的須彌山，我們現在看不到的。

這一類的阿修羅，他能夠居在日月之鄰，也就說明他雖然從天上貶謫下來，但是他的福報還是很大，享受也相當富足，居住在須彌山的旁邊，這是很好的地方。這一類的，經文說：「此阿修羅，從胎而生」，是胎生的，「人趣所攝」，屬於人道這一類。為什麼呢？胎生的眾生，情欲比較重。情欲重，所以是胎生，這一類的阿修羅是胎生，所以把他歸併到人道這一類。下面講化生，這是屬於天道，經文說：

有修羅王。執持世界。力洞無畏。能與梵王。及天帝釋。四天爭權。

此阿修羅。因變化有。天趣所攝。

「有修羅王」，有一種阿修羅稱王，阿修羅之中的王者，他是統治所有的阿修羅的。他「執持世界」，這個「執持世界」是指阿修羅世界來講的，他能夠驅役那些鬼神，他有這些能力，所以「力洞無畏」。他既然能夠執持世界，他的能力、他的力量，可說非常大。「洞」怎麼講呢？「洞」是講大得非常徹底，比如說我們人的力量，你是大力士，人家還有力量比你大的，大得什麼呢？我們說個比喻，在人類之中，你的力量，全世界沒有人可以跟你相比，那你是人中的洞力了。這在修羅這方面來講的，這種修羅的力量，大得沒有任何一個修羅跟他能夠相比，所以是力洞無畏，他的力量是徹底到不怕一切，「無畏」是無所畏懼的意思。不但他能夠統治阿修羅，因為他是在天上，既是在天上，天上的上帝、上帝以下那些天上的人民，他都是不在乎的，經常跟他們作戰，表現他的力洞無畏。

既是一切都不怕，是無畏的，所以他「能與梵王，及天帝釋，四天爭權」，怎麼爭權呢？比如「梵王」，梵王在梵天，是一個小千世界的王，統治一個小千世界；

「天帝釋」，帝釋天是在須彌山頂那個三十三天，他是三十三天之中的天王，是這層天的主人，也就是這一天的王；還有「四天」，四天指在須彌山中間（半腰）的四大天王。梵王有他的政權、帝釋天有帝釋天的政權，四天王也有他的政權，他統治四大部洲的，各有各的地位。阿修羅呢？他看自己沒有權，他的力量有那麼大，他就是有力量，一切都不怕。如果是有道德的人，他要自己反省：為什麼人家有權，自己沒有權？要知道，不但佛經這麼講，中國的經書裏講：作一個天子，天子是天上的兒子，天上派他的兒子下來，在這個位置上來治理天下的老百姓，這個位置是上天派他的兒子來的，但是能夠登上這個位置，要有這個位置的德——道德。你沒有這個道德，那就成了暴君，不適當的。成為暴君的話，就要發生革命，人家就把你這個暴君推翻掉了。所以中國的讀書人都知道有位而且要有德，沒有德只有位，那是不許可的。阿修羅看見梵王、帝釋、四天王，各有位置的，他自己想要爭位置，他也不想想自己有沒有這個德，就想憑著力量跟人家爭，所以爭的時候，經常跟天上的這些王、天主來作戰。怎麼作戰呢？就天上的組織來講，權力一層一層地擴大，比如說帝釋天要是出了什麼事情，四大天王要保護他、要來作前導，帝釋天如果有

什麼事情，四大天王都要來護持他；而四大天王如果跟人家發生什麼爭端，力量不夠，就請帝釋天來支援他，有這些關係。由帝釋天再推行到梵天，也就是一層一層上去的。因此阿修羅跟四王天作戰，四王天戰不過他，向帝釋天來求援，一直到梵天的梵王，所以這樣看起來，經文裏也常常講到阿修羅經常跟天上的這些天王、天上的上帝（就是中國講的玉皇大帝），經常跟他們作戰。這些玉皇大帝、這些天帝，對這個人不講道德，常常來挑戰，對他很煩。很頭痛的這一類人，不是人，是屬於天道的人。

「此阿修羅，因變化有，天趣所攝」，這一類的阿修羅能夠變化，他變化什麼呢？他是化生的，「因變化有」，「有」是有阿修羅這一類的眾生，這一類眾生是怎麼來的呢？因變化來的，叫作因變化有。既是因變化有，他生來就是變化來的，所以到了修羅道的時候，他身體能夠變化，可以變成大身，也可以變成小身，隨便要怎麼變就怎麼變。跟天帝作戰的時候，比如他主要的目的是爭奪天帝的權力、權位，是要爭帝釋天，因為四王天要保護帝釋天，所以也要跟四王天作戰。四王天的力量不

夠，找帝釋天，帝釋天的力量也不夠，所以一層一層往上找，找到梵天。就算是梵天，由於前面講他「力洞無畏」，他的力量大到什麼程度呢？他可以把手體化成非常大，大到他一手就把須彌山抓住搖動。須彌山多大，前面講須彌山絕對不是指我們地球上的喜馬拉雅山，就算是喜馬拉雅山，誰能搖得動喜馬拉雅山？何況是須彌山。但是這個修羅可以變成大身，身體大，手當然也大，他的手可以搖動須彌山，須彌山能夠搖得動，就像我們大地震一樣，在那裏搖搖晃晃的，居住在須彌山頂上的帝釋天就驚惶了，就像我們九二一大地震一樣，驚恐得不得了。帝釋天都受到那樣的驚恐，搖動得心裏不安，心裏非常恐怖，這都是由於他能夠變成大身、小身、種種變化。如果帝釋天打不過他，可以向上面更高一層天求援，這力量當然很大。把他打敗的時候，他怎麼樣呢？他就變成小身，小到什麼程度？大家知道蓮花，蓮花就是荷花，荷花下面有藕，小到可以躲在藕孔裏面，他這一躲藏起來，天上重大的武器對他好像使不上力，他就有這些變化。這就說明他能夠變大身、變小身，使得天上的天帝、天中之王拿他沒有辦法。他是變化、化生的，所以是「天趣所攝」，屬於天道這一類的眾生。

前面兩類，一個是從鬼道來的、一個是從天道來的，這個修羅王從那一道來的？沒有講，注解經書的祖師們根據經文研判，再從修羅王好爭奪權位、嫉妒心又那麼重，這樣看起來，他可能是人道中這一趣的。因為人道之中，無論古今中外，爭奪政權的人，他們都是野心勃勃的，有的成功、有的失敗，雖然失敗，他那個爭權的心還在。不但那個心在，而且嫉妒心、仇恨心很重，所以在人道死了以後，可能就墮到修羅道。因為在人中有這個習氣，所以到修羅道之後，作了修羅王。因為在人中要爭奪政權，也不是普通人，比如我們大家在座的，誰有這個能力去跟人家爭奪政權呢？沒有這個能力。凡是有能力爭奪政權的人，他比一般人的能力都要大，這也就是他的習氣，帶著這個習氣到修羅道，就作修羅王。具備這種能力，所享的福報幾乎跟天的福報相等，雖然相等，但是沒有什麼道德可講的，是修羅而屬於天類。從這個我們再研究，他在天道裏，跟天道的天王作戰，令天王頭痛，他很得意，值得驕傲，事實上，就拿我們人間來講，一個小人無緣無故找君子來挑釁，君子就是鬥不過他，小人得利，但是小人造業了，按照佛法來講，這對將來有什麼好處？將來墮落，嚴重的墮落三途。經文沒有提出來，研究因果應該知道這是很嚴重的，何

況在天上，無論是欲界天、梵天，既是作天上的主人（君主），當然有他的道德，你無緣無故以嫉妒心挑戰有德有位的天王，造的罪業不淺。所以後來的結果可想而知，是要墮落的。第四種阿修羅，經文說：

阿難。別有一分下劣修羅。生大海心。沈水穴口。旦遊虛空。暮歸水宿。此阿修羅。因濕氣有。畜生趣攝。

釋迦牟尼佛告訴「阿難」說：「別有一分下劣修羅」，把上面三類阿修羅說清楚之後，第四類是特別的，特別有一部分——「別有一分」，這部分的阿修羅是「下劣修羅」，「下劣」是跟上面來比，他享的福報、他種種的能力，都比不上前三種阿修羅。這一類下劣的阿修羅，生在什麼地方呢？「生大海心」，大海的中心就是海中。「沈水穴口」，什麼是「水穴口」？比如說，山都不是獨立的，這個高山的山脈往下走，這個山從那個山怎麼來的，所謂來龍去脈，它有連鎖的關係。水呢？你要找水的源頭，大海由地面的江河水來的，所以找大海水，你要找海的穴口，穴口就是海水的來源。那些海水從那個地方來的？從這個穴口，這個下劣眾生就生在大海中的

沈水穴口。

把他生的地方說明之後，他一生當中作那些事情？他的活動是什麼狀況？「旦遊虛空，暮歸水宿」，「旦」是白天，白天在虛空到處遊，這個「遊」不是像我們人到那裏去觀光、遊覽，他是有任務的，不是到那裏去玩，而是白天在虛空之中來往巡邏，遊走在虛空。前面講修羅王，修羅王如果有什麼事情吩咐他，他就聽從修羅王的吩咐去作事情，他要執行王的命令，就作事情；沒有命令的時候，他就在虛空中遊來遊去的，這是他的活動。「暮歸水宿」，到夜晚，他回來休息了，歸到那裏呢？他原來生在大海的中心，沈水穴口這個地方，就歸到這個地方來，「宿」就是夜間休息。

「此阿修羅」，這一類的阿修羅，「因濕氣有」，因著水分有濕氣，因濕氣才生到阿修羅道來。他是「畜生趣攝」，他屬於畜生這一類的，畜生之中有胎生、卵生，這裏講他是濕氣而生的，不是高等畜生，是下劣的畜生道，因著濕氣才生出這一類眾生來，所以屬於畜生道。

他所以下劣，是因為他所享的福報比不上其他的修羅，就拿吃的東西來講，當然他的生活想吃什麼都有，不必像人類要生活就要付出勞力，自己去爭取。他想吃食物，很容易就得到食物，但是味道不同，食物到他口裏，沒有那樣美好，不像我們人得到美好的食物，覺得津津有味，這一類阿修羅吃任何東西，到口裏沒有什麼好味道，這是他的福報不夠。何以這麼說？佛法講萬法唯心，或者講萬法唯識，同樣是人類，有的人吃各種食物，他感覺沒有什麼味道，有些人吃普通的食物，他吃到口裏面覺得味道非常好。拿我們修道的人來講，我們吃素，吃素的人跟吃慣海鮮的人比較，你叫他們吃素，他們不習慣，但是我們吃素的人，素食吃到我們口裏，這個味道的確非常好，比葷腥的味道好上多少倍數。為什麼吃葷的人覺得沒有味道呢？福報不夠。福報夠的話，吃素菜，味道就出來了，這就是心理在轉變，心理一轉變，你吃的東西、穿的衣服、住的房屋，你所感受的就與別人完全不同。

四種阿修羅道，在這部經裏講得很清楚，普通在經典裏講阿修羅道，把阿修羅算作獨立的一道，合起來就是六道。有的小乘經典裏叫五道，不講六道。為什麼不

講六道呢？我們現在研究這裏就知道，所有的阿修羅分成四類，有的屬於天道、有的屬於人道、有的屬於鬼道、有的屬於畜生道，一共有四道，既是歸併為四道，以阿修羅本身來講，就不必單獨成為一道，所以有些經裏就講五道。由這裏可以知道各有各的講法。

四種阿修羅道，雖然歸併為四類，可是他與這四類究竟不相同，比如我們人道，正常的人，就中國文化來講，人有人格，講人與人之間和平相處，但是有一種人專門好跟人家鬥爭，嫉妒心特別重，動不動就要跟人家作戰，這一類的人脾氣特別大，你大概一看，這是人類之中的阿修羅。我們現在看見這一類的人，我們不要跟他衝突，他無緣無故地找人麻煩，他在造業，我們跟他衝突，一造業，那是划不來的事情。這一類眾生，現在全世界多得很，我們要警惕這一點。

修羅道講完了，這部經裏講七道，六道以外，再加上神仙，一共七道，七道全部講完。後面作個總結：這七道怎麼來的？在七道裏的眾生，生生死死，輪迴不停，下面說得很清楚怎麼來的。知道怎麼來的，然後知道用什麼辦法出這七道，出了七

道，分段生死就解決，分段生死解決以後，進一步把變易生死解決，最後成佛。

第二五七講

阿難。如是地獄。餓鬼。畜生。人及神仙。天洎修羅。精研七趣。皆是昏沈諸有為相。妄想受生。妄想隨業。於妙圓明無作本心。皆如空華。元無所著。但一虛妄。更無根緒。

這一段把前面講的七趣眾生作個總歸納，普通講六道，這部經裏加上神仙，合起來有七道，這裏講七趣，前面把每一道都說清楚了，這裏說明七道怎麼來的，要了生死、要出七道，這裏作個總結，說一個原則。

經文說「阿難」，釋迦牟尼佛在這一大大段開始的時候，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如是地獄，餓鬼，畜生」，「如是」指前面講的七趣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是三途眾生，「人及神仙」，三途以上是人道眾生，還有神仙（特別成為一趣），「天洎修羅」，再加上天道、阿修羅道，就是七道，下面三惡道，人以上的屬於善道，三惡道加上四善道，一共七趣。

在釋迦牟尼佛講七趣之前，佛在前面講我們每個眾生都有妙明覺心，這個心是我們本來就有的，是個真心，這個真心是最妙的，也是本有光明的、本來就是覺悟的。前面講了很長的時間，講完理以後，阿難尊者就問：既是每位眾生都有妙明覺心，這個覺心是清淨本然的，人人都有，為什麼又有七趣（六道再加上神仙）？因此佛在這部經裏面，特別很詳細地把七趣的事實講清楚，現在就把七趣總歸結起來講理論，答覆阿難尊者七趣怎麼來的。下面就講理了，佛把七趣的名稱提出來之後，接著說：「精研七趣，皆是昏沈諸有為相」，「精」是精細，「研」是研究，「精研」是非常細密地研究道理，研究什麼道理？研究「七趣」，把七道的這些事實，研究它的理由，七道就是七趣。比如我們人道的人，一般人研究人生，就是研究人生的問題，一般哲學研究人生問題，研究不到最究竟的境界，何況除了人以外，還有其他各道，絕對不是世間任何學術能夠研究明白的。因此釋迦牟尼佛在這裏講，要精研這七趣，七趣精研的結果，怎麼來的？「皆是昏沈諸有為相」，「昏沈」就是無明，這部經前面講過，馬鳴菩薩的《大乘起信論》也講過，《大乘起信論》就是根據這部經，還有其他大經的道理造出來的。《起信論》裏講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雖

然我們每個眾生本來有真心（就是真如本性），真如本性本來就是覺悟的，若是一念不覺的時候，就起了無明，起了無明之後，就一步一步地發展，變成昏沈相，「昏沈」就是惑，起惑、造業的惑，就是迷惑顛倒，七趣怎麼來的？就是由昏沈而來。

雖然我們平常在世間讀書，認識不少字，但是對於經文裏的字，既是研究經文，對經文裏用的字要特別注意。「昏沈」這兩個字，不論是念佛、打坐，或者用其他工夫，在修各種法門的時候，起了昏沈，昏沈就是打瞌睡，一般認為昏沈就是這個意義。這裏的昏沈兩個字，可不能這樣解釋，我們在念佛的時候起昏沈，那固然是昏沈，這裏的昏沈是我們清醒的時候，也算昏沈。不但我們人道眾生清醒的時候昏沈，就是天道眾生，欲界天不說，到了四禪天，以至四空天，入了大定的時候還是昏沈。為什麼呢？只要他不懂得、不認識自己的本性，就是昏沈，昏沈這兩個字是這麼講的。這個昏沈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不認識自己有真如本性。

再講「諸有為相」，本性是無為的，不是任何造作出來的，既是有為相，就是造作，為什麼有諸有為相？就是根據昏沈來的。有昏沈的時候，就不了解無為法，

不瞭解自己真心，那就妄動了，虛妄的，各種有為的事情就出現了，這叫有為相。有為相就是造業，先有昏沈，然後有有為相。有為相就是造業，這個造業造的是什麼業呢？生死業。這個業，造惡業固然是造業，造善業也是造業，所以六祖慧能大師教人家：你要明瞭自己本性，本性是不思善、不思惡，惡法固然不能有心思，你心裏存著善法，也是妨礙自己明心見性。造業在這裏就指造生死業，什麼是生死業？七趣都是生死業，惡業是墮三途的，善業從人間、神仙到天上，天上一層一層的，到最高的非想非非想處天，造的什麼業呢？造的善業，善業還是生死，「諸有為相」包括造這些業。

起惑、造業之後，「妄想受生，妄想隨業」，有了妄想受生，比如到那一趣，無論是到那一道受生，為什麼到那一道？有妄想。沒妄想，那一道也不去。有妄想、有執著，這個妄想執著，就是從昏沈、有為相來的，有妄想就是無明，無明把自己本有的智慧掩蓋起來，看不清楚真實的自己，然後執著有為的虛妄相，所以受生了。我們為什麼到人道來？人在入胎的時候，就是妄想，由第七識執著第八識，看不清

楚一切的境界，才入胎的，就是「妄想受生」。「妄想隨業」，他為什麼看不清楚這個境界？業。他隨業力到人間來，那個業力就牽著入人道的母胎裏面；如果墮到畜生道，他有這個妄想，就被他的業力牽著進入畜生道的母胎裏去。胎卵濕化，入胎是如此，卵生、濕生、化生都是這個道理，都是妄想受生、妄想隨業。「受生」，無論到那一道都受生，「隨業」要辨別，造那一道的業，就隨著業到那一道去。到那一道受報，受的是苦報，一般說生到天上，應該不苦，生天照樣是苦報。為什麼呢？都在六道之內，這裏講七道，沒有超出七道，都是苦。這個苦是什麼？生老病死這個苦。從這幾句可以了解，「昏沈」是起惑，「諸有為相」是造業，「妄想受生，妄想隨業」就是受報了，受的苦報。惑業苦這三種，就是七趣輪迴不斷的原理，就在此。七趣怎麼來的？惑、業、苦三者輪迴不停。

這個講清楚以後，接著講本來的本性，「於妙圓明，無作本心，皆如空華」，上面講的這些——成為七趣，真正說起來，那是不了解自己真心的凡夫眾生，他們所以如此，是因為「於妙圓明，無作本心」不了解。什麼是妙圓明？「妙」是不生不滅，

這個法最妙的。比如生，凡是有生，就有死，就眾生本身來講，生了以後，一般外道要求長生不老，那裏辦得到？有生必有死。就自然法則來講，有生必有滅。這個妙指的是本性，不生不滅，你要了解不生不滅的本性，這個本性是什麼樣呢？經文裏有時講「空無一物」，有時講「翠竹黃花，無非般若」，一切皆有本性，溪聲山色，流水的聲音、各種山色都是清淨的法身。這怎麼講呢？真正說起來，不空不有，偏空一邊講固然不能讓我們正確了解，偏有這方面來講也不能正確了解。就是非空非有、不生不滅，按照這些方面，要自己去開悟，悟了之後才了解，用一個妙字來說明，我們本性本來就是一個妙。除了妙以外，還要圓明，「圓」是圓滿，這部經前面講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」，本然就是這樣，清淨的，周徧法界，盡虛空、徧法界，無一不是妙法本性，無所不在，這是圓。「明」是什麼呢？讓我們了解我們本性本有就是明的，有了無明之後，才把本有的明障礙起來。這是「妙圓明」三個字，完全指我們本有的真如本性。

「無作本心」，「無作」就指我們的真心，不是用人為修行的工夫，修行的工夫

是有為的、作來的。《觀經》裏講：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，「是心作佛」是修行、是修德，修德是什麼呢？不是把本性修來的，把障礙本性的無明煩惱修掉。「是心是佛」這個「是」，不是我們任何人能夠修成的，是本來就是。「無作」就是這個本性不是修來的，不是人工修到的，不是一切有所作為才得來的。合起來這幾個字——「妙圓明無作」，把這幾個字合起來講，指的就是「本心」。

我們每個眾生的本心就是「妙圓明無作」，七趣由昏沈諸有為相妄想受生、妄想隨業，這些在我們的「妙圓明無作本心」來講，「皆如空華」，我們這個妙圓明無作本心，那些統統都沒有，你拿七趣那些起惑、造業、受報的事情，說到本性上面，就像空華一樣。「空華」是空中的花，我們眼睛沒有毛病，看空中，什麼東西都沒有，眼睛有了毛病，看見空中各種花樣，很多。七趣眾生的正報、依報就是空華。空華怎麼來的呢？我們人眼睛壞了，有病了，才看見空中有花，你不了解妙圓明無作本心，才有七趣，「皆如空華」是比喻。下面三句講實際的理：「元無所著」，既是比喻像空華一樣，空華是空的，沒有這回事情。所以講到本性，本性是什麼東西

也安不上，「元」是原來、本來，本來就是「無所著」，六祖講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一物也不著，什麼也著不上的。這指的什麼呢？本性上沒有七趣的生死現象。「但一虛妄」，只是一個虛妄，「虛妄」就像作夢一樣，《金剛經裏》講的「夢幻泡影」那一類的，既是虛妄，如同夢幻一樣。「更無根緒」，事情本身就是沒有，不存在的，是虛妄的一個東西，你要找它的根、找它的頭緒，那裏找得到？沒有。

這裏注意「更無根緒」，這是說明七趣沒有根。假使有根，有頭緒，那生死有來的，什麼時候有生死、什麼時候才有了生死？這是研究教理可以這樣分析，講到大開圓解，智慧最高的人一悟的話，只有一個迷、一個悟，迷了以後，才有七趣輪迴生死，一悟之後，一切都不存在。了解這個原理，我們要問：要找什麼時候才有生死、開始有根？真正說起來，世間萬法，生滅也好、生死也好，就是無根無緒，然後才能夠消除掉，了解苦集滅道，照著修才能把它滅掉。如果真正有根有頭緒，那好了，什麼時候才能滅得掉？能夠解決生死問題，就是因為它無根，這種哲理，我們必得從這方面開始悟這個道理。我們再說個比喻：大家都知道夢是假的，我們清

醒的時候，知道夢是假的，在作夢的時候，誰也不承認夢是假的。既是不承認夢是假的，那個假夢就對我們生出作用來。在夢裏面，莊子也講：「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，夢之中又占其夢焉」，夢裏又有夢，那它對我們就起了生老病死那種作用。夢當然是無根的，你在迷的時候，你就認為它有根有據的，自己不肯放棄，看不破，必得清醒之後才知道這一切是虛假的。所以在這裏，首先佛教我們「更無根緒」，要承認是虛妄，沒有根緒，就是因為沒有根緒，我們才要破迷開悟，有根緒，迷就破不了，啟悟，悟也悟不了。注意「更無根緒」，七趣來源的總病根說出來了。

下一段說我們眾生得的病太深了。研究經文是這麼研究，今日之下，那一個眾生承認我們這個世間是假的？大家都講現實，所謂現實，把什麼事情都看得非常真實，你跟他說：「人生是虛假的，人生所依靠的山河大地也是虛假的。」他說你迷信，他根本就不相信，這種人你沒辦法講，他不明瞭這個道理，就是因為他自己迷信，迷信得太深了。他迷信這個虛妄，把虛妄迷信得太深了。所以反過來，我們把佛法的真理介紹給他，他聽不進去。下面就講這一類的眾生，經文說：

阿難。此等眾生。不識本心。受此輪迴。經無量劫。不得真淨。皆由隨順殺盜淫故。反此三種。又則出生無殺盜淫。有名鬼倫。無名天趣。有無相傾起輪迴性。

釋迦牟尼佛叫著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阿難，此等眾生，不識本心」，「此等眾生」就指七趣眾生，七趣包括從地獄到人間、到天上，到了四空天的非想非非想處天，這些眾生都「不識本心」，「本心」就指前面講的「妙圓明無作本心」，他不認識，所以「受此輪迴」，在七趣裏面輪迴生死。「經無量劫，不得真淨」，從這一道到那一道，從那一道又到另外一道，生生世世出不了七趣，「不得真淨」。淨有真淨、假淨，淨字上面加個真字，是有比較的，什麼是真淨、什麼是假淨？不修佛法的人談不上淨，一片污穢的，五濁惡世，世間是污濁的，我們的心也是污濁的，那談得上淨？就因為他不識本心。即使是學佛的人，不能說一開始學佛，就大徹大悟、就明心見性，那有這回事情？學佛多年，他還不明瞭自己的心性呢。所以學佛的人，聞到一些佛法，自己也開始修行，但是他不了解這個理，對於自己的本性還沒有完

全了解，他的動機在求了生死，也真實地修，他不造一切惡業了，這也算是淨，但這是假淨。必得要認識本性，才得了真淨。這些眾生不識本心、不得真淨，「皆由隨順殺盜淫故」，他不得真淨，心裏是污染的，所以隨順，隨順什麼呢？殺盜淫，隨順這三種惡業。

「反此三種，又則出生無殺盜淫」，「此三種」就是殺、盜、淫，一般凡夫都造殺盜淫，「反此三種」是從好的方面講，不殺、不盜、不淫，這三種是相反的，相反應該是不錯。「又則出生無殺盜淫」，殺盜淫是要墮落三途的，造三惡道的罪業，反此三種，又造無殺、無盜、無淫，是造四善道的，沒有殺盜淫就是造善業，造善業還在七趣之內，不過是在善道而已。「有名鬼倫，無名天趣」，「有」指隨順殺盜淫，就是造殺盜淫三種惡業，這叫作鬼倫，「鬼倫」代表三惡道，招來三惡道的苦報。「無名天趣」，「無」是不造殺盜淫，就是無殺盜淫，這叫作天趣，「天趣」包括人間、神仙、阿修羅、天道，四種善道。「有無相傾，起輪迴性」，有與無這兩者，互相傾奪，「有」是指有殺盜淫，「無」是指無殺盜淫，三惡道、四善道都是心理造

成的，這種心理，有時候有殺盜淫、有時候沒有殺盜淫，互相傾奪，這就起了輪迴心，一期一期地這樣傾奪。就拿我們人道來講，我們有時候有殺盜淫的念頭起來，有時候殺盜淫的念頭伏下去，不起來了，同樣是人道，忽然有、忽然無，互相在傾奪，一期一期的，也是這樣，造成輪迴。要怎麼樣把輪迴問題解決呢？下面佛就提出來：

若得妙發三摩提者。則妙常寂。有無二無。無二亦滅。尚無不殺不偷不淫。云何更隨殺盜淫事。

「若得妙發三摩提者」，若是證了妙發三摩提，「三摩提」就是這部經特別講的楞嚴大定，得了楞嚴大定，三摩提就是大定。「妙發」，你用的工夫發了大定，入了大定了，「則妙常寂」，「妙常寂」就是把前面妙圓明的本性開發出來，入楞嚴大定，就可以得妙常寂。你要怎麼得妙常寂呢？「有無二無，無二亦滅」，「有」是前面講的「有名鬼倫」，「無」是「無名天趣」，「有」就是造殺盜淫，是三惡道，「無」就是不造殺盜淫，是四種善道。到了妙常寂，三惡道、四善道二者皆無，自然就消了，

沒有了。不但有無二無，「無二亦滅」，「無二」就指二無，有、無這兩者沒有了，你心中還存著「沒有」的概念，這也是要不得，還是個障礙。連有、無這個心中的想法，也滅除掉，「無二亦滅」，「無二」指有、無這兩者都沒有了，連這個都消除掉。祖師注解說，「有無二無」，凡夫眾生修到這個地步，分段生死解決了，就出七趣了，「無二亦滅」，連法執，變易生死也解決了，這兩句是代表這兩個意思。既是這樣，「尚無不殺不偷不婬」，連不殺、不偷、不婬這個「無」都沒有，都不存在，「云何更隨殺盜婬事」，那裏還談得上有殺、盜、婬的事情？用不著提了。

說到這裏，佛再跟阿難講一個道理，這個道理是什麼呢？我們凡夫眾生造的業很複雜，下面說：

阿難。不斷三業。各各有私。因各各私。眾私同分。非無定處。自妄發生。生妄無因。無可尋究。

前面阿難曾經問過佛：造地獄的業，究竟怎麼造的呢？有沒有一定的地方？各人所受的苦報是不是相同？問這些問題，所以佛在這裏說：「阿難，不斷三業，各

各有私」，「三業」是殺、盜、淫，不斷殺盜淫三惡業，「各各有私」，各人造各人的業，每個人造業不同。「因各各私」，因為各人造個別的業，「眾私同分」，集合大眾的「眾私」，這個眾生造私人的個別業、那個眾生造他的別業，把各各眾生的別業合在一起，叫眾私，它有一個同分，共業造成的，共業共受的。眾私指什麼呢？那一道的眾生，比如我們人道眾生，雖然各人造的業不同，但是把各人造的合起來，都是造人道的業，人道的業是「眾私同分」，「同分」就是我們到人道來，受人間的依報、人類的正報，大致相同的。

前面阿難尊者是問地獄的眾生，地獄眾生受地獄的報，有沒有一定的地方？佛在這裏解答，不但解答地獄，連七趣眾生一起作個總答，所以「眾私同分，非無定處」，有一定地處。大家造的業，受報的時候，受共同的業，個別造的業大致相同的，那就是同樣受報。「自妄發生，生妄無因，無可尋究」，「自妄發生」，這些雖然有定處，可是都從虛妄來的，從妄裏面發生的。「生妄無因」，虛妄有什麼因？生出的一切都是沒有因的。既是無因，「無可尋究」，它本來就沒有因，你找它的因，你

不是更虛妄嗎？等於一個人作夢，夢有什麼因？你找夢的因，不是妄上加妄嗎？無可尋究。

汝勗修行。欲得菩提。要除三惑。不盡三惑。縱得神通。皆是世間有為功用。習氣不滅。落於魔道。

下面佛告訴阿難說：「汝勗修行」，「勗」當勉勵講，你好好勉勵勉勵，自己要修行。修行什麼呢？「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惑」，「菩提」是大覺悟，要得菩提大道，成佛就是要成就無上的菩提，你要得這個菩提，換句話，「欲得菩提」是要成佛。「要除三惑」，「三惑」就是前面講的殺盜婬，這三種也叫作惑，這個惑不是指事，是殺盜婬的心理，把殺盜婬的心理能夠破除。再一種講法，這「三惑」就是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這三惑要除。「不盡三惑，縱得神通，皆是世間有為功用」，如果三惑不除，從淺的方面講，殺盜婬這個心理不除，縱然得了神通，「皆是世間有為功用」，都是世間法，對於了生死毫無關係。「縱得神通」，外道也有神通，古印度好多大外道，神通多得很，這是因為他的「習氣不滅」，「習氣」就是迷惑顛倒，三惑

的習氣滅不了，縱然有神通，「落於魔道」，他變成邪魔外道。

雖欲除妄。倍加虛偽。如來說為可哀憐者。汝妄自造。非菩提咎。

「雖欲除妄，倍加虛偽」，雖然你的習氣沒有滅，又不了解自己的真心，三惑在那裏，你雖然想除掉虛妄，這是講一般修行的人，他修普通法門，不能明心見性，我們念佛有另外的特別法。修普通法門不了解真心，雖然要除妄，「倍加虛偽」，妄上加妄，「如來說為可哀憐者」，「如來」就是佛，佛看這一類眾生，覺得是很可哀的可憐憫者。這類眾生，佛雖然說是可憐憫者，但是「汝妄自造，非菩提咎」，是你的虛妄心在妄作的，不是菩提，你不能歸咎學佛要學成菩提，怎麼學成這樣？現在是末法時代，有很多人，我們勸他念佛，他說這個法門工夫好、那個法門如何如何，他對真理不了解，跟這個學、跟那個學，很危險。在末法時代，我們還是老老實實的，你明白道理更好，不明白道理，一句佛號老實念下去，非常可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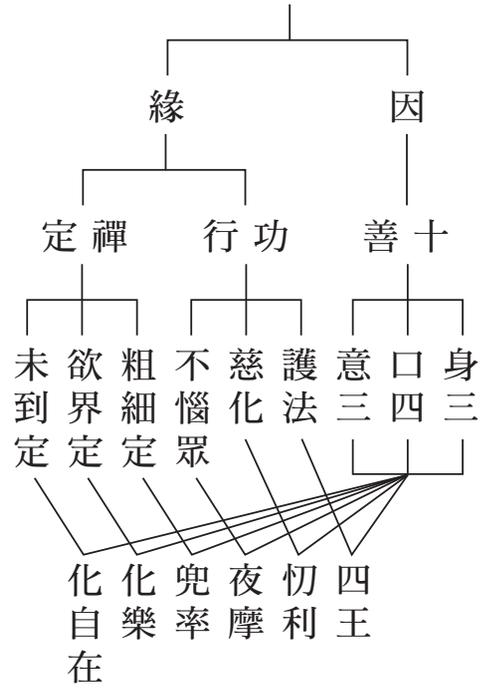
作是說者。名為正說。若他說者。即魔王說。

最後四句話：「作是說者，名為正說」，前面講的道理，無論如何，要明瞭自己有真心，真心不是造作來的，本來就是覺悟、就是有的，你要明瞭真心悟道的話，就必須破除三惑，這是正說。「若他說者」，違背正說，作其他那些說法，「即魔王說」，那是魔說的法。

上面把七趣的事實、道理，以及如何解決七趣問題，都說完了。下面是另外一大段，怎麼辨別魔的事情，真正修道的話，這個魔不辨清楚，自己修，走上魔道還不知道呢。這到下次再開始講，是另外的一大段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七】

六欲因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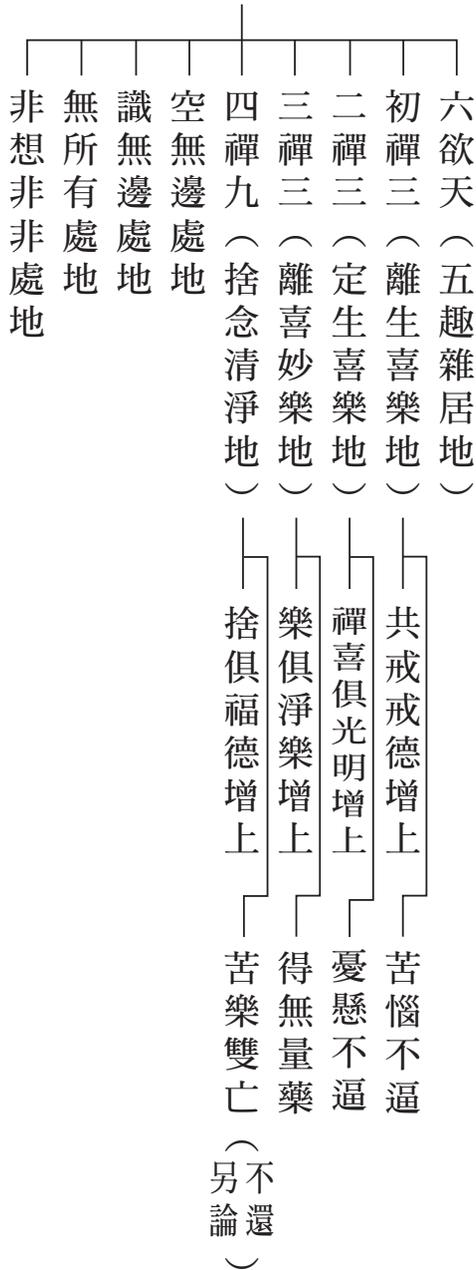


偈

四王切利欲交抱 夜摩執手兜率笑
 化樂熟視他暫視 此是六天真快樂

(正脈喜是
 動心所發
 樂是靜心
 所融)

三界九地



眾同分

惑因

於四諦之理不明曰惑
惑起十利使十鈍使

三界所迷不同故惑亦不同

三界九地
見思惑數



見惑八十八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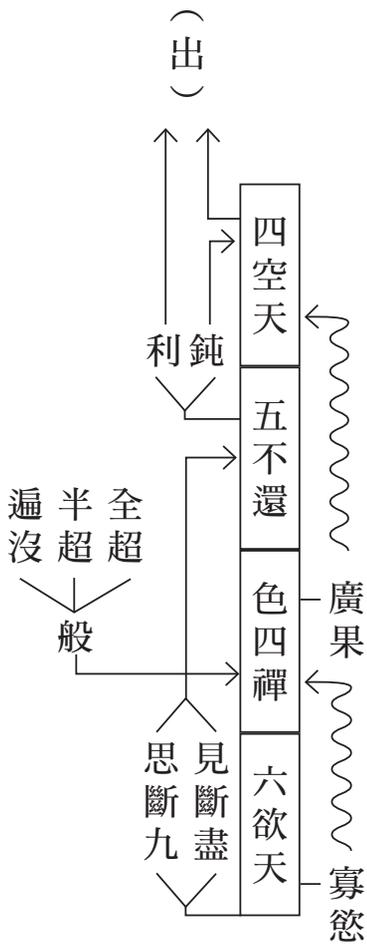
初果斷三界八十八品

思惑八十一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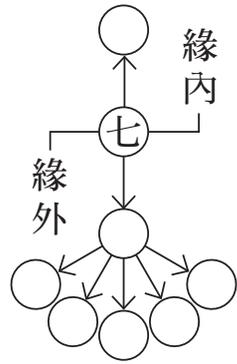
每地各有九品

二果斷欲界前六品
 三果斷欲界後三品（不還）
 四果斷色空界七十二品（羅漢）

凡聖出不
出界簡表



內末
緣那
外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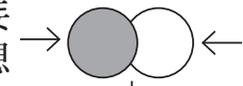


四空狀況

- 初窮色令銷
- 二窮空令無 (身境全空)
- 三窮識令滅
- 四窮性令盡 (識亦不起)

真理

妄想



- 愛
- 癡
- 而有其念
- 不覺心起
- 真如法一
- 不如實知

- 世界生 (境界相)
- 生發
- 發生
- (見相)
- (能)
- (業相)
- (所)

晦昧空

境魔十陰色

- (一) 身能出礙，精明流溢前境
- (二) 內徹拾蟲，精明流溢形體
- (三) 精魄離合，精魄遞相離合
- (四) 境變佛現，心魂靈悟所染
- (五) 空成寶色，抑按功力逾分
- (六) 暗中見物，心細密澄其見
- (七) 身同草木，塵併排四大性
- (八) 徧見無礙，欣厭想久化成
- (九) 遙見遙聞，迫心逼極飛出
- (十) 妄見妄說，邪心舍受魑魅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七】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九年八月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七】

講者：徐醒民居士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．十七 / 徐醒民講．一

彰化縣花壇鄉：雪明講習堂，2019.08

面：公分

ISBN 978-957-9649-59-9(平裝)

1.密教部

221.94

108013406